

奇俠精忠傳



續編第五集

上海益新書社發行

風雲
際會

奇俠精忠傳續集

第五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小俠女蜀途歎亂象 | 黃蘆坡村店洩奸謀 |
| 第二回 | 蜀川道公子走風塵 | 喜緣鎮俠女小遊戲 |
| 第三回 | 不速客再戲佳公子 | 入歧途偏逢惡盜婦 |
| 第四回 | 葉倩霞跟踪除衆盜 | 苟由仁起意劫嬌娃 |
| 第五回 | 鄭氏夜奔蚰蜒坡 | 倩霞大鬧仙姑廟 |
| 第六回 | 青螺峪聚美小款曲 | 顏公子訪俠逗姻緣 |
| 第七回 | 識奇字公子結良緣 | 據襄陽紅英稱女帝 |
| 第八回 | 爭權寵冷馬大火併 | 伸天討江漢動干戈 |
| 第九回 | 梁國安大戰士元坡 | 楊遇春僞逐冷田祿 |

第十回 詐中詐狂且賺故友

玄又玄名將遇神姬

第十一回 陳紅英獻身施蠱術

額經略擊虎得妖人

第十二回 水底魚探險望天窟

劉清天策畫秘魔山

第十三回 牛嘴坪于郭交戰

銅鼓砦何葉爭功

第十四回 葉倩霞杯酒斬兇渠

田大郎深宵救良友

第十五回 起陝亂天德稱兵

發窖藏蒼猿引路

第十六回 楊遇春脫險七盤谷

憚三娘行刺成都城

風雲際會

奇俠精忠傳續集

第五上

玉田 趙絨章著

第一回

小俠女蜀途歎亂象

黃蘆坡村店洩奸謀

且說倩霞一手按劍對衆人笑道。此等教匪。殺掉便罷。何須去報官。耽擱行程。於是指揮衆人。一一將匪尸投向江中。衆難民從新叩謝救命之恩。便叩姓氏。倩霞道。奴（句）小可姓葉。咱們同行相救。不算甚麼。莫非這幫匪徒。便是甚麼陳二寡婦（紅英）手下的麼。衆難民抹淚道。好教恩公得知。這幫匪徒。却是大悍目冷田祿手下的。專以派出來。劫擄美貌婦女。便是俺們同舟客中。也有幾個娘兒們。都被匪徒用別船載得去咧。如今冷田祿合陳二寡婦。正是一對見淫魔。一個是搜掠美女。一個是專劫美男。前些日。兩人因事口角。幾乎火雜雜的厮併起來。虧得有個柳方中。從中調和。方才罷手。說着。

一望倩霞面孔。道：恩公雖然英雄。此去前途。若經過陳二寡婦的汎地時。端須小心一二。倩霞一聽。不由梨渦一動。哈哈一笑。即便揮退衆客。兩下裏各自開船。這時本船上衆客。再也不敢向倩霞發話。一路上奉若神明。倒鬧的倩霞無可無不可。過了兩天。果然經過紅英汎地。倩霞却不曉得。忽見衆客一個個蓬頭垢面。其中年輕漂亮些兒的。還將灰塵塗面。都一個個蒙頭縮脚。連大氣兒都不敢出。有的望着倩霞道：恩公快別向船面上張望。咧。等俺們遮住你。你便藏向艙內吧。倩霞問其所以。方知已經過紅英汎地。衆客們怕被擄去當男妾。倩霞見狀。暗暗好笑。衆客們那知就裏。只管將紅英許多的淫縱兇慘事。互談起來。你想倩霞乾淨耳朵內。如何聽得慣這些爛污事。不由暗暗切齒道：可恨女子中。竟有這等妖物。俺如今恰扮男子。天幸他的手下人。若撞將來。俺便將計就計。由他搶去。見那紅英。且待俺戲耍他一

番。然後刺殺他。方纔痛快。想到這裏。俠氣勃然。不但不藏伏。反到結束得十分整齊。洗抹得一張俊臉兒。紅裏套白。白裏套紅。只在船面搖搖擺擺。那知天下事。就是撇扭扣兒多。越想教匪等撞了來。他越不來咧。不知不覺。輕舟直下。早已過了紅英汎地。直至宜昌地面。大家下船。衆船客向倩霞。千恩萬謝。分途各散。這裏倩霞。也便另搭了赴蜀船支。匆匆前進。一路上山迎水送。說不盡那蜀中江山風景之美。最名勝的是巫山神女祠。武侯兵書峽等處。倩霞對景生情。不由添些兒女英雄之感。船中寂悶。除流覽風景。便是那冊說劍尋源。反來覆去的展玩。無奈一字不識。也只得依然收起。但是一入蜀界。舟人相語。却又把王三槐怎的披猖。作了談柄。並言憚三娘雄據重慶。怎樣了得。還有說川督顏敏政。自蒙皇上破格簡用。到任以來。種種善政。一個客人。便道。俺聽說這位顏公。還是皇上在潛邸時的故交兒。所以才破格

簡用。又一人笑道。你這話也沾譜兒。却還不盡然。俺聽說是皇上沒登大寶時。曾私行於某戲園中。合顏敏政邂逅相遇。一言投合。便識得他是個忠鯁材幹的人員。自那時便已簡在帝心哩。如今顏公合劉清天。真是一對兒愛才如命。俺聽說前幾月裏。劉清天曾遣人到重慶地面。甚麼騰蛟村中。訪問他的甚麼朋友楊姓于姓。意思是請他朋友來相助破賊哩。倩霞聽了。登時心中一動。忙拱手道。你可知他的朋友被他請去了麼。那人搖手道。不曾哩。人家楊姓兩位。都在北京京營中。有職分。于姓雖然家居。却恰巧出們遊山玩水去咧。還有人說于姓秉性高超。故意的推託不出。依我看。如今世界那裏有這種高人。現放着有人提拔功名之路可奔。爲甚麼給臉不要。甩大鞋頑呢。難道怕富貴咬手不成。（那知富貴不但咬手。還能咬煞人哩。古今之貪夫殉財。烈士殉名。直被富貴咬煞耳。可歎。）（爲下文顏公子訪于益伏

線亦卽微逗倩霞遇顏公子一段奇文。若是俺有這等闊朋友來招呼。早狗顛似的跑去咧。倩霞聽了。不由一笑。又聽衆客們互說蜀亂光景。甚是放心不下。恨不得一步踏到青螺峪。看看若芬。那知心下越忙。越有耽擱。因這時江申行旅。時時戒備。處處須躲避匪船。一路上迂迴瞭探。未免遲延。往往躲向僻靜處。一伏。便是一兩日。將個倩霞。急得火冒鑽天。好不容易。捱過賊汎。江山開處。又是望不盡的重重險灘。白浪掀天。聲爲牛吼。但見。

平鋪白浪。立竦青峯。沙湧層層。石排簇簇。跳珠濺至。儼爲滾釜翻花。牛吼雷鳴。說甚品梁懸瀑。怪石爭雄。急流中密排劍戟。旅渦競繞。激水中陷阱參差。柁頭偶誤。一命如絲。絳唱齊呼。衆夫伏地。正是黃河孟門無此險。鬼母惶恐說灘名。

倩霞一望那灘。極目不盡。但見前行的船支。水手們都跳上岸去。恨不得將

顛頭。札在地下。拚命的拉繯。使出九牛二虎的氣力。方纔進得寸步。倩霞暗忖。如此走法。却不是自尋苦惱麼。恰好船住灘口。忙着整治牲酒。祭祀灘神。倩霞便開發自己的船。負裝佩劍。就要下船。改由旱路。衆客都勸道。如今旱路上。盜匪出沒。更是難走。你這位小客官。大閨女似的。竟被他說着咧。一笑。文弱一個人兒。去走旱路。還不如咱大家夥兒。仗些胆哩。倩霞笑道。多承諸位好意。但是俺有寶劍防身。怕他怎的。說罷。也不喚船家搭跳板。竟自一躍上岸。便奔旱路。望得衆客。都楞着眼兒。有的便道。還是少年人胆氣壯。有的便道。俺看這小客官。是生虎兒。不知走路的險難。更有笑的道。俺看他倒是打算盤的好手。如今祭神的小起發兒。他便省下咧。小小年紀。如此心計。將來怕不成了老油子麼。不題衆客。憑着自己笨眼光。胡言亂語。且說倩霞。改由旱路。行止任意。好不舒暢。一路上或盤脚。或步行。無非是曉行夜

宿。飢殍渴飲。八個大字。所經之處。大半是閩里蕭條。問將起來。都是教匪們。分頭擾亂。萬民遭劫。倩霞見狀。好不感歎。這日行經一處村店。胡亂吃些熟食。飲茶歇息。那店家。是個老婆兒。十分和氣。倩霞隨口道。媽媽上姓。你這裏生意還好麼。店婆道。俺姓何。只孤身一口。胡亂開小店度日。不瞞客官說。俺這裏叫黃蘆坡。雖是小所在。却是通成都重慶的一條僻道。往年太平時。生意很不壞。前途三十多里。便是喜緣鎮（地名妙）住在鎮上的老客們。若到此。正是一個茶尖。所以俺生意甚好。如今却沒法說咧。被那王三槐殺千刀的。鬧得路淨人稀。這還不算數。更可恨的。是本地壞蛋們。欺負老身孤單。往往撞了來。白吃白喝。外帶着吹鬍子瞪眼（伏下文）俺沒法纏他們。只得耐了性兒受。便是這般苦楚哩。倩霞道。此地距重慶多遠呢。店婆道。敢好還有四五日的路程。距成都倒遠些兒。客官若由前面喜緣鎮赴重慶。還

不打緊。若赴成都。却須一路小心。因那條僻道上。沒得甚麼大店。孤身客人。落在山村野店中。却不可大意哩。倩霞笑道。小可是赴重慶去的。店婆道。如此却好。因望望日影。道。如今天氣還早。客官要歇息歇息。俺這裏也有清淨所在。倩霞因貪趕路程。雖然覺累。還不怎樣。就是兩支小脚。在大靴兒內。跑了半日。須要從新整理咧。於是趁勢跟那店婆。蹚入後牆一處草房內。外有槿籬。籬外便是堆積柴糞之所。雖有些穢氣發越。然而却頗頗清淨。店婆蹚去後。這裏倩霞。趕忙溜溜瞅瞅的。跑向柴堆後。蹲了一霎。然後蹚回草房。一面價脫了靴兒。束襪蓮鈎。一面瞧着房內。木几木榻。布衾大枕。倒也十分乾淨。近面牆上。掛着一幅風塵三俠圖。只是那李靖。畫得十分文弱。便如西廂記裏張生一般。（微逗下文。）兩旁配一付對聯。是

百年住偶從今定。

千里姻緣一線牽。

那紅紙顏色。全然脫落。就如牆壁一般的黑。少說着。也有三四十年光景。細看上下款。還有某兄何先生合卷之喜。並友人某某拜賀等字樣。倩霞不由怙惱道。看此光景。這屋兒。就許是店婆兒當年的新房。他如此款待俺。倒要多把與他些茶賞哩。正在暗笑。只聽院內有人粗聲暴氣的喊道。喂。老何呀。咱們今天是簡急麻利快。快來兩壺老白乾。一盤炒雞蛋。外帶着硬麵大餅。俺們受用了。還有要緊公幹哩。便聽得店婆長出一口氣道。你哥兒倆。真是搨着大刀闖孤貧院。專以苦害窮人。你怎單看中了俺這塊土地了呢。你們除了多少賬。都記在瓢把兒上。如今却又來尋人晦氣。倩霞由高牕上隙縫望去。只見院中跼定兩個短衣男子。一個是白魁子臉。生得鬢頭鼠目。一個是短髻如蝟。雙睛疊暴。腰中還掖着趕驢馱的短鞭。正向着店婆兒嬉皮笑臉。店婆兒一張拉拉臉子。苦得要滴水。兩人只如不見。白魁子笑道。老何呀。

你趕快整治酒飯。是正經。俺這賬。是皮拉好戶。並且方纔在喜緣鎮上。攬了一泡好生意。說不定便發大財。料將起來。大爺們一總還賬。由你算利錢如何。短髯的道。李大哥。你要來費話。老何他敢不整治酒飯。俺馬上便按倒他。那麼一下子。俺可是老嫩不拘。生冷不忌。說着。笑嘻嘻湊到店婆跟前。冷不防向乾癩腮幫上。一搥大指。便是個響蘿蔔。店婆唾道。汗邪的。老娘晦氣。算撞着餓鬼。該捨食就是咧。白彪子道。俺且問你。苗老九。這兩天從這裏過來麼。店婆道。不曾見。於是兩人相視。一陣子擠眉弄眼。便噪道。如此快來酒飯。俺還須趕赴十里墩。抓他去哩。店婆道。你們猴急樣兒。敢是報熟喪去麼。白彪子道。你不曉得。俺們在喜緣鎮上。人和店中。攬了一宗財神爺的闊賣買。須得苗老九。幫同俺去哩。店婆唾道。沒的扯談。闊賣買便罷。如何還財神呢。白彪子吐舌道。說起俺這客人來。嚇你個仰巴叉。你當是那個。就是顏敏政。

顏大人的公子前赴成都。看望他老子哩。倩霞聽了。不由傾耳。便見店婆道。你掉謊。也不沾譜兒。顏大人既作四川總督。他公子來省親。自然是僕從轎馬。一榻糊塗。所過地面。還少了辦差的麼。用你這驢馱子。可不是笑話哩。白氈子道。你懂得甚麼。凡作大員大位的人。都比人心眼多八十個。顏大人一來想落好名聲。顯他清儉。二來這種荒亂年景。他豈肯叫他公子。一路鋪排。招盜賊的耳目。所以只命一個老僕人。服事公子。輕裝就道。一路上隨便僱脚。到得喜緣鎮。顏公清節。就驢夫口中述出。只宜如此。方合分寸。說看一擠眼道。但是俺們是幹麼的呀。他行裝內的金銀財寶。還會瞞的過俺麼。你說是財神爺不是呢。店婆冷笑道。好麼。你別只管吵財神。你可知頭頂上。還有個天爺爺。他老人家。不叫你發財。那橫財。還許咬手哩。說罷。恨恨的。向門灶。去治酒飯。兩個男子。也便暫入廂房中。一會兒低低密語。一會兒嘻

嘻哈哈。甚是得意。倩霞也沒在意。依然歪在榻上。略爲歇息。却聽得那店婆往來嘖叨。並兩男子啣啞飲啖之聲。倩霞心思一倦。略爲盹睡。猛然醒來。業已日色將午。方跣起來。整整行裝。要喊店婆。開發店錢。只聽籬外。脚步走動。那白彪子道。喂。許三哥。咱且到這老新房中。鬧一覺兒。再去尋苗九吧。短髯的道。你別沒緊沒慢。咱快倒淨了臟。幹正經的去吧。白彪子道。咱們這泡肥糞。白擦給他。却有些不合算。短髯的道。你真罷了。你要不發財。真得說是怨命。反正這肥糞。是人家店婆出的本。擦給他。也顯得咱不是白吃白喝的朋友。（奇語諧想。匪夷所思）兩人胡噪着。一路踢躂。便奔柴堆之後。便聽得白彪子道。唷。這裏喪氣。咱別處疴去吧。你看這圓團團濕漉漉的溺窩兒。準是店婆幹的營生。倩霞一聽。幾乎失笑。便聞短髯的嚇嘆一笑道。你難道沒長眼睛。你看這不是兩支大脚印。怎會是女人溺的呢。（絕倒）白彪子

道。怪呀。真個是大脚印。却又怎生夾在溺窩子兩旁呢。明是女人蹲溺的哩。短髯的道。俺說你沒緊沒慢。你還不服氣。不快些倒臟。只管考較溺窩子作甚。於是兩人哈哈一笑。接着吭哧有聲。似乎是各自疴屎。白彪子道。怪咧。越事忙。越犯大腸乾燥。剛出個頭兒。又進去咧。短髯的哼了一聲。接着撲擦一下。白彪子道。你的眼子倒痛快。却像個直腸子狗。短髯的笑道。你若聽俺的話。不省了這當兒。既跑了叔伯腿。又着急麼。憑一個大閨女似的公子哥兒。合一個糟老頭子。咱隨便一來。便作翻他咧。還巴巴的去尋苗九。無端叫他撥咱的份兒。咱合他女人有交情。難道合他也真有交情麼。倩霞一聽。大吃一驚。暗道。這兩入準不是好人。顏公子僱他驢馱。好不危險。於是越法凝神聽去。卽聞白彪子笑道。你這呆子。那裏曉得俺的神机妙算。你當是俺作成苗九麼。那小子。兇脾氣。你是知道的。他若曉得咱們合他女人有一腿子。

他豈肯善罷甘休。說個喪氣話。咱的腦袋。都繫在褲帶上咧。如今咱約着他。作這件事。等他殺人落兩把血。諸事完畢之後。咱再瞅個冷子。將他作翻。一來咱們放心大胆的頑他老婆。二來咱給顏公子報了仇。將來閻王老爺子。要查落出這筆賬。見咱這番義舉。就許將功折罪。咱分明該下十八層地獄。或者提升到十七層上。都說不定哩。（妙妙。作者筆致活超。天才獨擅處。非人可學。）短髯的道。妙妙。真有你的。顏公子僱咱兩人。多添一人。他倒好說。恐怕那個糟者頭子。既起疑心。又惜小費。就要說話哩。白彪子唾道。你真呆透腔。咱只須知會苗九。叫他抄便道先下去。在鷹愁澗地面。專等作活兒。就是咧。（險語嚇煞。）短髯的大笑道。俺真佩服你。咱這一下子。人財兩得。閻王老爺子。又不計較。快活快活。白彪子忙喝道。這是甚麼事。你就大嚷大笑。俺被日遊神聽了去。那還了得。倩霞聽得要笑。連忙忍住。便聞兩人由積柴

後。慙過籬前。興匆匆的喊道。喂。老何呀。咱們再見咧。說着。一路踢躑。直出店門。這裏店婆。惡狠狠的瞅了兩人的後影兒。方悄罵道。這干現世報。那一天死絕了。俺算燉出來咧。俺就盼你腳印兒。隨走隨滅吧。正這當兒。却聞背後倩霞笑道。媽媽。收得店錢去。俺也要去咧。店婆忙回身笑道。客官歇過來了麼。今天也不巧。俺與客官。尋個清淨所在。偏那兩個挨刀的。又撞來胡吵。你看俺這生意。怎麼作呀。倩霞趁勢道。方才那兩人。好像是趕驢馱夫。店婆道。正是哩。他兩個寶貝。一個叫李大。一個叫許三。常在此道上來往。賊頭賊腦。一百個不是東西。他尋那苗九。却是個有名的慣賊。那顏公子。僱他驢馱。就許晦氣哩。如今他們赴正西上尋苗九。料沒好事。你客官若僱脚。倒須小心。倩霞一聽。越法恍然。於是別過店婆。一逕出店。且行且想道。這位顏大人。敏政。官聲甚好。他的公子。赴蜀省親。又這般的輕裝減從。想也是個素素家教。

讀書知禮的賢明公子。如今眼睜睜要落陷阱。俺既知得。豈能坐視呢。想到這裏。便要轉出向西去。追殺李大許三。忽又沉吟道。如今的奢淫驕慢的公子哥兒。本也可殺。倘那顏公子是那等人。俺何苦去救他呢。不如去覘覘他。再說。於是嫣然一笑。便奔前途。不提倩霞去覘公子。且說那位顏公子。你道是甚等之人。原來他名叫慕曾。表字沂生。因當年顏公爲山東沂水縣令時。公子降生。故取此名。那公子自幼兒聰明絕世。過目成誦。真是三教九流。諸子百家。裝了一肚子去。並且好讀古書。多識奇字。年方舞勺。業已中了本籍的一名秀才。內才如此。至於外貌上。更是蘊藉瀟灑。丰神濯濯。早有璧人之目。一向隨父在京流寓。及至顏公蒙皇上殊擢川督的當兒。公子業已二十餘歲。越法學問大進。氣量恢闊。當時便欲隨侍赴任。一來事奉老人家。二來參贊机宜。與父親辦些章奏筆墨。既可省父親心力。又可以自己添些辦事。

的真經驗。比那書本上的學問。又自不同咧。不想顏公因蜀中荒亂。不欲携眷赴任。便命公子依然在京寓。奉母讀書。並命老僕全祥。健僕沙順。伺候京寓。自己竟輕騎滅從。直抵任所。你想這時四川。業已被教匪們。鬧得翻過天來。顏公抵任。一面價料理教匪。畫籌戎机。可巧幕中文案們。學問平常。要緊章奏等。還須顏公。親自動手。不消半載。將個老頭兒。鬧的尅化不來咧。於是函喚公子。速速來蜀。公子接到此函。十分歡喜。忙稟知顏夫人。一面飭沙順整理行裝。正要諄囑老僕全祥。好好的伺候京寓。只見全祥。直檄檄的進來。一言不發。向公子磕了四個大頭。就要辭去。公子吃驚。忙扶起他道。全老夥。你這是爲何呢。只見全祥委委曲曲。說出幾句話來。正是。

據鞍顧盼矜堪用。老將由來不畏難。

欲知後事爲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蜀川道公子走風塵 喜緣鎮俠女小遊戲

原來這老僕全祥。年已六十來歲。爲人忠直。並有把子笨氣力。是顏家頂有資格的老蒼頭。自公子在懷抱時。便是他負抱提挈。胳膊上拉的青屎。也不知有多少。以後便伺候書塾。跟隨赴考。真是無役不從。他就如公子的保母一般。所以公子呼以全老夥而不名。當時全祥見問。流淚道。老奴犬馬力盡。已然成了廢物。實實無面在此咧。公子聽了。便知他拙性發作。因笑道。老夥兒。你別誤會。俺並非不帶你去。皆因四川荒亂。跋涉不易。你又上了幾歲年紀。(句)全祥一聽。登時槪起鬚兒道。老奴雖然老邁。還幸得結結實實。像沙順等。那小行行子。俺還料理他四五個哩。再者。一路上許多過節兒。那裏不須小心。那沙順懂得甚麼呢。公子見狀。料他是非去不可。只得點頭應允。全祥大悅。便登時尋出他少年舞弄的一柄竹節鐵鞭來。搽抹得曜眼增光。

大家便笑道。全大爺。這次保駕。越法要賣賣老咧。但是在路上。你須少喝盅兒。逢了硬作的。你有鐵鞭去打。就怕。是遇着軟作的。稔秧之類。全祥笑道。我老人家兩支眼。豈同尋常。要在俺眼前弄玄虛。他算晦氣定咧。你瞧着。俺馬上就戒酒。那算甚麼呢。於是興匆匆服事公子。卽便登程。果然一路上滴酒不聞。每到旅店。他便恨虎似的。在公子房門首一坐。休說是串店妓女。並閒雜人等。不許來探頭探腦。便是店夥們。也不許無故進房。一路上。合人吵嘴嘔氣。便是如此光景。直行抵喜緣鎮上。也是合當有事。他由前途。僱的驢馱。本可直抵成都。却因下一道峻坂。驢夫們照例的有些小起發兒。那全祥槪氣發作。三言兩語。便合驢夫鬧僵。所以從新僱兩個驢馱。便是那李大許三。當時全祥。合公子落在人和店內。僱好驢馱。便要登程。李大等詭計早定。便向全祥道。不當人子。俺兩個。都是苦哈哈。家中老婆們。都餓着肚皮。好在俺

們家下。距此不遠。求你老先支給些腳錢。俺安了家下。再走吧。全祥道。你說的可好哩。這半天的耽擱糜費。算誰的呀。正說着。公子出來。見李大等。實係貧苦。也便應允。既至李大等。全祥却沒好氣。主僕倆悶坐好久。全祥道。公子不曉得走路的勾當。不必開口。如今平白的蹲店。這是那裏說起。那公子被他看管了一道。委實難受。便笑道。這些時。俺一總兒沒好生用飯。你且到街上。看有新鮮糕點。與我買些來。於是全祥應諾。全祥道。這裏公子如脫桎械。方在室內。來回閒踱。想到店門首。眺望眺望。忽聞一陣絃索叮咚。並鶯聲燕語。向院中一望。業已有兩個妓女。扭將過來。後面跟着個恨虎似的老鴇。子頭一個有二十餘歲。細高身裁。冬瓜臉。水蛇腰。單眼皮。薄嘴唇。兩支半大脚。賽如韭刀。並且一嘴黃板牙。掀牀露根。手內斜抱三絃。後一個有十五六歲。却梳看臥龍舟式的大纂。堆滿了一頭草花兒。生得不滿三尺。圓面堆腮。

兩支死羊眼。呆而且白。歪腰胯。槪屁股。下面却是一雙小脚。然而却像驢蹄子。楞長出個尖兒。俗名爲鵝頭式。一手拎着花汗巾。一手拿一面八角鼓兒。晃得山響。便這般扭頭折項。笑嘻嘻的一逕。近公子方要掩門。已被那大妓女。伸入三絃。咬着唇兒。笑道。你老聽個曲兒吧。後面老鴇子。便撲搭聲。向院中櫪兒上一坐。搖着頭笑道。你老便賞個臉吧。孩子們。老遠的奔了來。不難爲他們麼。因向小妓背上一撲。道。死妮子。你就像塊木頭。少時你若掛不住客。等老娘揭掉你的口皮。那小妓冷不防。向前一撞。八角鼓嘩啜一聲。正撞在大妓的屁股上。於是兩人。一陣撕扭。直從公子札煞的兩臂下。鑽將進去。不容分說。一股屁對坐榻頭。撥絃便唱。那小妓剛嬌音款吐。唱得一句。姊在房中繡麒麟。公子忙道。快不要唱。大妓道。哦。俺曉得咧。你準管是要聽葦曲兒。這個現成。摘黃瓜。十八摸。外掛着打牙牌。大姑娘洗澡。你要再聽札實。

浪宕的。還有潘金蓮大鬧葡萄架。小寡婦鬧五更。你老喜歡那個曲兒。待俺拿準了嫩腔兒。小工細調來伺候你。公子聽了。直然的滿盤不懂。忙揮手道。你們別吵。俺是不聽曲子的。兩妓一聽。忽的格格亂笑。那小妓並且咬着指兒。斜睨大妓道。阿姐。真走字兒。大妓居然臉上微紅。向們外老鴇。一使眼色。老鴇早眉歡眼笑的裂開肥嘴。喊道。夥計。上房裏伺候水咧。這一聲。不打緊。門拒上夥計。高聲答應之間。那小妓早趨着脚兒跑出。這裏大妓。更不客氣。便笑吟吟湊向公子道。你這個人。怎的晚腆。你早說要那麼着。不結了麼。俺們關關門。是一吊五。外掛着三百錢的雜開兒。正說着。一個夥計笑着端進一盆熱水。放下便走。那大妓。接手兒便去。俺門向公子一努嘴兒道。喂。你也快着吧。於是不容分說。回手解褲兒。向下便蹲。那公子等閒價那裏見過這等排場。正呆坐暗詫之間。只見大妓白馥馥一張屁股。業已湊向水盆。那大

妓女胡亂擦得兩把。跔起來。提着褲兒。湊向公子。道。快着吧。你是牀上頑牀下頑吧。公子大駭。道。去去。那個要頑甚麼呀。大妓一怔。道。你不要聽曲兒。不是要關個門兒麼。如今人家這個都脫出來。你還粧愁兒哩。公子聽了。這才恍然。忙唾道。豈有此理。不想語方出口。那老鴇在院中却喚道。金子呀。你別拘手拘脚。惹得客人不喜歡。隨他怎樣的頑罷。（絕倒）這時公子只急得無地縫可鑽。不由聞鞦鼓。則思將帥。方曉得老僕全祥。真似個獲法伽藍。只得忙尋出兩吊錢。把與大妓道。你快快去。就算俺頑過咧。不想那大妓見公子俊臉兒。急得紅紅白白。他倒登時心宕起來。便一手提褲。一手去拖公子腰帶。道。來來。快着些兒。不怕你少爲見些意思哩。（絕倒）正這當兒。忽聞小妓笑道。你這個老頭子。瞪着眼看俺。幹麼呀。公子聽了。知是全祥轉回。這明明的關了門。房中有妓。這算怎麼回事呢。於是氣急之下。給他個蒙頭高。

臥。這時大妓也便拎錢推門碰一聲。合全祥撞個滿懷。大妓方呵哨一聲。全祥却指着臉子唾道。你們趁生意就這等不堪。若是我在這裏一定提着脚拔出去。大妓笑道。你老人家不聽個曲麼。於是一路嘻笑。合老鴇等方才暫去。這裏全祥一脚踏入。因跑得塵汗交加。放下食物。見地下放着現成盆水。便向臉上撩了兩把。用巾去搽。忽的嘟噥道。該死的店夥們。只知要人的茶水錢。却弄些剃頭水與客人。涅臄臄。胡騷亂臭。還夾着他娘的斷頭髮。沾鬚掛嘴。(閱至此。未有不大笑者。)這是那裏說起。公子聽了。幾乎失笑。只得暫且粧睡。微開眼縫。却見全祥就榻前悄悄一張。微嘆道。公子準是被他攪乏咧。竟自盹睡。可不知丟掉物件不曾。於是將行裝等物一一查看。須臾。店夥送進燈燭。全祥道。俺囑咐你。別叫串店妓女攪俺公子。這是甚麼意思呢。店夥陪笑道。俺一眼沒照到。他就溜進來咧。於是公子一笑而起。便命店夥

去泡新茶。又命全祥將糕點等物擺在案上。公子一看果然精緻。全祥問知李大等還沒轉來。便報怨道。以後行路的勾當。公子少要答話。江湖上騙詐局子多的很。老奴偌大年紀。所聞所見的就不在少處。正說着。只聽院中有人笑道。夥計。你忙去吧。這屋內既是顏客人。俺們是熟朋友。是約定了。在此相候。俺自家尋他就是。於是喚道。少卿兄。累你久候咧。說着一推門。昂然竟入。公子等一看。却是個英英少年。遍體行裝。十分齊整。那一副姣好面目。另有一番風流倜儻的丰采。只見他負裝佩劍。脚下是兩支小烏靴。亭亭然跼在室內。俊目一張。向顏公子略一端相。忽然失笑道。原來尊兄不是少卿兄。如此俺却冒昧咧。顏公子見那少年。如此丰標。不由愛慕。方跼將起來。道得一聲豈敢。那少年更不客氣。便拱拱手放下行裝。竟合公子對面落坐。黑漆漆眼珠一轉。方要接談。恰好店夥送進新茗。少年便道。你說顏客人在此屋。

俺當是俺的熟朋友。原來却不是店夥。道：你的朋友。或住他店。也說不定。全祥忙道：正是哩。你這位客官。快尋貴友去。吧。別耽擱了。那少年也不理他。隨手斟上兩杯茶。先敬公子一杯。然後自飲一杯。攢攢眉頭。撲一聲噴在地下。道：這等劣茶葉。如何吃得。少時咱換好些的。又隨手拈起糕點。向口便吞。却檢了一塊密餞狀元糕。與公子布將過來。道：顏兄也用些兒。小可奔馳半日。真覺肚兒內發空。咧。公子方在客氣。那全祥站在一旁。只詫異得不可開交。暗想道：這小哥兒。倒真洒落。他倒似主人。咧。似這等抓吃抓渴。走到天邊上。也不用家中大人惦着。咧。正要向公子使眼色。只見少年道：顏兄上姓。俺是領教過的。了。官印台甫。怎麼稱呼呢。公子道：兄弟名叫慕曾。表字沂生。少年道：久仰久仰。尊齒呢。公子道：虛度二十三歲。少年笑道：如此。小可是兄弟。咧。你却大俺一歲。全祥暗驚道：不妙。這小哥掇人口風。順竿就爬。他還許套籠。

着合俺公子拜把子哩。因直撇撇的道。尊客請尋貴友去吧。俺家公子。因躑店悶悶。要早些安歇咧。少年笑道。顏兄如患寂悶。小可陪你作竟夜之談。都使得。俺便從實。不另去尋店咧。公子道。最好最好。全祥見狀。只好乾貼眼。便見少年注定公子面孔道。小可曾讀相人書。頗能望氣。今見顏兄如此的雍容華貴。一口的北京語音。莫非合這現任川督顏大人。有些瓜葛麼。全祥一聽。只管亂擠老眼。那知公子。也喜孜孜注定少年的俊龐兒。竟不去理他。便脫口答道。那顏大人。便是家嚴。俺此行直赴成都。便是省親去哩。少年撫掌道。巧的很。俺的熟朋友。也許赴成都。俺一路跟尋他。咱們正是一路。呵呀呀。萍水相逢。真是有緣。顏兄曾用過晚飯麼。公子道。尙未。少年道。如此妙極。咱一同用吧。於是一迭聲喊進店夥。道。你這裏可有甚麼上等的酒飯麼。店夥道。小店中飯分三等。下等是（句）少年喝道。快說那上等的店夥笑道。上

等的無非是乾鮮密餞。全副高擺。參筋翅骨肚。高湯厚味。清蒸爆炒。外掛着滿洲燒烤。你要吃外國大餐。却沒得的。只就是價兒昂些。入兩頭一椽。少年笑道。好討厭。既要用。還怕貴麼。酒呢。店夥道。花雕。陳紹。關東白乾。一概俱全。少年笑向公子道。酒這物件。俺倒沒甚考究。顏兄喜歡吃那種酒。便分咐他。全祥暗道。不妙。他是向俺公子身上推咧。方要攙語。公子已笑道。就來陳紹吧。店夥笑道。不瞞爺台說。俺這陳紹。都是賣整罈兒。是一兩銀一罈。少年道。好羅索。來一罈兒。就是俺告訴你。如今酒飯帶茶水錢。俺一共開發你十兩頭如何。店夥一聽。只樂的屁股要笑。連忙口稱謝謝你。方要轉身。少年道。這種茶。吃不得。有上好武彞壽眉。快些泡來。那店夥唯唯。一路喊將去之間。這裏全祥。却心下少安。以爲店夥既向少年稱謝。這東道。一定是少年作定咧。方暗自怙憊道。看他不出。小小人兒。竟如此闊氣。便見公子失笑道。足下只

顧分咐酒飯。俺還不曾領教尊姓大名哩。少年遲疑道。小可姓葉。沒得表字。人家都叫俺葉青雲。小可也便是葉青雲了。公子方讚道。好個名字。足下丰彩。真是神仙中人。不愧青雲兩字。這裏全祥。又自暗想道。這小哥。又似個憨骨兒。怎的自已名字。還嗎嗎糊糊呢。合俺公子的呆性兒。却湊着對兒咧。一語道破下文。絕倒。便見公子道。葉兄出門訪友。想是有要緊公幹麼。少年道。說來好笑。因敵友十分文弱。性復誠實。只會念書。偏又帶了個既糟且槪的老頭兒作伴當。絕倒。小可有些不放心。所以趕來尋他。說着一聽全祥。全祥暗道。你不用暗含着當着和尚罵禿子。須知我老人家。眉毛都是空洞的。就不能叫你繞灣兒吃了白嘴去。少時先吃嚼你再說。於是睹氣子。暫向外間。但聽得裏間內兩人說說笑笑。越談越對勁兒。就彷彿多年的舊交兒一般。聽得個全祥暗道。怪咧。俺公子。平日價大巴子元帥似的。沒說

沒笑。並且最懶怠應酬生人。今天怎的日頭從西出來咧。真是人家這小哥掛人緣兒。思忖間。由簾縫瞅去。只見兩人對廝面。探着身兒。彼此眉歡眼笑。正這當兒。店夥送進新茶。全祥接過。移步進內。先給少年滿斟一杯。道。葉少爺嘗嘗此茶。可還中吃。少年道。你老人家歇着吧。少時提了酒來。打去呢頭。你先嘗一下子。俺花會子錢。別叫店家哄了咱。全祥一聽。越法心頭一塊石落地。便搭趁着與公子斟了杯茶。須臾。酒菜都到。忙得全祥手脚不迭。便在裏間內。調開棹椅。真個是碟盞盤碗。堆滿春枱。另有一盤大塊烤肉。椒鹽香氣。直鑽鼻孔。上插兩把精緻小刀兒。以備旋割旋吃。須臾。全祥斟上酒來。單看少年。怎的讓坐。那知公子却跼起拱手。道。店中倉粹。不成敬意。葉兄便請上座吧。全祥聽了。不由暗暗跌脚。正是。

咄嗟筵來不速客。一時賓主未分明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不速客再戲佳公子

入歧途偏逢惡盜婦

且說全祥方暗急公子。搶作主人。只見少年道。豈有此理。今晚是小可敬意。顏兄不要客氣。說罷。逕就主位。全祥大悅。忙拉開客位椅兒。假作進酒。一探身。竟將公子擠入客坐。於是彼此吃過一小杯。少年道。顏兄請自家隨便飲。俺是飯到一盅酒。不能慢飲的。說着將乾鮮密脯等物。隨手抓吃。許多菜品。竟不去動。但是兩頰上。業已泛出些淡紅春色。全祥暗道。這小哥如此淺量。却要一罈酒。可惜俺老全。戒了酒咧。不然贖下酒來。俺且落得受用。正思忖間。一樣樣菜品。流水似堆來。公子且談且飲。也不過略爲伸筋。這時全祥又添了一樁心事。見滿案菜品。沒處銷發。不由替少年惜錢。然而公子等却高談闊論。十分有興。少時公子拉開書櫥。聽得個少年酸眼亂眨。因笑道。顏

兄一般價。也是個肚皮。怎就裝得這些書籍。古人說千卷撐腸。端的不虛。小可這裏有把寶劍。顏兄且看如何。可能爲古書上說的名劍麼。說着取過寶劍。噲。噲。抽出一片寒光。登時映得燭光閃閃。公子失聲讚道。好劍。方要接過細玩。只聽。噯。噯。外。噯。噯。了一聲。全祥跑出一張。却是李大轉回。蝸蝸蜚蜚的。站在。噯。外。全祥恨道。你怎的這時才來。只顧你去安家。明天耽擱俺上路。怎麼算呢。李大道。這來的。還晚麼。俺兩人來回直趕。脚都磨成大泡。咧。便聽得室內少年大笑道。顏兄看此劍。就似有知識一般。專能斷取傷天害理人的狗頭。哩。李大驚道。全大爺。如今屋內那傻樣客人。是那個呀。全祥概道。你管他是那個呢。反正他坐不着你的驢馱。就是咧。於是依然蹇入。便見公子對燭光細玩劍上的款識。沈吟道。此劍名叫南精。古人寶劍中。却沒此名。想是近代的一柄寶劍。俺聽家嚴來信說。如今蜀中講劍術的。只有重慶地面。楊于兩

姓因楊于兩人合刻下人稱爲劉青天的。素有一面之識。家嚴是聽得劉青天說哩。（爲下文敦請于益伏線）不知葉兄也耳聞楊于麼。少年聽了。只眼睛一轉。隨口道。俺也略爲聞得。但此劍既稱名劍。顏兄高才。何妨見賜一詩呢。這一來。正搔着公子癢筋。便欣然道。當得當得。便請葉兄卽示原唱。弟當奉和。一句話。不打緊。少年的嫩臉兒。登時緋紅。恰好全祥。端上香稻米飯。少年道。飯來飯來。顏兄慢飲。等俺吃飽。再作詩吧。於是跳起來。取了支青花大碗。斟滿了上尖兒酒。一氣兒灌將下去。向公子舉碗一照。道個乾字。登時兩腮上桃花泛起。便提起一支烏靴。蹬在椅兒上。倏的將烤肉端過來。取小刀一陣攪割。接手兒取過三大碗飯。泡了高湯。你看他連飯並烤肉。一陣攪扮。只向公子道得一個請字。便舉筋大嚼。頃刻間風捲殘雲。連汁都盡。拍的聲放下筋兒。意猶未足。便取過兩張荷葉餅。又捲了烤肉大蔥。只嚼得爽脆。

有聲。然後捫腹大笑道。顏兄慢用酒。恕俺不奉陪咧。（寫姑娘豪氣如許。反見斌媚。真化工筆也。）說罷。蹣跚踉跄起。便就榻上。跂脚高臥。這一來。望得全祥。只管發怔。百忙中。他却將行裝等類。都提到下首榻上。以示拒客之意。那知少年。更不理會。反登時。鼻息有聲。酣然入夢。這裏公子。須臾飯罷。全祥忙碌碌。將席面撒到外間。也顧不得吃。先附公子之耳道。這客人。鬼鬼崇崇。說話沒根柱。少時他醒來。待他開過十兩頭之後。你可別客氣留他呀。公子笑道。不打緊的。俺看此人。豪爽邁俗。一定是個好人的。正說着。恰好那少年稍爲轉側。兩人把話俺住。全祥到外間。瞧了滿案菜飯。只愁的聳眉頭。更可恨的是陳紹香氣。只管往喉嚨裏鑽。老頭子咬定牙關。不破酒戒。只胡亂吃飽。喚店夥撤去。聽聽街柝。已是二鼓大後。忙蹙入裏室。只見公子。合那少年對廝面臥定。也就要尋周公談天兒去咧。全祥暗道。這倒不錯。一個是吃飽食。

困。一個是酒後搗撒一覺兒。倒好似親哥兒們咧。於是悄悄推醒公子。向少年一指。公子朦朧道。老夥兒。也去睡吧。明天還起早哩。全祥道。老奴怕不晚得。但（句）少年欠身道。老人家曉得甚麼呀。準是俺這十兩頭花值咧。你莫想不開。有的酒饌。別都便宜了店家。說着。揉眼跳起。道。甚麼時候咧。全祥忙道。已經二鼓大後。您便開過十兩頭。尋貴友去吧。少年道。那忙甚麼。俺就住在此。明天再給他罷。於是直就下首榻上。將行裝等輕輕提開。倒頭便睡。全祥沒奈何。只得捱出。就外間徘徊了一會子。再去瞅瞅。只見公子。自覆一被。却將壓脚被。與少年蓋在身上。不由自撚鬚兒。沉吟道。人總須長個好模樣兒。到處裏掛人緣兒。於是悄悄退出。也便一覺酣眠。但是他懷念上路。如何睡得沉。方才鷄聲三唱。要爬起來的當兒。忽聽公子在院中道。葉兒。昨宵簡慢莫罪。咱改日見吧。全祥猛聞。蹦蹦跳起。恰好公子一步踏入。全祥扼腕。

道。葉客人先走了麼。他撩下十兩頭了麼。公子笑道。你如何這等小氣。那只好咱花吧。全祥頓足道。怎麼樣。俺就怕公子須上當。他明是個江湖上的崩騙手哩。公子道。小事一段。不算甚麼。咱快上路吧。全祥那裏有好氣。便喊過店夥來。開發飯貲。看了這白花花的十兩頭。把給人家。便如割他的肉一般。正合店夥抹零找尾的亂吵。偏那李大不睜眼睛。却求全祥。將喂驢的草錢。也算在裏面。被全祥罵了個狗血噴頭。李大不服氣。兩人幾乎打將起來。虧得許三一擠眼睛。從中間作好作歹。大家方纔整裝上路。一出店門。那全祥便碎米糟糠。只管嘮叨。將李許兩個。呼來叱去。公子料他是心痛那十兩頭。也不理他。這日傍晚。行抵合溪。馱地面一家客店。全祥方服事公子。下得驢馱。直奔店中東廂房。只聽正房簾兒一響。便有一人大笑道。好好巧巧。顏兄才到麼。俺已歇息多時咧。這房中十分寬綽。來吧來吧。全祥一望。登時倒抽

一口涼氣。趕忙道：「葉少爺請吧。俺們另尋他店去咧。」說着一拖公子。那知公子脚步更快。早已向那人拱手登階。相遜而入。原來那人非別個。又是那前途的少年。當時全祥愣了一會子。倒欣然安置行裝。直入上房。劈頭便道：「葉少爺既作主人。好的狠。俺家公子。便事事由東吧。原來老頭兒撇了半天。撇了個腹主意。以爲這句話。將人扣牢。使他作主人。沒得躲閃。便見公子合少年。相讓落坐。互相談笑。便似多日沒見面一般。須臾。店夥送進燈燭茶水。少年道：「此等茶。吃不得。快泡武彘壽眉來。」全祥暗道：「沾譜兒。他這套排場。又來咧。」因一抖機伶。向店夥道：「今天俺這位葉少爺。是要高擺上等全席。外掛燒烤。整罈的陳紹。連茶水錢在內。給你十兩頭。」店夥喜道：「如此好咧。俺先謝謝您呐。」全祥忙向少年一指道：「主人家。在那裏哩。」少年笑道：「你老人家。倒好記性。倒省得俺費話咧。」於是合公子對榻。各自安置行裝。須臾。茶罷飯到。索性

就外間內擺列停當一席筵。如昨晚一般。彼此間方才落坐。全祥忙斟與少年一杯道。此酒不錯。這店家沒哄咱哩。少年微笑。只點點頭兒道。你老人家如此心細。你可知明天該到那一點麼。全祥道。若出門連跔道都不可。還像個人哩。明天是福全聚的午尖。下半晌經過白馬峽。鷹澗愁等地。至於住宿所在。只好走着瞧吧。少年笑道。你知得就好。俺告訴你。明天是鴛鴦浦住宿。俺倘若一時趕不到。你就先替俺分付酒飯吧。說着瓠齒粲然。撫掌大笑。正這當兒。却微聞李許兩人在院中噉噉喳喳。全祥也沒在意。便服事公子。等用罷酒飯。少年欠呵道。顏兄便坐。俺要先困去咧。說罷。暫向裏間。公子也便逡巡跟入。這裏全祥。瞅了一席酒筵。簡直的沒法擺佈。不由暗笑道。呆鳥麼。今天這小哥。被俺拿話扣牢。他花錢。俺爲甚不暢開了受用呢。於是坐下來。大吃二渴。一罈陳紹也裝入肚。大半醺醺的。喚店夥撤去傢伙。老頭兒

飲得興起。逕到院中一望。只見皓月當空。亮如白晝。瞅瞅李許都在下房中。睡得四脚朝天。惡模惡樣。不由暗忖道。這兩個王八蛋。一路上合俺頂嘴瞪眼。準是欺俺老邁。他還不知我老人家的本領哩。於是興匆匆跑入屋內。抖出他那把竹節鐵鞭。便跑向下房外面。咕咕咚咚。舞將起來。鬧了陣子。雖然將李許等驚醒。自己即便疲乏不堪。跑入室內。一瞅公子等。早已對榻酣眠。即便逕向外間。拿定了老主意。不去困覺。惟恐那少年冷不妨。又先逕去。那知酒力發作。支持不得。老頭兒恨不得用棍兒支上眼皮。逡巡之間。心頭一縹糊。向榻便倒。正在夢識顛倒之間。忽覺有人儘力子搖撼他。道。老夥快起。你看這事兒。怎麼辦。全祥睜眼一看。却是公子。驚聳聳的立在榻前。四野鷄聲。早又亂唱。不由一喙喙爬起。向外便跑道。姓葉的。準是又先溜咧。等老奴趕他去。公子連忙拖住他。變貌變色的附耳數語。全祥頓足道。公子真是

實心眼兒。你聽他那花胡哨怎的。他明是遮羞的話。借此脫身。說別的。先省下十兩頭。憑李大許三。兩個怯腦袋。他就敢在鷹澗愁作手脚。他還說的冠冕。先走一步。途中保護。咱們真叫他冤苦咧。饒又花十兩頭。還添個心頭怙懣。這是那裏說起。原來那少年。五更頭上爬將起來。負裝佩劍。便將所聞的李大等詭謀。悄悄的告訴公子。囑公子路上小心。到鷹澗愁地面。他自有道理。說罷拱手出店。瞥然不見。至於這少年。畢竟真是葉青雲麼。這點節目。若待作者來點明。未免顯得閱者諸公太笨咧。當時全祥一路報怨。賭氣子開過店。將李大等吆喝起來。整理驢馱。即便登程。特地的斜背鐵鞭。以示威武。那知遠行無輕載。何況老頭子。本沒甚筋頭兒。行不數里。又將鞭解下。插在行裝上。李大等暗暗好笑。也不睬他。惟有公子。心頭甚是怙懣。然而見李大等。甚是和馴。也便心下少安。這日午尖既罷。平安無事。全祥悄悄向公子道。

如何。這明是姓葉的花支柳支的騙嘴吃。您還信他那一套哩。便有事。故。難道老奴沒有鐵鞭麼。（絕倒。）公子聽了。越法的心下釋然。却搔首道。俺看葉客人。總是個大方不拘的人。全祥聽了。只鼻孔裏一笑。正要收拾登程。只見李大向公子陪笑道。今天一路上。多半是崎嶇山路。您老沒別的。須賞點酒錢。只當痛顧驢子。公子失口道。咱今天還經過鷹澗愁麼。李大吐舌道。我的老佛爺。誰吃了大蟲心肝豹子胆。敢走那裏呀。那所在四無村落。荒草連天。不用說是打槓子的窩兒。便是毒蛇惡獸。還不要命麼。咱一過白馬峽。便抄上道。寧可繞些遠兒哩。鷹澗愁好麼。您便多加一倍驢子錢。俺也不敢去哩。全祥道。少說閒話。住宿時加你酒錢便了。於是一行四衆。匆匆登程。公子見李許兩人。十分賣氣力。一路上驅馱飛跑。暗笑是那點酒錢的效力。須臾那路徑。果然越走越崎嶇。抬頭一望。四外都是層峯大壑。荒草長林。便順着

一條窄徑盤紆前進。李大等驢鞭一鳴。迴音遠震。那一輪紅日也便暫暫姓西公子偶望全祥。不知多早晚。又將那竹節鐵鞭背在身上。並且候在馱子上。東瞧西望。彷彿精神的了不得。正這當兒。馱鈴喂喂。早已穿過一條深溝。但見歧路縱橫。平漫漫夾着叢莽。便見李大發出尖厲厲的怪嗓子。一面呵叱驢子。一面向許三道。喂。老三仔細。咱們繞上道去呀。於是一拍驢屁股。反就下道。不想那驢兒一敗道。鈴聲亂響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登時由叢莽中驚起一支蒼色老鷓子。鐵翅一矯。便由驢臉上。刷將過去。接着刷拉拉山風暴起。塵沙迷空。李大方罵得一聲驢子王八蛋。你真要下湯鍋咧。那驢子一驚之下。將頭一擺。往斜刺裏岔道便跑。李大等出其不意。登時被驢閃跌在地。這時風勢越緊。兩頭驢馱了公子主僕。簡直的飛將去咧。不題李大等急忙爬起。拚命的便趕。且說公子等緊拉驢綱手。被風刮得兩目難睜。氣息倒噎。

沒奈何由他跑去。便如騰雲駕霧一般。須臾天色旁晚。大風亦息。兩頭驢馱。忽然格瞪的聲。站住。此時全祥在後面。早順勢從驢屁股上。掉將下來。忙去。瞅公子。且喜那驢馱。夾在兩株樹中間兒。所以公子還在驢背。坐了個四平八穩。全祥扶下公子。回頭望望。那裏有李大等的影兒。公子見暮色蒼茫。又沒宿處。不由心慌。全祥道。您看前面。小土坡兒叢樹裏。兀的不是透出燈光。咱且尋人。借一宿兒。明天再作區處。於是主僕各拉驢馱。到得燈光處。一覘道聲慚愧。原來僅有一家人兒。孤單單的雙扉緊閉。看那土牆短籬。十分破落。大約是窮苦人家。全祥沒奈何。拍拍一扣門。便聽得裏面嬌聲辣氣的道。該死的。挨千刀的。這早晚。就轉來。一定是沒賣買。難道老娘屋內有和尚。怕你杜着麼。雙扉啓處。蹺出個三十多歲的長大婦人。一張苦瓜臉。趁着高挑眉。大顴骨。兩支大眼。滴溜溜亂翻。還搽脂抹粉的。梳一個牛角髻。端着兩支

鱧魚鞋。一見人和驢。不由裂開大嘴。笑道。俺當是俺當家的轉來哩。原來是兩位客官。如今天晚。您敢是借宿兒麼。公子忙拱手道。正是哩。但打攪府上。多多不安。容明早多謝房金。婦人拍手道。你這位少爺。多麼會說話呀。誰家背着房走哇。快請進吧。於是將身一閃。由全祥等拉進驢馱。那婦人急匆匆先關上門。跟在背後。笑道。俺家茅檐草舍的。只有兩個院兒。客官們便住西院吧。說着。前頭引路。由角門兒蹺進去。公子等仔細一看。除三間草房之外。空落落的。一無所有。公子自進房歇息。那全祥便將驢馱。繫在屋後。那婦人跑來跑去。一面價抓亂草喂驢。一面價端進熱湯水。鬧得公子。甚是不安。便連連致謝道。大嫂尊姓。爲何獨自忙碌。主人沒在家麼。那婦人咬着唇兒。嘆口寡氣道。俺姓阮。也是俺前世不修。嫁得個活現世報。他只在外胡亂趁生意。所以小婦人。獨自在家。正說着。只聽拍拍拍。大門叩得山響。婦人笑道。這

次許是俺丈夫來咧。說罷跑去。這裏公子方眉頭不展的合全祥懷念李大等。只聽東院中脚步亂響。有人說話。但聞得婦人唾道。老娘手段準比你強的多。你只料理這院裏吧。咱快些整治飯。大家吃飽。好幹正經。便聞得東院中。析柴淘米炊飯之聲。這時將近二鼓。月色大明。公子忽見牕上人影一閃。便聞房後驢馱。微微移動。正要命全祥查看。只見婦人進來。笑道。俺方才與驢兒啣上口橛咧。省得他叫喚。招惹歹人。俺丈夫方纔也轉來。就叫他去院外巡更。你老放心吧。說着。只管瞅定了公子面孔。目不轉睛。（絕倒）公子連忙致謝道。大嫂請便。俺也要困歇咧。婦人道。飯食就得咧。俺便端去。於是匆匆趲入東院。又聞得有人喊喳。全祥傾耳道。這婦人喬模做樣的。有些不規矩。您聽東院中。似乎有三四人說話。難道都是他的漢子麼。公子喝道。不要胡說。全祥道。胡說不胡說。先尋尋防身傢伙再講。於是就行裝上一尋鐵

鞭影兒也無。公子笑道：「那會子驢子驚時，你背着鞭，定是途中脫落咧。正說着，婦人端進米飯鹽菜。公子等謝一聲，匆匆用罷。主僕一路辛苦，胡亂就榻歪倒。方要朦朧，只聽房後驢兒一陣踢蹶，便聞東院有人叫道：「怪呀，那聲音很像李大主僕一怔，登時跳下榻來，正是。」

客路驚魂方少定，
殺機互伏又相尋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葉倩霞跟踪除衆盜

苟由仁起意劫嬌娃

且說公子主僕聽得李大語音，連忙跳起，只聽婦人合一個男子一齊喝道：「你兩人好生無禮，誰家沒有驢子呀？你就向西院亂闖。」便聞李大等喝道：「你這廝瞞俺驢，意欲何爲？你打聽打聽李爺是幹麼的呀？說着脚步亂跑，已入角門。公子等大詫，急就牕孔望去，便聞有男子大喝道：「你是幹麼的，俺又

是幹麼的呀。實對你說。老爺這就宰掉你們一千牛子咧。一聲方盡。便見李大許三。各提驢鞭。搶入角門。隨後是一個兇神也似的大漢。合那婦人。各提一把潑風刀。如飛趕到。那婦人只挽一個朝天椎。赤露上身。撒着褲腳。一個健步。早已搶到李大面前。明晃晃刀光一閃。向李大當頭便剝。不想李大忙閃身。恰好許三一步搶到。那驢鞭一架的當兒。婦人喝聲着。刀落鞭斷。許三一個呵哎未出口。業已被斜削去半個腦袋。驚得李大拚死的舞起鞭子。向那大漢。沒頭腦的亂打。那大漢刀勢一鬆。早被李大冲到角門。便聞婦人大喝道。那裏走。颼的聲。躡到背後。平挺那刀。向李大後心便刺。李大着忙。就勢兒反將攔他的男子。惡狠狠劈胸一抱。只聽撲喳一聲。刀入背心。李大慘叫一聲。倒鬧了死人活嘴。喞哧一下。竟咬掉男子鼻頭。那男子大叫。儘力的摔脫死尸。戰抖抖跳將起來。方噫着聲。亂抹面血。婦人喝道。鬆王八。真是廢物。

還不快些料理那兩個去。這一聲不打緊。只嚇的公子主僕抖衣而戰。全祥不暇言語。便抄起門拴。搶向門首。想給人家個冷不妨。那知是沒點穩。那男子血淋淋的提刀早到。順勢一颯。先將全祥踹翻。一個猛虎撲食勢。便奔公子。公子一閉眼睛。那刀鋒離頭門。只差分寸。只聽噲喂一聲。似有人用刀架住。公子忙望。却是那婦人趕到。儘力子一搥那男子。道。你這王八。可要作死。誰叫你殺他呀。老娘還恐嚇着他哩。等老娘稀罕夠了。由你擺佈。那男子大跳道。哈哈。你這歪剌骨。原來看中了他咧。須知俺殺人放火了半輩子。難道冷不妨還戴個綠帽兒不成。這可真成了賊王八咧。婦人唾道。你看如今的官強盜。那個不是賊王八呀。（罵世語亦歎世語。）偏你就戴不得。那男子恨道。俺偏殺掉他。省得你浪張。那婦人冷笑道。老娘也跟你混夠咧。咱們簡直的吵散夥吧。於是隨手一刀。竟將那男子。削了個血臉兒。撲哧聲。死尸栽

倒那婦人擎刀大笑。方要去拉抱公子。只聽曉嘹一傢伙。先由牕外打進一個血淋淋的人頭。（奇峯突起。）接着有人大笑道。大嫂子。他不着稀罕。你且來稀罕俺吧。聲盡處。跳進一人。負裝佩劍。並且手提鐵鞭。公子一望。方在如同作夢。便聞全祥扎掙着喊道。葉少爺。快來救命。老奴這兩支眼。剗與你都不多。婦人大驚。忙揚刀。搶向來人。但一望人家那副面孔。不由擎刀不下。便不管三七二十一。亂喝道。你也是投宿的麼。老娘且有本事。稀罕你們。你們便都從了我吧。（絕倒。）那人笑道。大嫂慢吵。你等作的陰功事兒。俺都曉得。那兩個驢夫。本來該死。便是你兩口子。方才火併。俺也管不着。但是地下這老頭兒。大概你不稀罕。那位公子。雖然怪招人的。然而被你嚇昏。也就不足稀罕咧。今簡斷捷說。俺同你赴東院。細細的講稀罕去。難道還怕他兩人飛上天去不成。說罷。置鞭解劍。反一把拖定婦人便走。好笑那婦人。爲男

色所迷。也不思量提着人頭的人。是怎生個來路。就仗着自己兇實。手中有刀。竟笑迷迷跟定那人。直奔東院。這裏主僕兩人。驚魂少定。看了那男子尸身。正在不知所爲。便聞那婦人大說大笑。並那人唯唯之聲。全祥道。公子看葉少爺。雖然來救咱。但他那秀氣樣兒。恐不是婦人的對手。咱不如趁此時先跑吧。正亂着。忽聞那婦人。浪聲妖氣的笑道。老娘業已脫光。乖兒。你也快着些吧。全祥頓足道。壞咧。快跑快跑。方拖定公子要走。便聞婦人忽的喊了一聲。登時便靜。須臾那人笑嘻嘻的。哲來道。小可一步來遲。致令公子受驚。如今咱便連夜裏趕赴前途的。跔道吧。於是匆匆一說。所以原來倩霞。自將李大秘謀。告知公子後。便先赴鷹愁澗。專等苗九。果然等個正着。當卽殺掉苗九。取了首級。直候至天色傍晚。公子一行人。竟不曾到。倩霞大駭。以爲是出了甚麼岔子。便奔回原路去尋。却從那岔道上。見着李大的草笠兒。於

是順踪趕去。惹得不遠。又從道旁草中。拾得全祥的鐵鞭。倩霞料得公子等。或是岔向此路。於是就月下施展開飛行術。正走得起勁。只見數步之外。短林中人影一冒。便聞李大睡道。今天真他媽的撒扭。咱們鷹愁潤。好好的約會。如今又驚了驢子。岔向此道。這可瞎摸海去吧。許三道。你看前面。影綽綽有個人。咱們且問一聲。因喚道。喂。前面的大哥呀。你會見兩頭驢。此道上過去麼。卽有一男子應道。此條背道上。沒得岔路。或者從此過去。前面沒多遠。便是俺家。說不定。向俺家去投宿哩。咱便一同走吧。李大道。如此却巧咧。於是三人合在一處。書中交代。這個答語的男子。便是婦人的丈夫。渾名兒阮蓋王。原是小偷出身。拐孩子。剗墓子。無所不爲。後來搭上那婦人。便劫人窩盜。大作起來。那婦人。本是個兇悍爛污貨。係屠戶的女兒。十五六歲上。便被捉了對兒。那知他毫不羞恥。竟自裸體握刀。尋向捉他的門首。一氣兒

穢罵三天。因此得了善罵之名。（爲下文痛罵紅英伏線。）他小名搗嘴子。自嫁了阮蓋王之後。人便叫他搗大嫂。你想軟蓋兒。那裏禁得住搗。所以被老婆制得服服在地。這時阮蓋王却在湖北地面。投入羅有高手下。作些探割拐帶的勾當。因此到處流轉。單檢那險僻所在。落脚。又隨便劫殺行旅。哩。當時倩霞悄悄趁在他三個後面。一逕的直抵草房前。由阮蓋王扣門。讓李大等進去。倩霞由旁邊牆上。也便一躍而入。伏定身軀。但見阮蓋王安置下李大等。便就院中合老婆低低密語。但聞阮蓋王笑道。今天却巧。你遇着兩個。俺遇着兩個。少時咱各辦各事。這時且叫他們吃頓斷命飯吧。倩霞一聽。便知公子等必在西院。姑且伏覘究竟。但見李大等起坐不安。只向阮蓋王追問驢馱。胡亂用過飯。恰好搗嘴子來收傢伙。李大便道。你這位大嫂。見俺的驢馱來麼。阮蓋王瞪起眼睛喝道。甚麼驢馱呀。正這當兒。西院房後驢馱。

踢蹶起來。所以李大等登時發作。及至搗嘴子殺掉李大等之後。倩霞早已在隱僻處。張得分明。及至搗嘴子一翻臉。殺却阮蓋王。去拖公子。倩霞早已隱身牕外。所以將苗九的腦袋。先拋進去。當時倩霞述罷一切。公子主僕。惟有連連拜謝。倩霞道。事不宜遲。這裏人命關天。咱便快些去吧。俺送你主僕。到大路上。自有區處說罷。拾起寶劍。佩在身上。全祥也拾起鐵鞭道。好個兇惡無恥的婦人。他若再來胡鬧。俺便合他拚了。倩霞笑道。你們攪人家一頓飯。臨走也該謝謝主人。於是引公子等。趲赴角門口。只見搗嘴子。赤條精光。襯着張大屁股。白羊似的。爬在李大的死尸上。正壓得好羅羅兒。全祥仔細一瞅。兩腿兩臂。都就尸身上。綑縛停當。只有腦袋。還可晃動。却是嘴內。含了布團。只好光着眼亂望。全祥大怒。伸下手。去向屁股上。便是兩掌。罵道。該坐木驢子的東西。我叫你見了人。就吵稀罕。如今由你稀罕去吧。那知搗嘴子。

腿雖網牢。脚還能動。恰好全祥。貼近他脚邊。被他儘力子。猛然一鉤。全祥一交栽倒。一張臉。正合在他臀兒上。趕忙掙起來。只抹白鬚兒。呸呸亂唾。倩霞笑道。此等惡婦。不值污俺利劍。且自由他去吧。於是就東院屋內一搜尋。却從破篋內。尋出一紙字兒。上有湖北總教二等教目羅有高的鈐記。又批着給與阮某等字樣。公子見了。莫名其妙。倩霞道。怪道那婦人。自誇來歷。真個是湖北教匪們派出來的。咱不必管他。快些去吧。於是一行人。暫回西院。拉了驢馱。出得大門。這時顏公子。便如奶哥兒。只緊跟倩霞肘下。不隄防倩霞足下一蹶。忙哨了一聲。就勢兒坐在地下。又巴巴轉過臉去。從新蹬蹬烏靴。方氣急匆匆。紅着臉兒。跳將起來。公子道。葉兄奔馳半夜。一定累咧。且上驢馱走吧。倩霞笑道。這驢子。只好馱你們。俺還嫌他撇氣哩。於是命他主僕忙忙上驢。三個人轉出僻徑。直奔大道。這裏搗嘴子。親熱熱的摟着個臭死。

尸肥屁股上。接得好涼露水。且自由他受用。慢慢等着出頭之日。不題。且說公子在驢上。只見倩霞步履如飛。不由暗暗稱奇。五更頭上。業已捱到鷹愁澗。殘月之下。見那苗九尸身。還橫在道旁草內。不禁又連聲稱謝道。葉兄大恩。浹肌淪髓。眞令人寢食難忘。何妨共赴成都。容俺愚父子從容報惠。將來便在舍下託身。咱們便作一家人不好麼。倩霞笑道。俺訪友事忙。只好再期後會吧。全祥道。既如此。俺公子只好將您牢嵌心坎兒上。一日三遍高香。當一尊活菩薩供養咧。（絕倒。爲問誰家牀頭。不有一尊活菩薩哉。然而沒得救丈夫的本領。却有抓老公的本領哩。一笑。）三人一路說笑。又捱了十來里。業已天光大亮。倩霞道。顏兄且住。待俺區處。於是主僕下驢。倩霞便幫同全祥卸下行裝。忽的抽出劍。向兩驢屁股上。各扎一下。兩頭驢子。沒命的落荒跑去。全祥方在納悶。倩霞道。前面不遠。便是昨天應住的大跔道。俟俺去

另僱驢馱。方纔妥當。說着輕軀一扭。早已脚不沾地的去咧。全祥讚道。您看葉少爺作事。不但豪爽。又且心細。但看他脚步伶俐法。他的武功本領。定然不小。老爺（指顏公）前次來家信。說曾遣人赴重慶地面。敦請甚麼于壯士。像這位葉少爺。真不愧壯士二字。公子還當極力邀他赴成都。才是公子。歎道。咱雖狠願他去。你看他豪爽之概。便如天半朱霞。雲中白鶴。一定是風塵奇士。施恩不望報的脚色。他豈肯趁這當兒。隨赴官衙呢。只好日後有緣。再爲報德了。（微逗下文）正說着。只見倩霞領了兩個驢馱。吆吆喝喝的。趲來。兩個驢夫。甚是朴實。便七手八脚的載好行裝。這時公子止不住携了倩霞的手兒。滿面感激之色。再伸前請。倩霞笑道。公子不必如此。快赴成都。以慰令尊之意吧。因向驢夫道。你兩個一路小心服事。驢夫道。你老擎好吧。俺的賣買。不會錯的。倩霞向公子拱手道。公子前途保重。俺還須折向重慶。

去說罷。竟奔回途。眨眨眼影兒不見。望得個公子連連讚歎。方知他特爲救自己。一路追隨。繞了三兩天的迂道兒。不題公子將葉青雲三字牢記心頭。且赴成都。並暫接下倩霞。直赴重慶。如今且說于益。自保護于楊兩家。移居青螺峪之後。或在本村料理鄉團。或入山省視兩家。又有張起在山中護持一切。倒也十分平安。于益閒時節。除了逍遙漫遊。便是玩索道書。雖然憚三娘等雄據重慶。鬧得一塌糊塗。却久聞于益不是好惹的脚色。不但禁止部下前去騷擾。並且想說動于益入教相助。便兩次遣舌辨之士。費了重禮厚幣。到騰蛟村。苦苦勸說。于益暗想。若公然拒絕。難免他老羞成怒。前來胡鬧。雖自揣怕不着他。未免驚嚇兩家的家小。沉吟一回。便對來使道。如今貴教中儘有能人。諒一時也不缺在下。俺近來正作丹籙的工夫。一俟火候成熟後。憚頭領若有用在下處。俺再趨候。磨下未遲。那憚三娘信以爲實。又搭着

教務忙碌。也便此事暫置。不想過得些時。顏公到任。先自輕騎減從。直入王三槐賊寨。宣諭朝廷德意。後昂然竟行。便合那劉青天。籌措辦賊。動合機宜。官聲大著。這時于益道心堅定。一切事看得雪淡。也便不以爲意。一日于益方在門首閒踱。只見一騎駿馬。上面坐着藍頂大翎的軍官跑來。一見于益。便下馬拱手道。此間有位曾經平苗的于益于老爺。在那裏住哇。于益略一沉吟。便笑道。尊官尋他何事呢。軍官道。俺是總督標下的差官。奉俺總督大人之命。持有手函。來請于老爺出山辦賊。于益笑道。此事也詫異。諒一個山野閒人。怎便驚動總督大人呢。軍官道。足下不知。皆因劉青天。合于老爺素來認識。所以向總督面前荐賢。他住在那裏。便請指示。于益心下一怙懔。便撫掌道。巧的狠。此間便是于爺舍下。俺正來訪他。待我與你先傳報一聲。何如。說着。轉身趲入。這裏軍官欣然呆候。少時一個僕人出來道。尊客來得不

巧俺家主人。久出遠遊。俟他回時。再去叩謁大人吧。那軍官沒奈何。只得置下顏大人的手書。悵然而去。原來于益鬼混避進去。却命僕人如此說法。從此于益越法的縱遊山水。恐當途再來物色。又因村中合山中。都甚是平安。也便不以教匪等爲意。那知天下事。偏出意料之外。不想那個被于益責逐的苟由仁。竟瞅個冷子。滋起事來。古語云。蜂蠆有毒。眞眞不錯。原來苟由仁。自被于益責逐後。不多幾日。便鬼混入教匪中。又招了一千無賴舊侶。爲虎作倀。有暇時。仍赴青螺嶼一帶打獵頑耍。雖知得于楊兩家。都赴山中。他在教中却掠得意。銀錢趁手。也沒暇十分注意。不想過了些日。教勢日盛。那憚三娘爲要買人心計。忽然禁止劫掠。違者斫頭。這一來。苟由仁財源既斷。依然是個窮光蛋。沒奈何。約了舊日的神偷妙手。幹些小勾當。然而這偷偷摸摸的油水。能有幾何。大家晤面。只好彼此吵窮。一日。這干寶貝。又聚在一

處。你弄兩壺苦酒。我弄兩塊狗肉。彼此間將酒破悶。都渴得惺惺着眼。各陳苦趣。說到勁頭兒上。一人憤然道。咱作這教徒。倒弄的頭緊脚緊。便如多年的婆婆。從新作媳婦。依我看。大家出了鳥教。吃舊鍋兒粥。倒落個無拘無束。一人笑道。不是教門不好。是咱這裏這個浪婆娘。（指暉三娘。）胡作做罷了。自己浪夠咧。却約束別人。顯他是好人。你看在王三槐部下的人們。那一個不是橫搶橫奪。頂蓋肥呀。咱是時氣不濟。沒機會到王三槐那裏。只好等雁似的。等那浪婆娘湊點口水。（指卒餉也。）是一輩子解不了窮的。又有一人大笑道。喂。老哥。你要解窮。投奔王三槐。也容易。說着。用兩指交疊道。他就好這個營生。你只須將你婆子。扎括得花鶉鶉似的。送與他。就成功咧。巧咧。挈帶着俺們。都會得意哩。那人正色道。你也別說。咱若有美色女子。獻給三槐。一定得意。可惜房下的模樣兒。比豬八戒他二姨。強不了許多。這却沒

法兒咧。大家聽了。不由大笑。由仁却登時心中一動。便道。衆位。這話作準麼。美色女子。俺倒穩穩的有。並且一串兒就是三個。可就是拾他到手。有些費手脚。他三個。便如三顆靈芝草。有兩支大老虎看守。衆位若辦此事。須候機會。還須聽俺佈置一切。咱拾了他三個。便由青螺峪山後。仙姑廟僻港所在。上船。人不知。鬼不覺。竟奔秘魔山。去獻活寶。你道好麼。於是向衆人如此這般。一說原由。並他的計策。衆人喜道。好雖是好。只是青螺峪山口。不易進去。若驚動山衆。事兒便糟咧。由仁笑道。好笨貨。誰叫你們去闖山口哇。咱就從後山險道。蚰蜒坡。作手脚。那條秘道。除了我。誰也不知。慣教他們丟了三個媳婦。還不知怎生丟的哩。可有一樣。那支大蟲（指張起）大家却須當心。俟俺去探準他。每夜裏。何處上宿。咱就預備一切。可以相機動手。如今却又正是機會。昨天俺聽得那一支大蟲（指于益）又去遊逛山水哩。衆人喜

道。妙。妙。俺們先去準備船支。並鬪香軟兜之類。單等你招呼吧。於是商量停當。匆匆各散。過了兩天。由仁在見娘村。探準底細。便招集了大家。分頭作事。下午時分。大家跟由仁。蹻到青螺峪山後。抬頭一望。但見林莽遮天。直然似沒有道路。由仁道。咱的軟兜兒。便置在此。鑽那兩道山洞。須背負他們出來。哩。於是穿林撥草。即便率衆前進。說也奇怪。分明似沒有道路。那由仁左轉右轉。偏能一路無阻。須臾。穿過兩個山洞。裏面漆黑。略辨道路。衆人道。怪不得。苟大哥叫預備火燎。原來爲夜裏用的。苟由仁低着頭。也不言語。及至過得蚰蜒坡。業已日光將落。早望見見娘村的後身兒。由仁等各就叢莽隱僻處。蹲伏下。只等入夜行事。不一時。村柝敲起。星光動野。約摸有二鼓以後。由仁方要先去探探動靜。忽的一支野狗跑將來。不容分說。向由仁左腿上。便是一口。衆人忙趕去打狗。那由仁急忙搖手之間。那野狗大嘍大叫。這一來。

不打緊。村犬齊出。聲如潮湧。由仁率衆人。忙另伏他處。便聞村中。警鑼大鳴。卽有一隊村丁。執械列炬。就狗咬處。逡巡一週。方才回村。由仁等屏息多時。遙聽得村人都靜。方慢慢蹭將出來。聽聽村柝。業已三鼓大後。由仁道。時光不早咧。咱總是趕着夜裏上船才好哩。於是領大家直奔那李媽媽家的後牆。這時除由仁之外。還有四個無賴。也有些狗兒刨的本領。便跟由仁。颺颺跳進牆裏面。却是一層大場院。但見由仁。直奔靠西的房兒。大家跟去。就聽孔一張。裏面却鼻息如雷。睡着個彪形大漢。壁上掛着單刀。還有條生鐵棍。倚在榻頭。衆人悄問。這是那個。由仁連忙搖手。便從懷中掏出悶香盒兒。塞向聽孔。扭動機關。便聽裏面大漢。呵噫一聲。由仁揣起香盒。低語道。如今一半兒成功咧。這烏大漢。便是有名的飛腿張起哩。且待俺跳入內院。開了這院角門兒。以便行事。衆無賴道。這後院的後門。也先開了。越法便當。於是

兩下裏分頭行事。由仁果然施展他神偷本領。輕輕一聳身。由角門牆上躍入裏面。一逕的輕啓角門。四無賴悄然蹙入。由仁暗囑小心。大家便貓兒似跟由仁撲向正房。剛轉過來道。便聞正房西間內。拍的聲。棋子一響。接着有嬌脆脆聲音道。大嫂嫂。俺學下棋。你也不讓俺兩步。大家聽了。悄悄向牕縫一張。只喜得心頭亂跳。正是。

劫嬌未遂進身計。

窺艷先覘仕女圖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鄭氏夜奔蚰蜒坡

倩霞大鬧仙姑廟

且說衆賊向室內一張。只見靠東壁櫺兒前。對坐着兩個美婦。正在著棋。靠榻頭立定一個美婦。眉目之間。另有一派英斌之色。正雙揚玉臂。伸了個懶腰。却笑道。于嫂嫂是神仙（指于益）娘子。下起棋來。該有些仙著兒。如何

倒被俺阿嫂將煞咧。那美婦笑道：「妥妹妹，你別笑俺。俺合着嫂嫂高手棋，厮併了一晚上，就不容易哩。妥妹妹，你困倦了，怎不先睡呢？立着的美婦笑道：「你不曉得。今晚俺婆母向村北頭周姆家門牌去咧。他老人家若輸了錢，是不叫人散的。不定多早晚才回。俺如何先睡呢？」正說着，忽然雲鬢低垂，呵噫一聲，香軀一挫，順榻便溜。坐的兩美婦趕忙來扶，並笑道：「你困了，先去睡吧。」一語未盡，兩人一對兒軟臥於地。原來由仁早又施展薰香咧。於是衆賊推門而入，三個賊蹲在地下。由仁等將三美婦一一服事到三賊背上，便前後擁護了，直出內院，趲出後院大門。由仁又恐張起或者醒來，便從賊袋中摸出一把雙簧緊鎖，將他房門鎖牢。然後趕上衆賊，當頭引路。這且慢表。且說這晚上，鄭氏在村北頭周姆家門牌說起來，也真撒扭鬧了一晚上。也沒開湖（贏也）鄭氏輸得粗頸子紅臉，越輸越不許散。直至三鼓後方罷。周

姆姆準備夜酒。款待湖友。鄭氏將酒煞氣。渴得也着眼。聽大家講說近來教匪們。慣用邪術。夜攝婦女。其中有個快嘴婆子。外號兒血湖溜。（俗謂有一尺說一丈之意。）便說道。你也別說。像咱們這千老棺材瓢子。自然怕不着他。像那家中有俊閨女媳婦的。真須小心點。昨天他們傳說。西莊裏老李家的媳婦子。半夜三更。光溜溜的。被一個小夥子。背將出來。虧得他婆覺察。咧你說呀。人急了。甚麼法兒。也會想出來。他婆婆恰好月經到咧。便從腿衩裏。掏出那宗法寶。向那小夥子。當頭一下。那小夥子。撲地便倒。仔細一看。却是一個紙人兒哩。鄭氏扭頭道。俺就不信。自是你胡拉八扯罷了。照你說來。大家腿衩內。都須夾着那宗法寶。方才妥當麼。衆婦聽了。不由大笑。便紛紛告辭。惟有鄭氏。是獨行沒伴。周姆姆笑道。楊二嬸小心點兒。別教小夥子背了去。鄭氏笑道。我老人家。吃了幾杯酒。是天不怕。地不怕。等俺捉住甚麼小夥子。

你瞧瞧。於是一溜歪刺。便奔歸路。一路科渾。都爲追逐。由仁等作地步。如此乃不鶻。突然寫來無迹。方去北村口不遠。忽見斜刺裏叢樹小道上。刷的兩條黑影兒一閃。接着便有三個黑魃魃的人兒。似乎是各背一人。舉步如飛。向村外僻道上便跑。鄭氏暗詫道。怪呀。真是夜不說邪。難道真有教匪們。夜裏背人麼。俺且看他。跑向那裏。當時他借着酒力壯膽。便不管好歹。撒脚便趕。無奈前面黑影兒跑的飛快。那知鄭氏偏有個擰性兒。非看看紙人兒不可。且喜他兩支大脚穿的軟底鞋。雖緊趁在後。前面人並不覺得。須臾離村里把地。前面黑影等忽然站住。輕輕一拍手。又由叢草中鑽出三四個黑影。只是淡月之下。望不分明。便聞最前面那黑影道。如今媳婦子都到手咧。快上軟兜吧。鄭氏一驚。險些鬧個後坐兒。暗道。好奇怪。紙人還會說話。又有甚麼軟兜兒。怙愾之間。早見後來的三個黑影。各抖一物。接背了背上的。

人。一行人匆匆舉步。鄭氏有酒仗胆。並好奇心起。依然隨後緊跟。一路上穿林撥草。踐歷沙礫。扎得脚板生痛。不多時。已蹶赴岫巒坡。那路徑。越法崎嶇。約摸蹶過四五里遠近。夜風一吹。鄭氏忽然酒醒。舉目一望。亂山雜沓。怪鳥夜啼。這一來。不打緊。嚇得鄭氏。腿子直抖。暗道。我這不是撒楞恁麼。知他們是人是鬼。便跟了他亂趕。正要強勉轉步。只見一千黑影。在一個砢砢洞口前。略一逡巡。兀的火燎齊燃。亮火射處。登時將鄭氏嚇栽一交。想要大喊。竟驚得發不出聲。此時不暇他計。便拚命跳起來。跟一千人進洞便趕。原來他望見軟兜上。是三個媳婦。並且就是若芬。妥姑。合施娘子。當時鄭氏。這一人入洞。這個苦頭。就大咧。因爲人家跑的飛快。火亮餘光。射到後面。如何能照徑分明。更兼洞中曲曲折折。濕泥老苔。十分滑脚。兩旁並頭頂上。懸石紛垂。鋒積峻嶒。撞一下子。登時皮破血出。那鄭氏又急又慌。狠命的亂撲亂趕。跌

跌滾滾。左砢右撞。既至出得洞口。業已鬧得披頭散髮。臉上是長血直流。百忙中。摔脫一支鞋子。鄭氏也不理他。抬頭一望。業已東方發白。鷄聲喔喔。鄭氏這時。倒覺胆兒略壯。因爲天光大亮。那一千人。還依然奔走。便料得不是甚麼紙人。然而他却不敢聲喊。逡巡之間。又跟人家。蹇入一處山洞。這洞中。越法難走。低矮處。便須僂身。槪屁股。鄭氏一不小心。方豪起屁股。哧一聲。已被石鋒。劃破褲子。他掙扎之間。業已穿得好體面的屁股簾兒咧。這當兒。慢說褲破。便是肉破。他也不覺得。便這等滾滾爬爬。又出得這處洞口。這鄭氏的小模樣兒。也委實夠瞧的咧。這時天光。早已紅日東升。鄭氏從里把地外。望見若芬等。被軟兜兜了飛跑。不由心胆俱裂。方覘得一千人。從斜刺裏窄徑上。要偏東走。鄭氏心下著急。唵一聲。眼前烏黑。可巧一個三尖子石塊。又嵌入他光板脚縫裏。饒你有潑天本領。也扎掙不得咧。於是一交栽倒。當卽

略爲暈去。及至醒來爬起。忙望那一干人。早已影兒不見。鄭氏大駭。便瘋虎似的奔那斜刺裏的窄徑。正在健步如馳。只聽身旁短林中有人喚道。媽媽慢走。小可借問一聲。這裏是赴青螺峪的山後便道麼。（醫何人斯）鄭氏一望。却是個俊秀少年。遍體行裝。負裝佩劍。業已笑吟吟。趕到跟前。一見鄭氏模樣兒。只管微微含笑。鄭氏那裏有好氣。便喝道。你且閃開。俺有天大的事。丟了人咧。少年笑道。媽媽備大年紀。如何還會丟人。（絕倒）那個欺負你老人家。小可與你去出氣如何。真個的問個路兒。你就不說。鄭氏道。扯淡。俺是追人去哩。說着一撥少年。自己一轉身。不想露出一大塊白亮亮的屁股。（笑煞人。作者每寫鄭氏。必饒奇趣。猶之水滸傳中之李鐵牛也。）少年大笑。便趕上一把拖住。道。無怪你說丟人。你真個光屁股跑麼。你追甚麼人。快些說來。待俺同你去。鄭氏大怒。極力亂掙。無奈掙不脫。便喘吁吁道。好麼。

你這人。準是合賊人一黨。故意的攔住我。等我追不上人。再說。須知俺騰蛟村楊家。也不是好惹的。少年驚問道。那麼楊遇春。是你甚麼人。鄭氏一面掙一面道。是俺姪兒。少年大驚。釋手道。原來是楊太伯母。你有甚麼急事。快些說來。俺與你料理去。鄭氏驚急之下。也不暇問少年是何人。便顛三倒四。價略述原委。少年大驚道。竟有這等事。你老可看準賊人的去向麼。鄭氏忙向斜刺裏偏東道上一指。少年道。如此。咱快去。於是脫下所負行裝。丟入道旁草間。不容分說。背起鄭氏。便奔那道。鄭氏但見道旁樹木。成排價迎面奔來。倏的便過。（寫飛行入妙。）不多時。望見苟由仁等。已奔到仙姑廟僻港邊。港內有支船兒。艤掉而待。少年道。您看不得殺斫的事。且藏在叢草中。千萬別作聲。待俺先去料理船上的賊徒。絕其逃路。方纔妥當。說罷。將鄭氏安置好。拔出寶劍。身形一晃。一道電光似。鄭氏分明見那條光影。從由仁等身旁飛

過。他們只如不見。只亂着放下。若芬等。大家且不上船。便亂吵道。苟大哥。咱們話須講明。這三個美人。由你去獻王三。愧你如得了好處。忘掉大家。俺們不是白作這件挨雷劈的事麼。由仁道。豈有此理。咱們是有福同享。（未必）有禍同受。（誠然）一條草繩上拴螞蚱。跑不了你。蹀不了我。你道好麼。鄭氏望見若芬等。只急得雙手亂搓。怒氣冲天。忽的把心一橫。方要搶去。只見妥姑。一聲嬌叱。踉身跳起。雙拳一分。便奔由仁。這一來。出其不意。衆賊倒一陣大亂。忽拉一閃。原來妥姑。在軟兜上。早已醒來。情知落人奸計。他本會些尋常手脚。所以這時。竟拚命的發作起來。却是他生手慢脚。那裏濟事。當時由仁。喝一聲。即便交手。妥姑怒極。放出生平本領。三晃兩晃。堪堪不支。正在危急之間。只見由仁。撲地便倒。隨卽有個披頭散髮瘋子一樣的人。吭哧一聲。爬在他背上。一把揪牢。亂啃亂咬。外帶着放聲大哭。兩人頃刻滾作一

團衆賊大呼齊上之間。便見一片劍光。忽的由船上飛到。只著地一旋。已有兩賊頭顱。滾落在地。衆賊一聲喊。方要亂跑。忽的劍光一斂。現出個英風凜凜的少年。手提一顆血淋淋的人頭。向衆賊一拋。道：「那個稍動。卽便殺却。」衆賊一看那顆頭。是他那船上的夥計。於是相顧大驚。都如木雕泥塑。這裏妾姑方失聲驚喚道：「倩霞姊。快來救我。」只見由仁業已被那瘋人。一下子翻在身底下。竟自騎馬式跨將上去。亂咬亂抓。少年趕去。向由仁下身只一劍。那由仁大叫。暈去之間。妾姑也便趕到。仔細一瞧那瘋人。不由驚叫道：「婆母快起來。如今好咧。俺那個倩霞姊。可巧來救咱咧。」這時若芬業已望見倩霞。流淚之餘。又見他一身男裝。真個是莫名其妙。惟有施娘子。仍嚇得抖個不住。又望見鄭氏。還死命的騎在那大漢身上。一面亂顛亂聳。一面罵道：「賊強盜。你不還我媳婦兒。今天是你死我活。忽望見妾姑在旁。便跳起來。抱住大哭。」

於是若芬忙趕來。先一手拖了倩霞。又一手去拖鄭氏。止不住悲喜交集。淚落不止。倩霞便道。且不要亂。待俺料理賊衆。再作區處。正這當兒。只聽背後。喊聲大舉。有許多刀棍影兒。由樹林中轉將出來。倩霞驚道。難道後面還有賊衆。方要提劍搶去。只見當頭一個老頭兒。鬚髮上塵苔狼藉。便如才出土的人兒。手持一根大悶棍。眼張失落的罵罵咧咧。後跟一人。舞刀如飛。隨後是一千村壯。各持刀械。亂闐闐著地捲來。倩霞認得那舞刀的是張起。忙高叫道。張起慢動手。俺在這裏。一聲未盡。那老頭兒。搶到跟前。不容分說。向倩霞舉棍便打。刷刷刷。一連數棍。真箇了個烟塵抖亂。並罵道。好小子。真把人冤苦咧。你搶人媳婦。還不够受麼。怎連個老太婆。指鄭氏。你都撮來呢。倩霞一路躲閃。方要去攔張起。那老兒早又奔向愣住的衆賊。掄棍便打。恰好一賊該晦氣。登時應聲而倒。這時張起。望清少年是倩霞。又驚又喜。便火

雜雜拖轉那老兒道。如今滕家莊的葉姑娘在這裏。料衆賊插翅難逃。且審明他等。再作區處吧。那老兒一望倩霞。只是發怔。書中交代。這老兒便是楊鳥鎗。原來他昨夜睡醒一覺之後。爬起來拾根悶棍。就院外逡巡一回。還不見鄭氏。便賭氣子奔向周姆姆家。敲門一問。方知鄭氏早已翫去。鳥鎗暗恨道。這婆娘。非捶不可。準是沒要夠。又向別家門牌去咧。一路上且想且走。忽見淡月朦朧中。道旁有一物。亮熒熒的。拾起一看。却是妥姑戴的一支垂蓮式的耳環。鳥鎗猛見。越法恨道。這婆子。萬要不得咧。自己門牌。如何還帶着媳婦。又一想妥姑。向來是不出門的。如何耳環落在此間。這麼一想。不由舉步如飛。想看個究竟。莽熊似撞進前門。先到自己室內一瞅。鄭氏依然沒影兒。急跑向內院。只見正房西間內。燈火明亮。却靜悄悄的。門兒是大廡大開。急就牕一覘。連一個人兒也沒得咧。鳥鎗大驚。忙轉向夾道。只見角門

又開。不由驚喊道。嫂嫂且醒醒。莫非媳婦們都在東間內睡麼。李氏驚醒。忙應道。沒得呀。烏鎗大叫道。不好了。三個媳婦都不見咧。李氏娘子方喊得一聲。你怎麼說。烏鎗早已跑向後院。一見後院門。又已大開。他便極力怪叫張起。不想張起。通不答腔。一看那房門。並且倒鎖。烏鎗料事有異。便三腳兩腳。踹開門。從榻上捉住張起。一陣推搡。恰好張起。被薰的香力已過。跳起來道。幹麼呀。於是烏鎗。匆匆一說所見。張起大怒。從牆上摘下單刀。就要拔步。還是烏鎗。有些主意。便登時鳴起警鑼。不多時。村壯齊集。烏鎗略述所見。登時打起火燎。由烏鎗當頭引路。匆匆便趕。先由那拾耳環之處。向北略走。大家亂噪道。向北便通蚰蜒坡。是走不得人的。咱不如分東西兩路去尋吧。正說着。一個少年。忽由道旁拾起一個錢荷包。裏面只裝着兩枚打莊的骰子。烏鎗認得是鄭氏的物件。便道。不須說咧。快向北趕吧。村壯中有識得道徑的。

便同烏鎗當先引路。大家穿過一層洞口。只見烏鎗一聲喊。從地下抓起一物。向懷內便揣。並急道。快走快走。真說不得咧。難道他偌大年紀。還被人剝光了麼（絕倒）大家也不暇理論。直又穿過那處山洞。蹶得不遠。却又在草間。瞧見一件行裝。衆人喊道。從那斜刺裏偏東道兒上。便是奔仙姑廟僻港的路。那裏大半是賊人接手之所哩。於是張起喊一聲。合烏鎗直奔將來。恰遇倩霞橫劍瞭望。所以烏鎗不分皂白。便打將起來。當時烏鎗一下子。恁在那裏。若芬妥姑。連忙趨進。親熱熱一邊一個。拖定倩霞道。倩姑快說怎的。改裝到此。並且巧救俺們。烏鎗見他妯娌。拖住個陌生的少年。越法呆咧。但見少年道。少時再說吧。且先料理賊衆爲是。正說着。恰好由仁大叫醒來。一腿已斷。更跑不得。倩霞提劍趕去。大喝道。你們這干毛賊。起此歹意。意欲何爲。快些說來。俺或可饒你不死。只見由仁微微冷笑。惡狠狠說出一席話來。

正是。

但修舊怨行惡計。

豈料殘生劍下亡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青螺峪聚美小款曲

顏公子訪俠逗姻緣

且說苟由仁。一腿已斷。痛得面目改色。但求速死。當時便冷笑道。俺妙計不成。惟有一死。你這厮不必張致。此事起意定計。都是俺一個人兒哩。於是自報姓名。並怎的懷恨于益。怎的定計。却若芬等。想獻於三槐。怎的入院。施展薰香得手。一切之事。都滔滔說出。聽得個少年。方挫牙關。張起大怒。一刀下去。早已了賬。嚇得怔住的衆賊。一齊跪倒。哀呼乞命。張起還想排頭殺去。却被倩霞止住。道。你等只留四個人來。背軟兜。餘者速去。衆賊沒命的叩頭拜謝。留下四個人。如飛奔到那支船上。七手八脚。踢下那沒頭夥計的死尸。撐

船便走。這裏四賊只得戰抖抖聽候發落。這時烏鎗却望見鄭氏正偎抱着施娘子。坐在地上。還一面指天畫地。山嚷海罵。並數落他追來的原由。說到熱鬧處。便跳起來。一拍屁股道。那會子。俺真想合賊王八口的拚命來。不想雙掌方下。脆脆的肉皮聲響。烏鎗望得分明。方唾道。你也像個人。只見那少年更不客氣。竟跑到鄭氏身後。摸着一塊光屁股道。妥姑姑。快將腰巾來。先給他老人家兜上點吧。山風兒硬吹。一肚子風氣。如何使得。施娘子望見。便忙點起來。解下腰巾。就鄭氏腿衩裏。豎着一兜。胡亂繫牢。這一來。絕像個狼大的月布。烏鎗方望着他渾家模樣兒。難畫難描。只見鄭氏急吼吼的推那少年道。你們小人兒。怎這等不知禮數。俺便八十歲。也是婦道。你怎便趁勢兒摸摸索索。看我一脚踹開你。說着一伸光腳板。烏鎗跳過來道。來吧。我就料是你幹的把細。若非此物引路。巧咧。還尋不着你們哩。於是從懷中掏出

一支鞋子。鄭氏接來。伸脚便穿。道：「這宗事兒。却真虧了你。於是妥姑慙來。附耳數語。鄭氏大喜。莽熊似抱住倩霞。就腮上噉了兩口。道：「呵呀。好一個葉姑娘。俺先謝謝你。」倩霞道：「你且別亂。如今大太伯母（指李氏）不知怎樣著急。咱快回村細談吧。」（描寫鄭氏妙不可言）一句話。提醒烏鎗。便合倩霞。喝令四賊。抖開軟兜。將若芬等。次第背起。只賸個大胖的賊。背了鄭氏。由倩霞張起。夾護兩旁。叱令快走。這次鄭氏。摸到軟厚肉脊梁。可要解解老輩子的乏咧。於是實拍拍向下直壓。壓得個胖賊。直翻白眼。却又不肯稍爲落後。直穿過兩處山洞。到得見娘村頭。業已筋疲力盡。不由呵呀一聲。一交栽倒。只跌得鄭氏。吭哧一聲。一瞧那賊。大汗如澆。業已口吐白沫。於是倩霞。喝令衆賊止步。若芬等。次第都下。衆賊叩頭道：「如今請高抬貴手。放小人等狗命吧。」倩霞喝道：「我告訴你。我就是滕家莊大戰苗疆的葉倩霞姑娘。你們如

不甘心。只管再來胡鬧。說着。一足蹙去。不想颼一聲。甩脫烏靴。登時露出一支尖尖的腳兒。慌得妥姑忙拾起靴兒。與倩霞穿好。村壯們驚視之間。三個賊早爬起來。也顧不得去拾軟兜。就地下攙起胖賊。如飛跑掉。這裏大家一擁進村。方到那李媽門首。早見李氏娘子扶定李媽媽。含淚而待。當時大家不暇述說。便由烏鎗謝遣村壯。合一行人都入去。便由倩霞先述。岔向青螺峪山後之故。原來倩霞急於晤見若芬。自別過顏公子之後。便忙忙直奔騰蛟村。距村不遠。却遇着個牧童兒。向他一問青螺峪的道徑。牧童向一股蜿蜒小道一指。道。由此奔青螺峪的後身。比走前面山口。還近的多哩。倩霞一想。左右于楊兩家。都在山中。何必先赴騰蛟村。多一番週折呢。於是循牧童所指之路。竟奔山後。不想無巧不成書。恰恰的巧遇鄭氏。當時倩霞說罷。並述自己接到若芬書信後。改裝來此。並道途中一切的光景。聽得個鄭氏眼

歡似瞅定倩霞。忽然笑道。怪不得俺媳婦妯娌倆。只將個葉姑娘。掛在嘴頭上。小小人兒。竟有這等本事。俺那會子。還怨你瞅個冷子。摸俺屁股。如今由你性兒。摸俺那裏。都不打緊。咧。李氏娘子。一瞅鄭氏檔袂。不由笑道。二嬸嬸。且合這位葉姑娘。都去扎括扎括。再談吧。一句提醒妥姑。拉了倩霞並鄭氏便走。這裏烏鎗。慰問李氏施娘子數語。便同張起出來。去謝村衆。大家得知倩霞巧救若芬等一節事。無不驚異。且說若芬。見李氏沒嚇壞。心下稍安。便略述倩霞生平。施娘子道。俺聽俺丈夫說過他在苗疆從軍時。許多的功績。李氏凝想道。是咧。給妥姑作媒的。不就是這位姑娘麼。如今咱可別放他走。咧。也好保護咱們。正說着。只聽簾外笑道。誰要放他走。俺娘兒倆。先就不依。俺方纔許了吃白齋的心願。非葉姑娘招了小女婿子。俺一輩子不開齋的。說着。蹶進。却是鄭氏。業已整理得光頭淨臉。隨後是妥姑。携定倩霞。早已雲

鬢霧髻。換了一身女妝。婷婷盈盈。依然是嬌癡女兒。喜得個李氏。連忙跣起。方要檢衽稱謝。倩霞笑道。那會子被賊胡鬧。俺還沒暇叩見太老伯母哩。說罷。徐徐拜倒。慌得李氏。攙扶不迭。道。姑娘倒怎的說。俺還沒拜謝你哩。鄭氏噪道。嫂嫂。你那一份禮。俺捎代着與你叩在這裏吧。說着。向倩霞咕咚跪倒。若芬等一見。唵喇齊跪。慌得倩霞。左右攙扶。亂過一陣。然後大家落坐。倩霞述過膝蒙致意。便從懷中。取出膝蒙致于益之信。交與施娘子。施娘子展讀畢。便歎道。書中詞意。雖承膝爺。期許功業。但他近來。一心好道。他若不又去漫遊。怎的遭此險事呢。倩霞笑道。于叔叔的性氣。俺是知得的。俟俺勸說他。或者就不想合老道打交道咧。（爲下文說于益出平教亂伏線。）大家聽了都笑。於是互相款談。十分歡洽。那鄭氏跣起就走。道。葉姑娘。你別客氣。就合俺住一屋吧。妥姑忙道。娘不要忙。俺已命人收拾前廳。隔壁西跨院去咧。

那裏寬綽清淨。方便得狠。鄭氏道。如此俺看他們收拾去。須臾早飯。大家陪倩霞用過。李氏忽覺疲倦。若芬等便邀倩霞到西間內。暢叙契闊。下午大後。那岑媽在騰蛟村。聞得警信。即便跑來。慰問一切。原來岑媽媽一向在村。與楊宅兩家。照應一切。當時施娘子。詢知于益還沒轉來。十分悶悶。過得兩天。不想李氏娘子。因吃了驚恐。夜冒風寒。忽然一頭病倒。十分沉重。睡夢中驚驚聳聳。只是呼喚遇春兄弟。這時于益。即便轉來。及見倩霞。得知苟山仁一段事。便道。近來教匪們。越法披猖。俺料那顏大人。還許放俺不過。因此俺時時出遊。以避其攪。如今倩霞來得正好。刻下村中。安如太山。俺更可縱遊山水。辦俺的大事咧。倩霞笑道。甚麼大事。倒招得俺于嬌嬌（指施娘子）終日怙懣。就怕你白日飛昇。拋下他哩。你看教亂日甚。將來皇上。想起咱們平苗的一班人。只怕不容你逍遙自在哩。于益笑道。匹夫不可奪志。慢說是皇

帝不能強俺。便是三頭六臂的人出來。也強俺不得。倩霞笑道。你也別將話說滿了哇。天下事那裏料得。大家談笑一回。于益道。如今楊伯母。思子甚切。卽當遣張起入京報知。便是遇春兄職務羈絆。不能便來。逢春兄來。也可少慰伯母哩。大家點頭稱是。便忙忙令張起北上。所以張起到京。正是額公起用。遇春等準備從征的當兒。以上所叙。便是張起來京之故。（總束一筆。以醒眉目。）當時逢春合林樾聽畢。卽便罷酒。逢春只焦燥得摩肚皮。林樾笑道。凡事有前定。俺沒說這次出征。你不準就去麼。正說着。遇春慙回。望着逢春揮汗道。你看這事怎處。如今額公出征在卽。俺旣蒙恩派爲參贊。勢當隨行。但是母病又甚。更當急去省視。逢春脫口道。大哥不必着急。方才張起細說伯母病狀。並非甚重。不過是思念你我。俺便隨張起。先去省視。隨後再從征如何。因顧林樾道。這倒應了林兄的話咧。俺不準就能從征哩。於是林樾

大笑。遇春沉思半晌。也只得如此辦法。逢春却笑道。林兄真有個鬼八卦門兒。你能曉得額公方才所談的軍事計畫。俺才服你哩。林樾笑道。這有何難。額公用兵大意。就是先扼湖北。截斷他川陝的聯絡。然後再相機用兵。首清湖北。次肅四川。最後方收拾陝局。因屈指道。自教匪亂起。而今已六個年頭。合成九數。便是妖匪殲滅之期。不出三年。公等功業。便大就哩。（就林樾口中。叙出額公平教匪之大關鍵。簡淨之至。）遇春駭然道。額公所談計畫。誠如兒語。因爲四川有顏敏政。合劉清。尙可支撐危局。陝西高天德。既比他匪較善。且喜楊芳。還能助陝撫料理一切。惟有湖北陳紅英。最爲驍悍難制。所以額公想先提大軍。控扼那裏。並且近來陳紅英。雄據襄陽。手下各教目。分據險阨。他已僭稱甚麼聖蓮女帝。宮室服用。業已僭擬無度。便是他的教下。悍目等。都加以種種僞封號。他猖獗如此。只怕三年光景。未必能平吧。林樾

笑道。此輩亦乘氣數劫運。時至自滅。不須慮得。二人談至夜分。方睡。次日逢春合張起。匆匆就道。直奔家鄉。這裏遇春一面飛函。報知滕芳。滕芳並楊芳等。一面整理一切。邀同梁國安。隨額公出征。一切繁文。暫且慢表。且說逢春一路上緊趕慢趕。不日抵家。大家晤面。各談些兩下情形。自然歡喜非常。李氏娘子。欣喜之下。也便病愈。逢春便噪道。伯母這場病。簡直的合俺過不去。不然俺合大哥。都去殺賊。何等快活。因顧于益。並倩霞道。咱們過兩天。快赴大軍去。于益笑道。你別拉俺。這次俺可不奉陪咧。逢春笑道。俺知你會却顏敏政招致之意。自鳴得意。等有機會。俺偏拉你出去。單教你作不成老道。別人不用提。于嫂嫂先須念俺的好處哩。倩霞拍掌道。妙妙。俺也算一份兒。咱偏想一百個法兒。將于叔叔撮弄出去。衆人聽了。都各大笑。轉眼間。過得個把月。逢春只盼遇春來信。以便奔赴額公大營。于益也不理他。越法的談。

玄講道。那倩霞更閒暇無事。或從于楊講些武功。或從若芬等說說笑笑。一日鄭氏同若芬等都在西跨院中間談。恰值午飯。便開在倩霞屋內共食。那鄭氏果然一口白齋。就那麼硬吃淡飯。大家見他淡的難過。施娘子便笑道。咱只祝告着葉姑娘早晚定姻。二孀孀就心愿都畢咧。倩霞笑道。那麼他老人家就吃一輩子白齋吧。妥姑笑道。這是甚麼話呢。倩霞道。俺早思之爛熟咧。俺一個人兒。何等的擺脫一切。俺爲甚落世俗圈套。去定姻呢。鄭氏道。可了不得。誰家姑娘家。許說這等話呀。當初周公老爺子。最通人情。不過所以才定下婚嫁大禮。俺不曉得別的。俺就曉得兩口子。熟火礮似的。你靠着。我靠着。你和美美。過一輩子。比甚麼都強。你當是一時半晌麼。天長日久。孤另另的。只鑽自己的被窩兒。你當是頑的麼。便是俺偌大年紀。偶然隔些日。不見俺那口子。還覺着沒着沒落似的哩。說着一顰若芬等道。像你們年

輕人兒。還用提麼。（鄭氏開口便妙。本書中特色也。）施娘子笑道：「你老人家別說咧。虧得此間沒有外人。甚麼意思呢。」鄭氏正色道：「怕甚麼呀。俺說的實話。孤陰不生。獨陽不長。這不是眼前道理麼。是個母。就須配公哩。不然。老天爺爲甚麼用那樣巧妙手段。把男女的凸兒凹兒。製造的合合式式呢。說着伸眉展眼。彷彿沒事人一般。（妙妙。）這一來。招得施娘子笑不可仰。便是若芬合妥姑。也忍不住櫻唇齊綻。正這當兒。只聽院中有人嚷道：「娘吵甚麼合式呀。俺一逕悶在家裏。怎還合式呢。說着闖進一人。正是逢春。背後還跟着個搖搖擺擺的于益。鄭氏方又要張口。早被施娘子一把掩住。妥姑紅着臉兒。去拉倩霞道：「都是你。都是你。（傳神之筆。）倩霞百忙中。想尋事隔斷鄭氏的胡噪。便笑道：「于叔叔等來的正好。俺今有一册古怪書。是俺父親賜與俺的。大家看看。誰能認得那字兒。俺便服他。妥姑趁勢也打岔道：「你

只有服的人。就好辦咧。（如此楔出下文識奇字聯姻。如此微逗妥姑任撮合。不惟筆墨都化。並且迴映前文倩霞之撮合妥姑。文心玲瓏之至。）於是倩霞尋出那古錦囊。取出那冊說劍尋源。大家齊看那字。都各搔首。逢春道。俺是不成功。于兄多讀道書。想還認得。這時于益只管沉吟。倩霞以爲他能認奇字。烏漆漆兩眼。只管釘住他。却見于益道。尊公賜你此書。可有甚囑咐麼。倩霞道。俺父親只說了兩句沒要緊。叫俺好好收藏。又是甚麼將來緣法。都在此書。俺想這字兒。誰都不認得。是沒得人緣的咧。可惜此書畫載劍術之秘。大睜着眼。不認得字。也是恨事哩。于益一聽。索性合了眼。只管沉吟。並嘟噥道。緣法緣法。（已略曉一清之意。）逢春望得不耐煩。猛嚷道。你認得那字麼。于益張目道。俺那裏認得。逢春唾道。俺見你只作嘴臉。只當你認得哩。大家聽了。都各一笑。於是倩霞收起書來。便隨手掛在壁上。恰好那正院

中有村客來訪于楊。兩人起出接待。過送客去了。逢春道：「這兩日悶得狠，且向村頭望望吧。」說着，合于益步向村頭。正在徘徊舒眺，只見兩騎馬從大道上徐行。轆來前一騎，是個老僕。後一騎，是個翩翩公子。意態溫雅，衣冠整潔。滿面上書氣，盎然用鞭一指村中道：「老夥兒，咱就在此下馬吧。」于益方暗想：「這少年骨相不俗，只見那老僕合少年一齊下馬，一逕的逕近村頭。那老僕向逢春恭敬敬一點道：「借問一聲，此村中有位于益老爺住在那裏？」于益方道：「他（句）逢春向于益一指道：「這位就是于老爺，你尋他作甚？」老僕一聽，方笑逐顏開。那少年早拱手趨上道：「原來足下就是于君，小子顏慕曾奉家父之命，前來叩謁，並有要言相商，且請到府面陳。」于益一面還禮，一面暗道：「這一下子，可壞咧，他定要纏賬不清哩。」原來于益等聽倩霞說過顏公子，並且顏大人曾遣人請過他，所以料得顏公子忽然過訪，定是顏大人

放他不過。當時于益沒法兒。只得合逢春引路。一逕。逕回。就正院中。客廳。落坐。賓主寒溫。吧。款談數語。顏公子久知遇春等的大名。對逢春十分起敬。須臾。僕人獻過茶。那老僕全祥。安置了行李馬匹。也便。逕進。伺候。便由公子。向于益。一說來意。果然。一如于益所料。顏敏政。這次。更是。竭誠。敦請。所以。特命公子。將意。就如。自己。親到。一般。並命。公子。專候。于益。應允。不然。不許。轉回。那公子。殷殷。致詞。好不。懇切。鬧得。于益。只管。搔首。惟有。暗恨。逢春。嘴快。便笑道。公子。不須。如此。于益。本一。山野。鄙夫。並且。踈散。性成。實係。不能。應命。公子。不棄。只管。在此。盤桓。將來。由鄙。人作。書。叩謝。大人。提拔。之意。便了。那公子。如何肯聽。當時。敦請。再三。于益。只笑。而搖首。逢春。燥得。不耐。煩。便道。于兄。你就。去一下子。算得。甚事。你多。早晚。殺賊。盡興。再回來。誤不了。你當。老道。不結了。麼。于益。聽了。還是。微笑。逢春。賭氣。子。逕出。客廳。略一。逕巡。向西。院中。便跑。恰好。

倩霞掀簾慙出。逢春不容分說。拖住便走。道：「霞姑快瞧瞧去。你救的那個顏公子，恭恭敬敬的尋將來。定要叩謝你這位大恩人。這句話不打緊。鄭氏合安姑等人一齊都出。鄭氏便噪道：『真也是呀。救命大恩。他是應當叩謝的。』咱且瞧瞧這顏公子的小模樣兒。再說。」倩霞笑道：「你聽俺二叔胡說哩。」顏公子他如何曉得俺在這裏。俺如今已非男裝對廝面。他也不認得俺。逢春道：「你不信便罷。他雖不知你在這裏。他却真個猴在正院客廳中。正合你于叔叔纏個不清哩。」因將顏公子敦請于益之事一說。大家聽了。都各驚異。倩霞眼珠一轉。忙道：「別的閒事俺不管。二叔你們如向顏公子提俺一個字兒。俺馬上就離此地。只叫他合于叔歪廝纏去罷。」哈哈。俺看于叔叔。這次是怎麼辦。逢春笑道：「施恩不望報。正該如此。俺爲甚向他說你呢。」（夫婦未成。顏公子早已占了許多他字。一笑。）却有一件。霞姑從此須藏得嚴實實的。顏公子

不定幾時才去。你若被他張見。一定又是個小麻犯咧。倩霞頓兒一梗道。那也沒甚麼麻犯的。不過受他個頭兒罷了。（一語雋永。耐人十日思。一笑。）於是逢春轉步。隨後悄悄跟了一大羣人。就客廳廳外。悄悄一覘。果見顏公子。正合于益娓娓而談。真個生的珠圓玉潤。風神濯濯。大家見了。都望倩霞抿嘴兒笑。（得神。）於是一同轉步。鄭氏方跨進西院。便噪道。好個俊公子哥兒。俺看他眉兒眼兒。就是太覺斯文些。不然他那俊樣法。倒合倩姑娘。像一對兒。妥姑忙一拉鄭氏。逢春却嘻開口憨笑。（清機徐引。）倩霞也沒理會。少時。于益也笑吟吟。暫將來。望了倩霞。只是笑。倩霞道。于叔叔。你仔細。你若向顏公子說出俺來。俺是不依的。于益笑道。人家口裏談起葉青雲來。只管感念不置。于你甚事。大家聽了。不由都笑。從此顏公子一住十餘日。堅意敦請。于益那裏肯應。只一味價殷殷款待。悶得個公子垂頭搭腦。那知暗含

着更悶壞個活跳跳的葉倩霞。原來他因西跨院密邇客廳。惟恐顏公子張見他。只好由後邊角門。蹚入正院。合安姑等終日厮混。又搭着顏公子。真個不去。于益又真個不應允。這其間。倒急壞了他。便合逢春。力勸于益出山。那于益。却依然將頭亂搖。一日顏公子早飯後。悶坐良久。在空庭散步一回。只見一個花白狸奴。由西跨院跑出來。望着公子。前躡後跳。十分有趣。公子信步去捉他。逡巡之間。已入角門。抬頭一望。不由心懷大暢。正是。

秘笈未曾覘鳳篆。良緣引到賴獼奴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識奇字公子結良緣

據囊陽紅英稱女帝

且說公子一望滿院中。花木清幽。十分寬廠。地平如砥。靠牆根。還有小小兵器架兒。正室三楹。簾影深垂。東間兒茜牕綽約。有微微篆煙。從簾隙氤氳而

出靜悄悄不聞人聲。公子暗想道。這所在如此幽雅。定是于益習靜參道之所。可奈他不肯出山。這便怎處。沉吟間。步入正室。向東間兒。一掀軟簾。便有一股微妙幽香。撲人鼻孔。只見室內。几榻整潔。並有鏡奩妝奩等類。靠北是一張美人榻。羅帳高揭。上置錦衾角枕。榻幃深垂。下接踏櫪。東壁長案前。堆兩本書籍。還有支古錦囊。掛在壁上。壁上掛一幅莊子說劍圖。畫着五個劍士。嗔目按劍。短後之衣。生氣勃然。另有一具紅泥長囊。也掛在壁上。似乎是囊琴。却又扁而且細。顏公子爲人。耽酣典籍。凡百物事。都不大留心。何況陳設等物。當時公子。只覺這室兒。甚是雅潔。便隨意坐在案前。揭閱那本書。却是一本缺篇少幅的聶隱娘傳。並一本少頭沒尾的會真記。妙妙。公子拈起聶隱娘傳。略爲繙閱。暗笑道。文人狡獪弄筆。便幻出這等女兒。世界上那裏有如此奇女。將書置下。不由想起敦請于益的心事。一陣陣思煩倦。超

趨就榻上將身臥倒。方一着角枕。只覺另有一股脂香髮氣。甜甘甘的好不令人神魂舒暢。正在迷離之間。（好夢未圓。先獨自享受半霎春夢。一笑。）忽覺有人輕喚道。公子醒醒。怎長天大日的困倦起來。公子睜眼一望。却是于益。手內折疊着一卷道書。道。俺尋公子。問兩個奇字。不想你却在這裏。公子連忙跣起。道。此間想是足下習靜之所。俺冒昧高臥。得罪得罪。于益隨口唯唯。兩人就案前落坐。公子指示畢書上奇字。于益讚道。公子端的博學。忽一沉吟。取下壁上錦囊。抽出一冊書。道。俺今日斗胆。試試公子奇才。此書字迹。委實奇怪。便請指示如何。公子一看書面。題着說劍尋源四字。因笑道。這定是足下所藏的劍術秘笈了。于益道。俺如何有此寶書。這便是此室主人的哩。公子聽了。也沒在意。便將那書。反覆細玩。拍案驚歎道。此等劍術秘笈。曠世難逢。用此奇字。想是著書人慎重真傳之意。可惜小子。不諳武功。只能

認識此字。講解書中之義罷了。藏此書之人。定然非凡。說着。揭到書末尾。忽見有一行細字道。書付倩霞兒永寶之一清識。公子沉吟道。這倩霞。便是藏書之人。怎的却好似女郎名字。于益大笑道。不必管他。不但此書是他的。便是此室。也是他所居。公子既識此字。他必然恭敬請教。你且少待。俟俺尋他去。說着。含笑跑去。這裏公子。一面手執那書。細玩詞意。一面就榻前。來回大踱。忽然袍風一漾。漾起榻幃一角。只見榻下脚橈上。尖瘦瘦放着一雙褪舊女鞋兒。看官須知。這若在紈袴公子頂體面了。也須瞅兩眼。怙憊一下子。顏公子。却不理會。依然順勢。向榻歪倒。只管細看那書不題。且說于益。趨向正院。恰值倩霞在李氏娘子室。合若芬施娘子。大家閒談。這室內。只有逢春夫婦。于益悄笑道。逢老弟。今有件事。合你夫婦商量。當初你夫婦撮合。都虧倩霞。如今倩霞有絕好的一門良緣。咱大家與他成就起來。豈不甚妙。因將顏

公子能識奇字之事一說。逢春悄悄笑道。妙妙。這事兒容易得狠。咱就此撮合起來吧。妥姑微笑道。你且慢吵。別將事看易了。倩姑對我無話不談。他是立志不嫁的。如今妙在有顏公子能識奇字的機會。只須令顏公子盤馬彎弓。別輕易放箭。倩姑爲學劍術起見。便不容他不變素志。俺再竭力勸說。或可事成八九哩。于益笑道。妙妙。俺也是如此落想。待俺先瞧瞧顏公子去。於是從新暫回。就牕外喚道。公子少待。書主人就來。但是此人性兒高傲。輕易不求人。如今他求你講解奇字。你却須端足架兒。拿定筋節。折服他的傲氣。萬一你有意思求他些事兒。（絕倒）便大可有挾而求了。公子唯唯之間。方在不解其意。牕外于益又已暫向正院。方一脚踏入。便聽得逢春憨笑道。倩姑你只吵。施恩不望報。這次俺看你去見顏公子不哩。倩霞笑道。俺若知他能識奇字。早就去求他咧。還等到這時。大約着不須俺求他講解。他想起

俺救他一場。難道還能拿調腔麼。又聽得妥姑格格的笑道。那也難說。你只須不負他講解之功。他一定樂得的。沒日沒夜教你這個得意門生哩。（絕倒。）于益聽了。就知逢春夫婦。已向倩霞說明原委。暗含着打趣他。便一聲不哼。沒事人似的。蹓進去。這時倩霞正背着臉兒。向妥姑笑道。也沒見這顏公子。怎悄沒聲的。就鑽到俺室內去咧。虧得俺的鞋腳兒。都藏在榻下。不然甚麼意思呢。一言方盡。只聽背後道。實不相瞞。人家早已在你榻上。搗撒了一覺咧。（絕倒。）倩霞猛嚇得一哆嗦。回望是于益。便笑道。真個的麼。于叔叔。你就該攔阻他才是。于益道。豈有此理。主人豈可攔客高臥。並且人家就葉青雲榻上歇息。于你甚事。（妙不可言。）於是衆皆大笑。那倩霞正苦於不識奇字。難學真傳。今忽有人識得。真是高興到十二分。當時便不暇多話。跟了于益便走。却不知怎的一顆芳心。只管樸樸亂跳。暗想道。好奇怪。俺葉

倩霞東顧西跑。各處遊行。甚麼人物沒見過。怎的今天見個親手拯救的顏公子。倒有些不得勁兒呢。怙愾間。已到自己室內。這時心頭小鹿。越法撞得利害。只見于益將東間軟簾一掀。倩霞忙望去。果見顏公子安穩穩臥在自已榻上。不但頭枕角枕。並且手撫錦衾。可巧榻欄干上。有倩霞換下來的一條束褲羅帶。那帶穗兒。直拂到公子額角。哈哈說也不信。便是這番平平無奇的光景。登時將個生龍活虎似的葉姑娘。小臉彈兒。臊得通紅。正在趑趄之間。便見于益笑喊道。公子快起。人家書主人。親來領教。公子呀。一聲拋書跣起。便見眼前光華四射。于益身旁。跣定一位絕世麗姝。高髻淡粧。笑吟吟梨渦微暈。忽的徐徐萬福道。公子別來無恙。可還記得小可葉青雲麼。這一聲。不打緊。直將公子。呆在那裏。仔細一端相。不由撲翻身便拜。連道奇事奇事。慌得于益扶起公子道。公子欲知原委。且聽俺說。於是三人落坐。由

于益細述倩霞的來歷。公子一面聽。一面端相倩霞。驚歎之間。早掛出欣慕的顏色。那于益口雖忙碌。眼也不會偷閒。互覘兩人的神態。不由心中暗笑。既至把話說完。公子歎道。怪道葉青雲那等豪爽不羈。原來是當代俠女葉姑娘。救脫俺主僕性命。小子到成都後。曾將此事。面稟家嚴。家嚴感謝之下。即便飭令所屬。物色葉青雲。以便報德。夢想不到。是姑娘僑裝遊戲。說着站起。向倩霞又是一個大揖。倩霞還禮笑道。公子到此多日。俺所以不敢相見者。就怕你們斯文人兒。禮數太多。慣會纏人。（可知姑娘亦被纏牢哩。一笑。）不怕針尖大的事。也只管道及不清。（如聞香口。）于益大笑道。禮多人不怪。咱且吃杯茶。淡正經說着向牕外。恰見全祥後影兒。從角門邊走過。剛要喚他泡茶。公子也便張見。忙喚道。老夥快來。你我的大恩公。在這裏哩。倩霞方笑道。好厭氣。全祥業已闖然跑入。一見倩霞。那一陣吐舌咂嘴。驚異之

狀。倒招得三人哈哈大笑。於是公子草草一說原委。全祥喜道。竟有這等事。於是撲通跪倒。向倩霞便是四個大響頭。倩霞忙扶他起來。轉笑道。你老人家越法白胖了。記清了。咱到下站。還要那十兩頭酒筵。公子等聽了。不由大笑。於是全祥泡得茶來。還毛毛咕咕。瞅了倩霞兩眼。方一路嘟噥着出去。不知嘟噥的是甚麼。一笑。這裏三人用罷茶。那倩霞跳起來。從榻上取了那書。即便向公子殷殷請教。這時于益在旁。一聲不響。只禿撒着兩眼。單瞧公子的神情兒。只見公子一壁廂對書。一壁廂注視倩霞。先將書中劍術一條條說了個天花亂墜。只喜得倩霞抓耳撓腮。便笑道。好來。好來。真是與君一夕話。勝讀十年書。一條條。想是綱領大概。至於詳細節候工夫。並湛深妙理。還求指示。依俺之意。儘此一日的工夫。你都教給俺吧。不然令人茶飯裏也思。睡夢裏也想。如何當得。（極熟爛之情語。用到好學上。何等光潔。）公

子一聽。略爲沈吟。又慢慢抬起眼皮。注定倩霞道。這個却性急不得。于益一聽。情知公子有些意思。便噪道。對對。性急不得。慢慢的來。自然入下裏都合式。咧。（絕倒。）公子道。姑娘如欲得此書的奧妙。先須如小學生一般。從認此字上入手。你想可性急得來。于益點頭道。不錯。聽得個倩霞。只管發怔。頓着小脚兒。咬着唇兒。眼歡似看定那書。通沒作理會處。正這當兒。逢春大笑而入。道。倩姑有此奇書。偏偏顏公子識得奇字。真是天緣湊（句。）于益趕忙儘力子一使眼色。道。你別亂吵。你能識此奇字麼。逢春吐舌道。俺可沒此本領。那知于益眼色。使得過火。却被倩霞略爲瞧科。看官要曉得英雄兒女。原是一檔子事。是真英雄。便有性情。葉倩霞雖然是個飛行俠女。立志擺脫俗情。但是他如月芳年。眼兒若芬等。都嫁得英雄夫婿。若說他小心眼內。不生感想。這就不在天理人情中。咧。你看古來俠女。至不濟。還要尋個磨

鏡少年作配偶。可見是兒女情腸。不易消滅。何況顏公子。這等人物。朗若玉山。照人。並且能識奇字。這一樁。先縛住倩霞。再者迴想巧巧救他脫險一場。不能不說是有些緣法。綜此種種原因。所以倩霞一瞧于益眼色。不由一點紅雲。漸漸的暈滿兩頰。慢閃秋波。只好向逢春笑道。二叔若認得此字。不省得俺苦苦求人麼。公子忙道。姑娘莫怒。咱且慢慢計較。于益道。對對事。緩則圓。咱們別儘管在人家閨閣打攪咧。一句話。提醒公子。便向倩霞。連謝無狀。當即合于益等。轉回正院客廳。這裏倩霞對着一卷書。痴痴呆想。想一回。父親付書的情形。又想一回。途救公子的情形。又想一回。再巧不過。兩人在此晤面。並且偏是他（此一他字十分親切）識得奇字。又一怙憊于益的神色。不由芳心怦怦。鬧得面紅耳熱。痴對那書大半晌。千頭萬緒。正沒作理會處。忽望見榻上角枕。已被顏公子壓了個凹兒。（筆墨微細）倩霞略起遐

思。竟覺得軟軟洋洋的。渾身無力。便長歎一聲。執了那卷書。就榻歪倒。正在似憂似喜。百無聊賴的當兒。（一語抵人千百。）只聽簾外。噲的一笑。隨即有半個嬌面孔。露在簾縫。倩霞忙翩然坐起。那人已牽簾逕入。直就榻上坐定。用一手挽了倩霞道。倩姑姑。你猜俺來。有甚麼話說。倩霞一瞧是妥姑。忽然有些厮纏人的樣兒。不由因逢春于益。那會子那番神色。連想到妥姑。定是一黨。便嬌作鎮靜道。俺非你肚裏痾虫。如何知你說甚麼。妥姑笑道。咱今打開牕戶說亮話。如今顏公子敬慕姑娘。恰好他尙未授室。倩霞臉兒一綳道。你別說咧。妥姑道。說說說定咧。（如聞嬌音。）便一氣兒趕下道。他方才已求你于叔叔等。作個大媒。誠心求婚於你。你是怎麼辦吧。人家話兒。更說的老氣。只要你允此婚事。那卷奇書。便算裝在你肚兒內咧。倩霞驚（此驚字。恐不誠實一笑。）笑道。他就是如此說麼。俺拚着不認奇字。都沒要緊。俺

是立志不嫁。難道你不曉得麼。你由着于叔叔作難去。吧。阿彌陀佛。一報還一報。人家恨不得磕頭禮拜。求他出山。他怎麼作難人家來呢。原來顏公子合于益等。惹回客廳。談過數語。即便求婚。于益慨然以月老自任。他料得倩霞定有一番纏帳。所以先使妥姑來軟磨。却沒想到。反將自家纏在裏面。不然。蜀中王三槐之亂。若非他兩個一咬扣兒。怎會平得爽快呢。由此看來。顏公子小小一段婚姻。也就大有關係了。當時倩霞說罷。一歪身。仍然臥倒。隨手撈那書。掩上面孔。並用脚尖。蹴着妥姑的鬢兒。道。去。去。你這個人。敢情相與不得的。越趁人心下發煩。你越來打趣。妥姑笑道。呵。這可臊的是那家子呢。當初你怎麼硬搥額兒。磨俺來呢。一迴顧倩霞撮婚一節。可謂情文相生。如今（句）倩霞唵一聲。丟掉却書。道。如今怎麼。難道俺逢春叔的人物。還不好麼。妥姑笑道。好好好。正因他好。所以俺才想你好。你若好了。是掛

帶着顏公子也便好。你們是一牀兩好。俺故此作這個好人兒。倩霞斜丟他一眼道。你多早晚也學得刮嘴搭舌。倒真似個媒婆子的嘴咧。妥姑道。閒話休題。你到底怎麼辦吧。人家于叔叔還聽俺回話哩。倩霞唾道。你管他哩。妥姑趁勢也便歪倒。竟附倩霞耳根。底底密語。那倩霞只合了眼兒。連道不。妥姑道。你看此事。真是姻緣天定。你父親附你奇書。便有深意。怎的那麼巧。你救了顏公子。偏是他識得奇字。你若不允此婚。真是當面錯過。習劍術的機會。恐怕走遍天下。也無人識此奇字咧。倩霞張目道。俺不習劍術。也使得。正說着。恰好那羅帶穗上。飄下一條烏油油的短髮。妥姑靈機忽動。便拈髮笑道。你看這根短髮。不像你的。於是又附倩霞之耳。悄悄數語。這次倩霞忽然十分忸怩道。你這話倒不差。咱們女兒枕榻。豈可容男子酣臥。這便怎麼呢。正說着。只聽簾外哈哈一笑道。呵呀。葉姑娘。可撇煞我咧。你老實實一口

應允。不結了麼。倩霞忙推妥姑。跳起之間。已見鄭氏。闖然竟入。亂噪道。俺沒別的盼望。俺就盼望你允此親事。先開開俺的白齋。也是好的。不瞞你說。俺再淡上兩天。真個口中淡出鳥來咧。後跟二人。却是若芬施娘子。倩霞一瞧。料是于益佈置得十面埋伏。因趁勢慨然道。俺雖有意。允此親事。歸到顏門。但是如今。蜀中方亂。俺既作顏家媳婦。自然須助顏大人平賊。若于叔叔不去助俺。俺的手段。如何是王三槐的對手呢。如今這段姻事。不必問俺。允不允。先問于叔叔去不去吧。一言方盡。只聽院中大笑道。你這步棋。俺已料個不差甚麼咧。誰叫俺好管閒事呢。俺便依你如何。說着。趲進兩人。正是于益逢春。倩霞道。于叔便依我。還不妥當。你若返悔不去呢。逢春笑道。我的保人。他若不去。朝着我說。正亂着。恰好李氏娘子。聽西跨內說笑。得熱鬧。也趲將來。因笑道。倩姑允此親事。再好沒有。你于叔若撒賴不去。待老身作保。何如。

衆人一聽。都各拍手稱妙。倩霞見此光景。情知于益逢春。便如孫悟空搬取如來佛一般。自己是不能不伏首皈依咧。正在笑孜孜亂望衆人。沒作理會處。只見鄭氏攢眉道。葉姑娘。你便允了吧。真是如今晚年輕人兒。不好說話。俺記得當年他二叔（指烏鎗）求親時。俺只探探他不缺鼻子。不少眼。便模模糊糊搭趁上咧。若像顏公子。這樣漂亮臉彈兒。俺可不會說假話。還用大家夥如此擷掇。俺早一口允定。還怕猛然出個破頭星哩。（妙不可言）

（寫大家撮合一段。是銖心鏤腎之文字。此等筆仗。非尋行數墨者所知。）

衆人聽了。不由闔堂大笑。惟有倩霞極力的咬住櫻唇。不使開綻。但是眉稍喜氣。那裏遏抑得住。只低頭面色一紅的當兒。大家已知事兒停當。便由于益逢春。兩個大媒。先去回報顏公子。公子自然是心花怒放。更喜的是于益出山。於是匆匆價轉赴成都。稟知顏公一切情形。以備使人專迎倩霞完姻。

並于益相助辦賊。這且慢表。如今且說那湖北教首陳二寡婦田紅英。自佔據襄陽以來。真是聲勢日盛。五六個年頭。累敗官軍。蹂躪各地。一時殺戮兇淫之慘。也就不必細述。手下各大教目。如冷田祿一般人。各率悍股。分據險要。虧得一千人。但知威福任意。搶掠快活。殊無遠慮。就中惟有柳方中。有些機謀智計。累勸紅英連絡川陝兩處。以便伺隙。大舉北犯。無奈這時紅英業已器小易盈。淫樂迷志。就襄城中。大修宮室院囿。土木壯麗。僭擬王居。其中分前殿後宮。修得來千門萬戶。前殿爲朝集教目之所。後宮爲燕息淫樂之地。多蓄男妾。朝夕進御。更選精壯美男千餘人。爲宿衛軍。一色的薰香剔面。打扮得如優伶一般。紅英自號爲聖蓮女帝。出入間鼓吹喧天。幢幡寶蓋。前張黃蓋。後堅翠旗。紅英結束得衣服奇麗。或坐軟輿。或乘駿馬。另有十二個童男。都是珠冠錦衣。各扮作天女天魔。手執巾拂提鑪等物。在面前擺作頭

踏所過之處。異香馥郁。那紅英等間價更不輕出。僞言靜居修真。更廣爲種種妖幻之說。以堅教徒之志。其實紅英却日居後宮。官中有所望真閣。修造得便如惰煬帝的迷樓一般。紅英除略爲料理兵事外。便時居此閣。恣其淫樂。你想紅英荒惑如此。那裏肯聽柳方中的計策。又搭着官軍累敗。志滿而驕。便是教下軍事。他也一大半靠給冷田祿馬勝等人。冷馬兩個驕淫滿志。合紅英是一個病兒。兩人初爲爭紅英之寵。早已漸漸的各不相下。勢同水火。馬勝有時高興。還肯到紅英跟前。點綴舊情。那田祿本是流水性兒。這當兒。却掠得嬌花嫩蕊。還愁沒精神採擷不了。那裏還肯施捨菩提露。再傾向那兩瓣舊紅蓮呢。於是每見紅英。情意踈落。反假意勸紅英節惜精神。以就大業。好在紅英此時。委實的不缺他。也便不以爲意。那知馬勝專會與小鞋穿。一日。合紅英欺洽之間。紅英笑道。你這樁事。就是沒夠。你看田祿。倒老

氣多咧。因將田祿勸語一說。馬勝通不作聲。只連連作勢道。俺說與你吧。你這朵過時的殘花。只有俺來作個秋末的冷蜂兒。人家是不來裏的了。因將田祿近日跋扈淫恣之狀一說。原來田祿率領精悍教匪。雄據武昌襄陽之間。地名荆花堡。與襄陽取犄角門戶之勢。屢却官軍。他的功績最多。雖有宮槐湯無畏。頗能相機運籌。白鵬飛燕。十分英勇。無奈田祿驍悍異常。又搭着吳興禮等一班大教目。各擁悍匪。四出遊擾。處處價被其牽掣。所以宮湯等竭盡智勇。只辦得一個守住省垣。其間田制軍屢欲招撫田祿。因知他的出身來歷。隨楊遇春平過苗疆。便兩遣舌辦之士。前去說撫。田祿大笑。都將使人唾面逐出。紅英知得了。雖然心喜。却未免也稍有怙愾。那田祿恃功而驕。自不消說。一日田祿掠得一名美婦。十分妖嬈。只就是淚痕不乾。輕易不笑。那田祿用盡方法。竟不能博其啓齒。問其所以。那美婦嘆道。吾本孀居。亦無

子女。只有一個弟弟。依吾相居。如今被你等一番劫掠。吾弟竟自相失。骨肉都盡。吾的歡樂。從何得來。說着痛哭不已。田祿道。俟吾與你查訪他。或能相遇。亦未可知。因問明美婦之弟的面貌。事有湊巧。不消幾天。竟有人來報說。那美婦之弟。已被掠在總教下。充教主男妾之列。於是田祿使人求取此男。紅英雖捨不得那男子的模樣兒。然爲籠絡田祿起見。居然放出肥肥禁鬻。又過了些日。紅英偶念舊情。更要問問田祿。特求此男。是何意思。便命人去喚田祿。準備叙舊。那知田祿正在密室中。置酒爲樂。左擁右抱。當時使人承喚。進得密室。仔細一看。不由吃驚。只見密室中。衾枕橫陳。花香馥郁。四壁上滿嵌明鏡。下鋪錦毡絨毯。更有許多秘戲精圖。貼滿壁隙。有五六個美婦人。都脫得一絲不掛。只着紅兜肚紅鞋兒。正在那裏踢毬兒耍子。端的好一番光景。但見。

橫排斜立。恍似肉屏風。輕進巧退。儼如人雙陸。縱橫玉臂。擦舞處。花散九天。蹴點香鈎。縈拂開蓮湧平地。（絕妙好詞）隨風嬾嬾。翻折幾許小蠻腰。搶勢喧喧。綻裂一張樊素口。最消魂處。粉靨雪股散肌香。尤殢人者。雲鬢酥胸沾汗漬。這一個金鷄獨立。勢取連環。那一個玉燕斜穿。翻空背劍。鶯嬌燕吐。攢聚時。摸乳拈鬢。花顛柳歌。分散處。調唇鬥嘴。正是逐步爭能。玉體分明逞皚皚。折腰拾毳。丹溝私處露微微。

這一番奇豔光景。直將使人怔住。只見田祿短衣高坐。正望了一羣妖嬈。拈杯大笑。當時使人忙致紅英之命。田祿冷笑道。俺這裏還只愁快活不了。煩你回覆教主。只說俺偶沾微恙。恙愈便去。那使人怕他利害。不敢違拗。只得暫轉覆命。紅英信以爲實。也沒理會。不想那馬勝的暗探。早將田祿欺誑一段事。報知馬勝。那馬勝裝在肚裏。也不說出。一日馬勝正思量排去田祿。自

攬權勢。方在皺眉深思之間。只見一人匆匆而入。

欲知密偵心頭事。都在倉惶急步中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爭權寵冷馬大火併 仲天討江漢動干戈

且說馬勝一看來人。却是他的暗探。馬勝道。你爲何慌忙如此。探子道。好教馬爺得知。如今總教主。因湯無畏擬出奇兵。抄襲我們的某路。特命冷爺火速赴援。不想冷爺逡巡玩命。所以觸動教主盛怒。立時想去親捉冷爺。以正其罪。多虧柳爺相勸。方將此事按下。馬勝一聽。不由大喜。便狗顛似。由他駐扎之所。馳赴紅英處。正值紅英餘怒未息。聞得馬勝來見。便冷笑道。這干舊人。沒一個好東西。立命他速回原防。不許進見。那馬勝且有個癩皮性兒。便登時鵠立門外。半日之久。業已更拆敲動。恰遇柳方中。從內出來。馬勝便作

鬼臉殺鷄兒的。央他說情兒。方中沉吟半晌。却笑道。老馬莫怪我說。你進見不打緊。却不許說田祿的壞話。俺好容易按下一堆火。那裏禁得你去撥撩。你等爭權寵事小。却要顧全大局。自家內鬩。沒有不敗之理哩。况且近聞朝廷頗有意起用額公。咱教正在用人。豈可無端水火。馬勝道。你放心吧。俺說田祿作甚。俺不過告告奮勇。去禦敵人罷了。於是方中引入馬勝。自行退去。這裏馬勝見紅英於密室。用了許多小心溫存的手段。百忙中還鬧了個一。首鑽襠。兩肩荷股。下馬聞香的款式。方將紅英服事歡喜。他情知田祿根深。不可猝拔。果然不提田祿。只討了那赴援差事。將無畏奇兵殺退。從此馬勝在紅英跟前。大得臉面。然而紅英雖不悅於田祿。還不致發生事故。那知賊運當敗。偏有事兒來擠湊。一日馬勝部下。掠得兩個美女。路過荊花堡。却被田祿部下硬奪去。獻於田祿。又一日。各大教目會飲。那田祿顧盼自雄。旁若

無人馬勝本已酒多。見此光景。未免氣憤憤的。恰好田祿行酒。座中有個教目。抵死不飲。田祿叱道。那個不飲。叫他曉得俺的拳頭。那教目沒奈何。只得攢眉領酒。一口氣喝餞咧。大嘔大吐。田祿大怒。竟立命左右。生扞出去。滿座上面面相覷。正在沒趣。田祿飛向馬勝一杯道。馬兄快飲。你是嘗過俺拳頭滋味的。不須俺再費話了。馬勝一聽。頃刻氣冲兩脇。待要發作。又是不敢。只得一捺盛氣。反哈哈一笑。草草飲過。從此馬勝決意價排除田祿。只伺隙而動。可巧這日。合紅英款洽之間。因紅英提起田祿。馬勝便趁勢進言。這當兒正是額公提兵出征的當兒。（著此筆以清節目。）且說紅英聽馬勝說罷。仍挽了馬勝頸兒。撲兩撲道。你別胡說咧。難道田祿就這等不知好歹。他既在荊花堡重地。又搭着近來北京的大頭子。（指皇帝。）狠有意起用姓額的。他軍事忙碌。自然不像你。只有閒心兒。想這勾當咧。馬勝冷笑道。你也被

一干男妾口昏咧。只鑽在望真閣中受用。那知田祿弄得好乾坤哩。因將田祿前時節推病。並抗命不赴援兩段事。細細一說。紅英聽了。蛾眉微豎。只恨恨一咬唇道。哦哦。馬勝忙道。慢着咬。還有俺的舌頭哩。（絕倒）更有些情形。頗關重大。你既不信。俺便不說吧。紅英道。難道田祿還有異志麼。馬勝道。異志與否。俺也不敢說。但他前者曾拒田某（田制軍）招撫之命。異志呢。想未必有。但他每每酒後大言道。自古沒有甚麼女帝。將來大業成就後。只怕你這聖蓮女帝的大號。也就有些不牢穩了。紅英怒道。原來田祿如此可惡。惟今之計。急須除此患害。馬勝道。雖如此說。機事不密則害成。此事只在你自決於心。也不必去請教那江漢先生。只給他迅雷不及掩耳。以會議軍事爲名。將田祿召得來。暗下埋伏。捉下殺掉。才是紅英道。此計亦好。但荆花堡十分重要。馬勝忙道。不須慮得。難道俺老馬還不會獨當一面麼。兩人計

議停當。又復高高起興來。百忙中。要取春藥助興。連呼侍女。只是不見。良久。進來個垂髻小婢。紅英嗔道。他們那裏去咧。原來伺候秘室的。有四名俊婢。輪番上值。這夜裏。該名紅紅的。值役。田祿素有心計。因俊婢接近紅英。他便密輸厚賂。結爲腹心。凡有甚麼消息。便暗報於他。當時小婢道。俺紅姊方才還在室外。因忽然肚兒痛。就撻去咧。馬勝等聽了。也沒在意。便合紅英大整旗鼓。盡興而散。便趁勢不回原防。逗遛襄陽。單看田祿被戮。自己好接他事權不題。且說田祿。這日忽接到紅紅的密報。正在緊挫牙關。冷笑沉吟。果然紅英大令到來。立命他急赴襄陽。會議軍事。田祿大怒。立選精銳兩隊。分咐停當。命他們隨後。悄悄進發。自己是輕騎減從。奉令便行。可笑冷馬兩人。火雜雜就要廝併。那個足智多謀的江漢先生柳方中。還一些不曉得。這日正接得探報。知額公統領大軍。長驅入鄂。連奪教中數處險隘。直抵漢江岸。起鳳

橋（好名色。與騰蛟村遙遙相映。）地面紮下大營。這所在據建矜之勢。正是武漢險塞。荆襄要隘。與荆花堡遙遙對峙。並且擅上遊之地勢。那隨營勇將。並有楊遇春。梁國安等人。這一來。合湯無畏等兵勢一合。真是聲勢百倍。與從前的官軍大不相同。方中正想去見紅英。斟酌計畫。忽聞紅英喚田祿會議之事。便暗笑道。瞧不起他一個婦人家。到也有些打算。便匆匆趕赴總教。只見前殿上。業已佈置得殺氣森森。不但殿階下甲士如林。並且壁衣後。隱有刀斧光影。那紅英全身勁妝。外罩唐貌軟鎧。背後是一排長大女卒。明晃晃抱定他那把殺人不見血的雁翎長刀。方中見此光景。登時一怔。紅英笑道。俺正要請你去哩。譬如咱教中有人胸懷巨測。你道該除掉不呢。方中不曉所謂。隨口道。正該除殺。但不知教主心疑那個。何不明正其罪。却要壁後置人。紅英默然良久。一挑眉兒道。不必多話。少時便見分曉。正說着。吳興

禮韋懷琳等。次第都到。那紅英盛氣高坐。沒甚言語。只翹首東望道。怎的馬勝還沒來。原來馬勝寓所。就在總教府東偏。只帶了百餘名衛卒。於是方中一面心下怙懣。一面說一回。近日所得的探報。紅英恨道。正因勁敵當前。軍事急迫。咱內部豈可不整。正說着。忽聞府東偏。喧呼隱隱。須臾便靜。方中畢竟機警。因急問道。教主所疑。莫非便是冷田祿麼。紅英獍笑道。不是他。是個。方中大叫道。不好了。一聲未盡。只聽城外鼓角喧天。吶喊如雷。吳興禮等大驚。方道聲準有變故。只見左右飛報進來。道。今有冷教目精卒困城。按兵在外。不知是何意思。請令定奪。紅英大怒道。這還了得。正說着。階下甲士發一聲喊。刀劍齊舉之中。便見一人。形如健鶻。手提血淋淋一顆首級。劍光一晃。早將衆甲士嚇得紛紛亂閃。那人大踏步直進前殿。大叫道。託人馬勝無端。蠱惑教主。現已被俺取得首級。說罷。擲頭於地上。氣吼吼提劍而立。方中

見是田祿。正張皇不知所爲。那知紅英。猛見馬勝的首級。登時一幅花容。立變作羅剎面目。霍的跳起。由侍女手中。抄起雁翎刀。大喝道。冷田祿。你跋扈如此。還不知罪。竟敢戕殺同人。不要走。吃俺一刀。說罷。踊身進步。向田祿舉刀便落。只聽噲嘷一聲。却被吳興禮抽劍架住。紅英還要趕去。忽覺小肚兒上。硬幫幫的頂到一件東西。並且兩腿被人抱牢。一看。却是韋懷琳長跪於地。沒口子亂叫道。哦呀。同類相殘。萬萬使不得。說着用那顆尖頭頂。直想頂入紅英襠內才好。於是方中。趁勢拖住紅英。那邊吳興禮。也命田祿將劍入鞘。田祿憤然道。俺冷某。並非怕死。但是死於訐人之手。却委實不甘。如今俺擅殺馬勝。便請教主定俺罪名。是殺是劓。俺若皺皺眉頭。不算丈夫。取人一顆腦袋。還要壁後伏人。也就可笑得緊。紅英道。你命卒困城。足見你心虛覺罪。兩人正在烏眼鷄似的。各不相下。恰好探子飛報道。今有清營勇將梁國

安已率奇兵。道出士元坡。想側襲荊花堡。額某前鋒楊遇春。亦提大軍。由起鳳橋。紛紛發動。方中趁勢大叫道。現在軍情緊急。教主合冷兒。如何還只爭意氣。那紅英氣憤憤的。又不便說出馬勝的一番評言。只得轉爲一笑。卽命田祿速回原防。相機應敵。興禮等不敢耽擱。也便一齊辭出。興禮歎道。韋兒。你看這光景。便非吉兆。咱起事同人。如今竟毀掉一個老馬喇。懷琳道。這事兒。想是老馬欲毀田祿所致。但是田祿也跋扈極咧。事非吉兆。自不必說。却是俺今天這顆頭兒。居然頂到教主肚兒上。也算是一番異數哩。原來懷琳久慕紅英。却因內才外貌不成功。總爬不到高枝兒上去。所以自幸如此。不題吳韋快快然各返防地。且說紅英留方中商議應敵。便屏退左右。先將馬勝評田祿之語。細細一說。方中拍膝道。此事教主若先合俺商議。何致馬勝死掉。田祿跋扈則有之。却不致便有異志。今馬勝自速其死。無非是另派教

日接防原地。這也是小事一段。如今有心腹之疾。教主却須留意。一是楊遇春。智勇雙全。威名久立。更兼那額勒登保。用兵如神。像那苗疆豪傑。都一個個敗在他手。二是那方才報到的梁國安。既驍勇非常。又且深明湖北的地勢。教主更須當心的。便是他合教主當年。另有一番周旋哩。說罷。拈起兩根鼠鬚。只管沉吟。不想紅英自起事以來。驕恣得意。早已將梁國安忘在九霄雲外。當時便笑道。你莫吓的獼猴似的。俗語云。兵來將擋。水至土填。怕他的。你這樣膿色軍師。也就少有。楊遇春。俺久聞田祿言其爲人。也並非三頭六臂的脚色。他僥倖平却苗疆。那是未逢敵手罷了。至於這沒名少姓的梁國安。又是那個呢。方中聳然道。教主怎如此善忘。五六年前。他合妻子名叫小二的。屢謀刺殺教主。他一向在逃。他就是你家舊僕梁國安哩。紅英一聽。不由勃然變色。頃刻一整花容道。那廝亡命在外。原來竟不會死掉。他此來。

無非添個在劫之鬼罷了。正說着。人報馬勝寓所的衛卒。死掉四五名。還有馬勝屍身。未曾料理。原來馬勝這日在寓所。十分得意。專聽田祿被戮的喜音。時至將午。閒得沒幹。便趲入後室。喚過兩個隨行的美姬。自己赤了下身。胡鬧起來。正在搨了人家雪白的小腿兒。十分得意。忽聞寓外。一陣喧動。美姬驚道。來不得咧。你還不快瞧瞧去。馬勝正在起勁上。那肯便撩下車把。只模模糊糊的道。一百個沒事。語聲方絕。忽聞前院衛卒大呼。並砰訇跌翻之聲。說也湊巧。馬勝剛剛要水到渠成。只猛驚之間。氣兒一提。登時精閉火遏。他那件雅相物兒。越法的偉大異常。那美姬不管好歹。將身兒一陣亂扭。這才將個僵頭強腦的大主兒。登時下野。(不知是海上逍遙。是山中養靜。)那馬勝弄昏。不知所以。忽然從熟刺刺裏。硬脫出來。便如輿匆匆的上人台。忽的冷哈哈下台。百忙裏。他如何肯。正在赤身廝趕那美姬之間。只見旁邊那美

姬怪聲大呼。隱音都忿。馬勝方一轉身。早見田祿雄赳赳手提血劍。飛步搶入。大喝道。馬勝那裏走。只一脚踹翻旁邊的美姬當兒。馬勝料知事壞。忙提椅一擲。趁勢兒飛登牕案。就想踹牕逃去。好狠田祿。用一個白蛇吐信式。上豎劍鋒。踊身一躍。撲喳聲。劍入馬勝脊背。馬勝一聲慘叫。撲通聲仰跌於地。說來好笑。他那件未洩火的物兒。居然向田祿還似乎略點頭兒。（絕倒）看官須知。冷馬兩人。擠火頭兒。便從這物件發生。如今田祿瞧在眼裏。怒在心頭。他老人家。（指那話兒）便是多麼客氣。也不成功了。於是田祿趕去。盡根一削。拍嗑聲。那物落地。然後割取了馬勝首級。直提出來。總教下雖有守門衛卒。那個敢試田祿的劍鋒呢。所以被他直闖入殿。當時紅英聞報。甚覺不平。方中道。如今用人之際。教主豈可自傷田祿。快整起精神。料理對敵。爲是紅英點頭。便一面命人整備衣衾棺本。一面命人喚到皮匠。準備縫頭。自

合方中。蹇向馬勝寓所一看。倒也十分可慘。只見院中橫騎豎臥着四五具衛卒屍身。一路血迹。直到後室。室內馬勝的無頭腔子。死蛤蟆似的仰臥於地。胸口劍創。是從背後穿過。鮮血淋漓。直浸到小腹。更有那雅相物兒。業已孤另另削落尸旁。紅英兒狀。未免觀物懷人。淒然淚落。張得個方中。在一旁只咬小指兒。暗想道。原來老馬真有這等的奇具。怪不得他合田祿。勢不兩立。像俺老柳。就差的多咧。思忖間。只見紅英回首道。你看田祿。就如此歹毒。這是甚麼意思呢。方中道。事已如此。不必說咧。但是少時皮匠來縫頭。依我看。這物兒也須縫上。方算全屍。不然馬老哥英雄一世。難道叫他死後去當老公麼。（絕倒）紅英道。正該如此。於是喚過那兩個美姬。細細一問田祿行兇的情形。正在太息之間。外面從人已取到馬勝的首級。並領進一名皮匠。匆匆的與紅英叩頭。當即動手縫頭。飛針走線。須臾已畢。方中偷瞧紅英

俊眼。屢顧地下那話。暗想道。此物曾經他多年賞鑒。心愛不過。俺何不趁勢溜一鈎子呢。因向皮匠喝道。如今頭雖縫完。還須你來縫綴此物。並須要嚴絲合縫。生成一般。倘有疏忽。小心你的腦袋。（此等軍師。只堪籌畫此物一笑。）幾句話。不打緊。將個皮匠。嚇得戰戰兢兢的道。小人只會縫腦袋。却不曾縫□□。若是娘兒們的。有些破綻。他本有原幫原皮。小人還可以強勉著手。如今此物。齊截截的。另在一下裏。便是巧手繡女。也不成功。何況小人粗手粗指呢。（皮匠一片話。又堪絕倒。）方中喝道。休得胡說。快些動手。皮匠沒法兒。只得從地下撿起那物。顛了顛。狠有斤兩。便纍纍垂垂的。按向屍身肚兒下。端相半晌。沒作理會處。還虧他心思靈便。取出鋒快的皮刀。先將肚兒下。割嵌起四條長皮。然後就那物根兒上。也嵌開四條薄皮兒。這才兩下裏。按附停當。取針線動手。不想血漬既濕滑。他又須一手托物。縫了兩針。依

然脫落。張得那兩個美姬。磕滲得甚麼似的。正要逡巡避去。那知方中。却又量材酌用。因顧他等道。你兩個。快去助手兒。兩美姬無可奈何。只得蹲下身去。老實實四支玉手。托扶停當。這才由皮匠胡亂完功。匆匆入殮掩葬。一切繁文。不必再表。那紅英回得府第。快怏良久。方將此事拋開。一面飛遣精細探子。暗探清營。一面合方中商議應敵。一日正合方中指天畫地。只見四出的探子。接二連三的報來。正是。

一場內鬨匆忙過。四路軍情次第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風雲
際會

奇俠精忠傳續集

第五下

玉田 趙絨章著

第九回

梁國安大戰士元坡

楊遇春僞逐冷田祿

且說紅英這日正合方中。指畫議論道。不想北京老頭兒（指皇帝）如此不知好歹。俺倒一時價沒暇北上。他倒派甚麼姓額的來尋人晦氣。如今須從速聯合川陝。大家夥兒長驅北犯。使姓額的首尾不能相顧哩。方中聳肩道。咳。如今稍遲些兒咧。俺料那姓額的川陝兩處一定早有佈置。這當兒。咱方想聯成一氣。怕是不易。可惜教主前時節不從俺的計策。惟今之計。先須固住自己。然後使王三槐高天德南北進攻。以分額某的兵勢。正說着。川陝兩路探子次第來報。道如今川督顏敏政會合劉清大起兵馬。又聘得騰蛟村壯士于益。又聘得俠女葉倩霞爲子婦。現已與顏公子完婚。贊助軍務。顏

敏政自奉到額公進兵之命後。便命于益爲先鋒。四出遊擊。葉倩霞隨顏公大營。策應各路。刻下方助劉清。單取重慶要地。王三槐已分遣教下四將郭建業等。分頭抵禦。小人來時。那賽二郎謝天福。已被于益所斬。便進兵於秘魔山的東路。教衆屢敗。軍鋒直抵牛嘴坪。方合郭建業彼此相持。便是重慶。惲三娘處。也十分震動哩。（先虛寫一路。）陝探道。刻下陝撫亦奉到額某進兵之命。額某並調派勇將滕芳。協同西安參將楊芳。相機進兵。小人來時。大教目華封祝。方合楊芳。相持於陝北地面。高天德嚴守渭南。急調陝南大教目何起鳳。商議禦敵。一時間。還沒甚勝負。但是高天德不喜用教中法術。只憑武功本領。華封祝合楊芳交鋒。倒能先勝了兩陣哩。（又虛寫一路。）紅英等聽了。十分驚心。方中沉吟道。天德不用法術。莫非他另有見解麼。紅英唾道。甚麼見解。無非是他那冷靜怪僻的性兒罷了。俺就耽憂他那裏。或

先有失閃。(那知偏是他後敗存教。寫天德不用法術。卽標出本書崇正抑邪之旨。)像咱川鄂兩處。武法術。所向無敵。那北京老頭兒。便起傾國之兵。派十個額勒登保。又奈我何。但不知田祿回防後。怎生禦敵。想不久必有捷音報來。士元坡那裏。現有高佩忠扼守。諒梁國安決無能爲。方中道教主不可大意。士元坡防地甚重。高佩忠勇而少謀。不如檄調吳興禮協助於他。方爲萬全。紅英笑道。高佩忠部下。有勇將胡成。王茂林。料無意外之事。正說着。只見探子匆匆入報道。教主不好了。如今梁國安兵困士元坡。活提高佩忠。刀劈王茂林。刻下胡成竭力死守。楊遇春統大軍。直壓荊花堡。相距已二十餘里。冷教目正一面撥部下去援士元坡。一面準備迎敵哩。紅英聽了。霍的跣起。大怒道。梁楊那厮。竟敢如此猖獗。待俺親去。殺退他們。方中道教主豈可輕動。因細細問過佩忠被捉。並捉後情形。沉吟良久。微笑道。國安是一

勇夫。倒不足慮。惟有楊遇春。智勇雙全。不可不除。今遇春止住國安。不殺佩忠。想是因此要牢籠田祿。使他歸降。他們本是同學舊友。或者就出此計哩。紅英驚道。那還了得。如此俺更須親去。一面退敵。一面監視田祿。方中笑道。此時教主不必去。且待俺去相機定計。管保輕輕的捉得楊遇春。那時有用教主處。再去未遲。於是附紅英之耳。低低一說。紅英拍掌道。此計大妙。料遇春也非鐵漢。只須俺放出手段。他也就隨手兒轉。兩人計議停當。方中便馳赴士元坡。先命胡成。只取守勢。又悄悄馳赴荊花堡。合田祿計議一切不題。你道那高佩忠。怎的被捉。原來梁國安。深明地勢。知這士元坡。爲荊花堡側面的要地。便請命額公。提一枝奇兵。前去襲取。遇春却提大軍。由正面直取荊花堡。知得田祿。在此防守。便向國安嘆道。冷田祿誤入迷途。終屬可惜。俺念同門之誼。頗想勸他歸正。吾只以誠心待人。必能感動於他。國安道。

不可。冷田祿狼子野心。已與你絕交斷義。只可力取。是沒得他法的了。遇春沉吟道。也不盡然。只好臨時再作區處。於是兩人分頭提兵前進。遇春素來謹慎。因額公檄調滕薈。尙在未。到。只取進逼之勢。並不急攻。便在那距荆花堡二十餘里的地面。紮下營寨。便趁夜裏。略帶護卒。就田祿營壘外。巡視一週。只見警備森嚴。甚是合法。不由暗想道。原來冷田祿軍識大進。此人作賊。真真可惜。躊躇一番。悶悶。轉。只見林樾正在偏帳中。布著疊卦。遇春笑道。俺正有些疑問。便煩先生一決。今勁敵當前。俺想不以力取。坐收臂助如何。因將欲勸降田祿之意。一說。林樾笑道。將軍只宜勿動。暫候滕薈到來。力攻爲是。不然。防有牢囚之厄。並陰人相纏。遇春大笑道。豈有此理。冷田祿便不允降。俺再合他馬上周旋。難道俺還被敵所擒不成。林樾道。卦數如此。將軍須要仔細。遇春聽了。也沒在意。便略待滕薈。一面使人迭探國安到士元坡。

交戰的情形不題。且說國安兵抵士元坡。高佩忠大怒。不待國安扎穩營寨。便遣胡成、王茂林、雙馬齊出。前去踹寨。那胡成生得八尺長軀。威風凜凜。善用一桿渾鐵鎗。王茂林生得傻大黑粗。兇惡無比。用一把雙手馬刀。甚是了得。當時國安應戰。兩下裏混殺一場。沒甚勝負。次日國安結束整齊。橫刀縱馬。率領左右驍弁。直抵佩忠營前。大呼搦戰。兩下裏就平陽之地。排成陣勢。擂鼓三通。畫角齊鳴。門旗開處。早見高佩忠抖擻大呼而出。頭裹紅巾。身披火燒雲簇花戰袍。下至腰帶足靴。一色都赤。使一根火尖鎗。跨一匹紅鬃馬。便如從洪鑪裏箝出的火炭一般。左右胡成、右有王茂林。背後樹起一面火燄飛紋的蚩尤大旗。正中間斗大一個高字。三騎馬跑到陣脚。勢如品字。兩下裏一聲喊。佩忠挺鎗。大喝道。賊奴才。你亡命多年。兀自不死。今又投身清營。來犯故主。國安喝道。妖賊那裏走。待俺一個個捉住你等。一班狗彘替俺

主人報仇說罷。磕馬如飛。直取佩忠。高陣胡成大呼。挺手中一桿渾鐵鎗。飛馬接戰。兩下裏盪起征塵。頃刻間殺了數十回合。那胡成雖勇。却當不得國安。義憤填膺。其氣甚銳。長刀霍霍。風雨般裏將上來。少時胡成略一手慢。早被國安一刀。削去半個頭巾。茂林大怒。一擺手中長刀。替回胡成。大呼酣戰。原來這王茂林。著名驍勇。從前官軍。也不知被他毀掉多少。國安自從征入鄂以來。早問其名。當時國安不敢怠慢。兩人刀去刀來。大戰百十回合。那茂林越殺越勇。國安怙憊之間。一面價覘他破綻。不由忽想起拖刀手法。於是虛晃一刀。撥馬便走。茂林大笑趕去。佩忠方喊聲小心。只那兩馬頭尾將接之間。突見國安扭轉蜂腰。刀勢一翻。斜刺裏連削帶斫。茂林喊聲不好。腦袋一偏。長刀未及起迎。只聽撲哧一聲。國安刀鋒過處。茂林馬上屍身。竟由頭項之間。抹了個斜盆兒。兩下裏一聲喊。國安兜轉馬。那馬尾一擺。早已血濺。

數尺。(精彩百倍)佩忠大驚。挺火尖鎗。一馬飛出。國安喝道。饒你須臾不死。明日再戰。說罷。撥馬便回。佩忠大怒。幾次縱馬衝突。却都被勁弩射轉。只得命人拖了胡成屍身。即便回營。原來國安先在陳家時。就曉得佩忠馬上的功夫。委實不弱。便定了個因己之長。攻其所短的計畫。當夜在營。挑選了四名健卒。都是手脚伶俐。步下如飛的脚色。次日佩忠帶了胡成。老早的列陣搦戰。只見敵陣中。鼓聲起處。旗影一分。國安短衣舞一柄扑刀。縱步而出。背後是四名步卒。各抱短刀。腰帶繩索。大有準備捉人的光景。另有左右驍弁。勒馬橫刀。壓住陣脚。佩忠大罵道。賊奴你擺此陣仗待怎的說罷。飛馬挺鎗。便取國安。兩人是一個馬上。一個步下。當時這場好殺。也就少有正是。

殺氣陣雲渾不辨。一時步馬大交鋒。

兩人大呼酣戰。往往來來。百十回合後。竟自攪作一團。佩忠是長挑急刺。盤

馬如龍。國安是猛躍輕趨。身輕似燕。若說佩忠馬上本領。真不含糊。無奈國安步下高強。便如一貼老膏藥一般。只管貼在他身上。扑刀閃閃。只不離馬前馬後。百十回合後。國安又刀法一變。一挫身軀。那刀光直平鋪下來。專取那馬肚馬足。或猛然一躍兩三丈。倒提刀鋒。向下便樵。累得個佩忠。顧下照上。萬分吃力。正這當兒。忽見國安就地一滾。明閃閃上豎刀鋒。便刺馬脇。佩忠忙提轡。閃過刀鋒。不想那馬後足一起。恰好國安用一個平地升雷勢。向上一躍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眼睜睜國安頭顱。掃着馬足。大叫一聲。仰面便倒。佩忠大喜。趕忙回馬一鎗。那知國安是用的誘敵之計。倏的一閃身。趁來鎗扎空之間。早已輕舒左手。拖住鎗桿。竭力一拉。那馬就是個脚失前蹄。那右手扑刀一揚。向佩忠脊背便斫。（險煞家數非常。）佩忠大驚。趕忙棄鎗。一抖轡頭。下面兩足。儘力子一磕馬肚。那馬嘍一聲。四蹄齊奮。從斜裏躡出兩丈。

遠。算是躲過刀鋒。兩陣上一聲喊。慌得佩忠紅巾脫落。長髮四披。急拔佩刀。想再迎敵。不想手忙脚亂。急切間還沒拔出。後面國安業已大呼趕倒。於是佩忠長嘯一聲。縱馬而逃。高陣上胡成大駭。一擺鎗。飛馬搶出。却被清陣上左右驍弁。戳住廝殺。只兩陣上戰鼓如雷。喊聲大舉的當兒。國安施展開飛行術。早已趕佩忠直入高陣陣脚。敵陣勁弩。便如飛蝗般射來。好國安舞起扑刀。紛紛擋落。一個箭步。直從馬尻後。躡將上去。扭住佩忠背後的勒腰帶。輕輕一提。早已摘離鞍心。佩忠大呼。急待掙扎。國安喝聲著。用一個背死狼的手法。早將佩忠。按擲於地。左右四健卒一齊上。便將佩忠捉縛停當。蜂擁回陣。這一路家數。純是靈妙輕倩。俠客本領。與那狠殺蠻斫。大不相同哩。當時胡成。望見佩忠被捉。驚憤之餘。拚命大戰。那清陣驍弁。國安力擒佩忠。也有些筋疲力盡。於是匆匆回陣。鳴金罷戰。打動得勝鼓。望得個胡成。氣憤冲

天只得率衆回營。一面價小心守禦。一面遣人飛報與田祿紅英。請速派援隊不題。且說國安捉到高佩忠。原想解赴額公大營。正在躊躇之間。恰好遇春使人到來。除賀他戰勝之外。便堅囑勿殺佩忠。以備將來。別有作用。國安不曉得遇春用意。只得將佩忠小心監押。連日去搦戰。胡成只是堅守不出。却探得柳方中正在奔走士元坡荊花堡之間。又聞得遇春合田祿尙未交鋒。國安摸頭不著。只得姑且按兵靜候。滕蒼到來。並遇春處的動靜。話分兩頭。如今且說楊遇春。既有意誠勸田祿。便使人先報額公。稟明計畫。額公知遇春兵機素裕。必有把握。便分咐來使。命遇春切防田祿狡獪。相機進行。其間使人往返。便已是五六日。遇春已問得國安連勝情形。所以使人囑國安勿殺佩忠。以備有用。既奉到額公回示。遇春大悅。正要尅期向田祿搦戰。準備說降。忽探得柳方中。悄到荊花堡。計畫一切。林樾便道。方中這廝詭計多。

端。加以田祿爲人。反覆無常。將軍欲以至誠待人。竊恐今非其時。依俺之意。將軍就誠勸之計。反手以擒田祿。倒是一條妙計。遇春不悅道。先生如何以詭詐教人。遇春生平。決不爲此。林樾大笑道。如此說來。將軍牢囚之危。定不可免咧。正說着。左右來報道。今有一隊巡卒。誤入敵人汛卡。悉數被捉。却被冷田祿盡皆放回。遇春笑顧林樾道。先生你看如何。可見是田祿見天兵壓境。有輸誠之意哩。林樾通沒言語。只微微含笑。(妙人)遇春都不理會。便傳進數十名巡卒。細問所以。巡卒道。小人等被捉後。通沒受罪。只押在囚禁之所。不多時。有人領俺去見冷田祿。小人等齊聲乞命。但見他高坐帳中。雙眉深鎖。命俺等進前。細問將軍的起居飲食。一切瑣事。他聽了。只慨歎不已。便命左右賜俺們酒食壓驚。又微歎道。也是你等的命運。今天柳教目不在營中。你等便快些去吧。遇春聽了。不由也慨然長歎。便揮退侍卒。更不向林

懣再議。次日便結束整齊，率領一彪兵馬，鳴鼓進攻。單索田祿打話兩下，裏陣勢排開。遇春方在勒馬橫鎗，往來馳騁。對陣上鼓聲起處，田祿倒提一柄方天畫戟，躍馬而出。結束得渾身純青，越顯得英姿颯爽。後面一騎馬壓住陣角。上面那人裝束詭異，形容古怪，只背負長劍一口，便是柳方中。當時遇春猛見田祿，不由熟念湧起，便縱馬大呼道：「冷田祿，你好生不自愛，你我苗疆相別後，你如何便自作賊。卽今快些悔悟歸誠，俺當保你不死。」田祿大怒道：「休得胡說。俺大丈夫自有事業，依俺看來，你當歸誠於我才是。」說罷，飛馬挺戟，電光似直殺過來。遇春喝道：「且慢動手，爲兄還有良言奉告。」田祿道：「等俺捉住你再說。」於是連戟如風，連連擊刺。好遇春略爲招架，還想趁空進言。只見田祿大呼奮進，著著緊逼，不由直氣發作。大喝道：「冷田祿，你如此至死不悟，也就難怪爲兄了。」說罷，搯鎗縱馬，兩人登時殺了個翻翻滾滾。這一來，

真是棋逢對手。頃刻間殺了數十回合。兩人不約而同的都弄了些虛招數。在遇春是肚兒內裝了透鮮的著兒。定想以至誠勸降田祿。在田祿也有一番用意。所以兩人鎗來戟去。雖鬧的山搖地動。究竟是外面的聲色。這當兒兩馬盤旋。堪堪的難解難分。忽見田祿喝聲著。用畫戟劃開鎗影。撥轉馬沖開陣勢。向斜刺裏拍馬便走。遇春大呼趕去。兩騎馬便如風馳電掣。陡見田祿猛的扭身撒手。向遇春便是一鏢。遇春忙閃過。却大笑道。這是咱們在葛先生書塾中頑過的老營生。冷老弟。你真個戲侮爲兄麼。一言方盡。只見田祿撥轉馬。哈哈大笑道。時齋兄端的想煞小弟了。說罷擲戟下馬。撲翻身便拜。正是。

昔時故友今成敵。誠僞難分一瞬中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詐中詐狂且賺故友

玄又玄名將遇神姬

且說遇春忽見田祿拋戟拜伏於地。不由越法愴然動念。決不躊躇。忙擲鎗下馬。扶起田祿道。冷老弟。別來無恙。你今既幡然覺悟。便隨爲兄回營。共圖殺賊。以報皇家。額公大度。定不追究你的罪過。來來來。便請上馬。並轡回營。田祿歎道。俺久欲自拔歸正。只因頭些年。提兵大帥。個個是褊心狹度。俺惟恐自送其死。所以躊躇至今。幸遇大哥。活該是俺見天之日。也是俺踈略些兒。前些日。俺放轉貴營中一羣巡卒。致招柳方中之疑。方才陣上。所以俺假意廝殺。如今俺隨兄歸去。自無不可。但不如趁此機會。便捉方中。須知方中正是教中的主要人。若捉得他。那紅英失却謀士。便不難擒獲。大哥趁此便回。不出三兩日間。俺定當生致方中。率衆歸誠便了。大哥一得荊花堡。那士元坡。不戰自下。便是襄陽也要大爲震動。說罷。合遇春執手唏噓。痛陳前過。

並殷殷致問于益逢春等人。你想遇春本是個至誠無偽的人。這一來。正暗合了他肚兒內透鮮的招兒。於是大悅之下。深信不疑。便道。老弟。今番舉動。方不愧葛先生的弟子。既如此。俺當靜候佳音。說罷。各自上馬。遙聽兩陣上。兀自吶喊連天。原來彼此間。正自強弩射陣。於是田祿一搖畫戟。飛馬回陣。說也不信。一個實拍拍楊遇春。居然也會假意價大呼追趕。直將田祿殺入敵陣。方才各自收兵。不題田祿回營。見了方中。自有一番交代。且說遇春回營。恰值額公遣來兩名驍弁。一名戚雄。一名孟揚。都是久經戰陣的勇將。一來遣他們聽遇春指揮。二來又堅囑遇春。切防田祿狡詐。當時戚孟參謁畢。遇春喜孜孜向林懋一述田祿之話。林懋聽了。索性的笑而不語。只命戚孟小心守營。並連日安固外壘。遇春笑道。田祿不日捉得方中。便率衆歸誠。咱便當提大軍。直壓襄陽。此間營壘。無須再爲安固。咧。林懋聽了。仍是微微含。

笑。轉眼間兩日已過。這日早晨。忽見林樾占弄卦數。少時微嘆而起。自入偏帳。遇春還沒在意。不多時。却見戚孟兩人。從偏帳匆匆出來。彼此相覘。彷彿不得主意似的。遇春覺得詫異。便暗暗將戚孟喚入自己帳中。一問所以。兩人低語道。好教將軍得知。林先生說今夜晚間。主有賊星入營。命俺兩人。就營帳左右。小心巡邏。如有所見。立即擒拿。遇春道。正當如此。但是冷田祿若遣使人來。你等却不可冒昧。兩人聽了。唯唯而退。當夜晚上。二鼓敲過。遇春在自己帳中。靜坐一回。又默習回玄女秘法。因湖北教匪。頗恃妖術。所以遇春預爲之備。但他心中不信玄虛。默習一過。即便拋開。正怙愒田祿。不知怎的便捉方中。何以至今三日。尙無消息。思忖間。忽聞營外。微微譁動。須臾伏卒大呼道。捉住奸細了。遇春大詫。正要命帳前軍校。前去查問。只見火燎騰處。四五伏卒。擁定一個長大漢子。反剪雙手。大拔步竟入帳中。那漢子步履

捷疾。渾身青衣。並用塊青帕。連頭帶面的一蒙。只露着灼灼雙睛。向遇春挺然一點。遇春見此光景。疑是方中弄的邪法。（便不疑田祿。至誠人如畫。）便一手仗劍。正想吐問。只見漢子一面自揭蒙帕。一面大笑道。時齋兄。如不相信。便請賜縛。俺冒死到此。正有要言相商。說罷。面對燭光。却是那鬧翻湖北名播當時的冷田祿。這一來。不但遇春聳然。便是帳內外軍校。都各大驚。便一個個摩拳擦掌。只看遇春眼色行事。但見遇春欣然色喜。立刻釋劍道。冷老弟。你單身至此。足見誠意。想是那柳方中。不易捉獲麼。不必介意。你既來歸。咱再慢慢計畫。說罷。命田祿對面落坐。方要細問。所以只見戚孟雄趕。趕提刀。入。田祿笑道。俺拚得戴了頭來了。於是自披頸項道。取取。遇春忙喝住戚孟。一說巡查奸細誤會之意。田祿道。如今事不宜遲。擒捉柳方中。就在今夕。俺自那日回營以來。方中甚是見疑。俺以武功捉他。本易如反掌。無

奈他見疑之後。便以妖法自衛。這三日以來。他又在營設壇祭煉。甚麼混元一氣的法水。教徒們飲此法水。卽能刀鎗不入。便在今夜。就要成功。俺想破他此法。除非是大哥顯些玄女秘笈的能爲。趁勢兒便捉方中。過得今夕。那方中却勢不可制了。所以俺蒙面到此。恐教徒或有覺察。再者俺若遣人來報此事。恐大哥疑俺。別有詭謀。不知大哥敢從俺去破方中的邪法麼。遇春慨然道。老弟輸誠如此。又有何疑。說罷。起身結束。佩了短劍。就要合田祿匆匆拔步。戚孟道將軍不可冒昧。還須向林先生斟酌。才是遇春道。不入虎穴。焉得虎子。吾以至誠待人。人必不我欺。何況冷田祿。是俺同學舊友呢。你兩人不必驚動林先生。且看俺功成頃刻吧。戚孟兩人不敢深阻。眼看着遇春跟田祿匆匆而去。戚孟都是粗莽漢子。料遇春必有絕大把握。當時真個不去驚動林樾。依然的加意巡邏。單盼遇春成功轉來。那知更漏頻催。堪堪的

五更將盡。遇春影兒也無。須臾天光將亮。兩人心下着忙。正要去告知林樾。只聽營壘外喊殺連天。便有外卒飛報道。不好了。冷田祿自領大隊。前來襲營。戚孟大驚。連忙率衆登壘一望。只見衆教匪。耀武揚威。蟻附攻壘。中有一人。躍馬指揮。用畫戟挑着遇春的將巾。大叫道。楊遇春已被俺生擒。一駭疾。一降者免死。戚孟既駭且怒。連忙揮衆抵禦。滾木雷石灰瓶之類。亂嘈嘈打將下來。那田祿施逞能爲。棄戟下馬。拔出佩刀。一躍三丈餘。率一隊精悍教匪。就要肉薄登壘。虧得孟揚手疾眼快。拈弓搭箭。覷準田祿咽喉。颼的一聲。田祿急閃。那支箭掠項而過。真個是弓勁弩銛。却將後面一個長大教匪。貫顛射落。衆教匪紛紛齊退之間。壘上又是一陣佛郎機。聯珠弩。砰訇齊放。這才將田祿等。好歹禦退。戚孟退回。將夜間遇春被賺之事。向林樾一說。並且伏地請罪。林樾歎道。楊將軍該有此厄。不必驚慌。將軍等只加意守營便了。

於是一面使人飛報額公。一面指揮戚孟。防守一切。並差伶俐探子。去探遇春消息。隨時報告。這且慢表。你道楊遇春。爲何忽然被捉呢。這其間。都是柳方中的詭計。就遇春有意勸降田祿。他便布置了一番圈套。由釋放巡卒。以至田祿夜邀遇春。全是他定的步驟哩。且說遇春。當那一夜。跟田祿直赴荊花堡。一路疾趨。須臾便到匪營之外。只聽得傳鈴喝号。十分森嚴。田祿道。方中這厮。狠有黨羽。咱須悄悄進去爲是。於是引遇春由營垣左邊。各顯聳躍本領。輕輕跳入。穿過幾處幕帳。忽望見正北一幕前。燈燭齊明。果然高搭法壇。從香烟迷漫中望去。果有一人披髮仗劍。正在那裏。似乎是布罡踏斗。寫得閃爍。田祿道。此人便是柳方中。遇春大喜。按劍道。俺就去殺掉此獠。不信他甚麼邪法。田祿道。且請稍待。到小弟帳中。稍爲歇息。並商議除他黨羽之法。方爲計出萬全。不然。他的黨羽。鼓譟起來。又須費手。遇春一想。甚是

有理。坦然不疑的隨田祿直入大帳。有數名侍帳護卒。一見遇春。納頭便拜。田祿喝道。快烹茶來。並小心帳外。以防柳方中心腹人。或來窺探。說罷。與遇春彼此落坐。田祿道。大哥性兒。不信法術。但是方中這厮。真有些奇怪道理。他並能接遇真人。此間有所聖姑祠。那女神每每現形。層出不窮的傳他法術。所以少時大哥去捉他。須用那玄女秘術。不可盡恃武功。遇春笑道。那厮大言惑衆。何足介意。如今快議定除他黨羽。從速行事吧。田祿正要開言。恰好護卒捧上香茗兩盞。是兩個紅白茶甌。田祿哈哈一笑。親身將紅甌。端與遇春。遇春奔走多時。正覺口燥。便引甌一吸而盡。這一來。不打緊。忽覺通身疲軟。便如中酒一般。正在心下詫異。只見田祿拍手大笑。一叩帳壁。倏的鑽出個醜陋先生。正是柳方中。手提短劍。向遇春劈頭便剝。遇春一閃之間。撲通跌到。恍惚聽得靈風颺起。並有人嬌叱道。方中不得無禮。咱都是龍華會。

上的人。奈何相殘。於是遇春一頭暈去。彷彿如夢。及至醒來。那裏有甚麼營帳。只覺冷露沾衣。野鳳習習。仔細一看。却身臥曠野之中。斜月熒熒。約摸有四更時分。遇春跳起來。摸頭不着。却料得是中人詭計。先一摸所佩短劍。業已沒得。並且覺筋骨弛懈。走了兩步。頗頗遲鈍。不由暗驚道。那會子所飲之茶。定然有異。惟今之計。須作速覓路回營。再作區處。但是四下一望。歧路縱橫。方在徘徊莫適。只見正北上樹木叢叢。彷彿是一片高阜。隱有寺觀。遇春正想奔去問路。忽聞一陣仙音縹渺。笙管嗷嘈。倏的由那一片高阜叢樹中。閃出一對紅燈。須臾陸續閃出十二碗燈。排作兩行。和着一片仙樂。竟向遇春冉冉而來。若說遇春。曾平苗疆。甚麼怪異事。也都見過。斷不致見異則驚。無奈他這當兒。身落牢籠。被那盞異茶所困。渾身本領。施展不得。當時無奈。只疑是方中等。又鬧玄虛。便默誦護身秘咒。靜觀其變。那知那兩行紅燈。竟

不退避。須臾近前。却是十二個美姝。一色的高髻宮裝。霞帶飄拂。後有一隊女樂。也都是霓裳羽衣。便如仙女。一見遇春。那當頭兩美姝。便吐出嚙嚙鶯聲道。星主勿驚。俺家娘娘。特命奴婢等。前來速駕。以便星主度此難關。遇春驚道。你等是甚麼人。你家娘娘。又是那個。兩姝道。星主莫問。到那裏。便見分曉。於是不容分說。媿媿慙慙。一邊一個。伸出兩支兜羅綿似的手兒。扶了遇春。頃刻間。後隊改前。笙簫大作。引了遇春。直奔那一片高阜。鬧得遇春。驚驚惑惑。只好顛三倒四。價念那護身秘咒。那知衆美姝。通不理會。一個個步履飄忽。儼如御風。須臾直抵高阜。穿過一片蒼松翠竹。忽現出一所壯麗祠宇。業已重門洞開。遠望裏面。燈燭輝煌。亮如白晝。却靜悄悄。一無聲息。祠額上一溜珠燈。映照出聖姑之宮四字。（寫得幽秘閃爍。）遇春暗詫道。怪得田祿說有甚麼聖姑女神。好生可怪。思忖間。已被衆美姝簇擁入祠。直抵前殿。

之下。但見珠簾罕地。默不聞聲。兩美姝扶住遇春。就階下高聲報道。星主已到。聲盡處。珠簾高揭。由殿內轉出兩個垂髻雛鬟。遇春一望。越法詫異。只見兩雛鬟一個著碧綃之衣。一個著霧縠之服。業已生得妖艷非常。他們後面還婷婷站定一個儀態萬方。容光四照的美婦人。結束得麻姑仙女一般。畫裙嫋娜。微蹙金蓮。笑吟吟滿面生春。喜孜孜梨渦堆俏。手執雲拂。款款迎來。背後還有兩個姣好侍兒。一個捧印。一個抱劍。一行人迎至階下。眾美姝合女樂自行退去。這裏遇春方在惘然莫測。那美婦已命兩垂鬟扶定遇春。道星主勿得驚疑。此間劫運當開。妾奉帝命。以鎮茲土。便請進殿敘話。脫君此厄。何如。說着。合遇春歷階而升。直入殿內。裏面陳設越法莊嚴。並有許多紅藍冊籍。堆置靠東壁長案之上。遇春不管好歹。姑且就坐。那美婦對面相陪。嫣然道。妾知君此夜當有此厄。所以命奴婢相邀。不必驚心。星主度遇此厄。

後福正未可量哩。遇春稱謝道。夫人既見拯救。實深感佩。但遇春一個凡夫。怎當星主二字。夫人究竟如何神道。便請見諭。一俟將來教亂戡平。待遇春奏明當今。加你封號何如。美婦聽了。格格一笑。因回顧侍兒道。你們看星主與俺相別沒多日。業已忘却本來咧。俺與他同承帝命。他只在塵世上。略一駐脚。便懵懂如此。侍兒聽了。便相視而笑。美婦道。吾與星主。天上相別沒多日月。總之皆爲此番浩劫而來。吾本帝前侍書女。某日諸神朝覲之辰。吾不合顧君一笑。帝命謫蒞此土。血食一方。俗稱吾爲聖姑。專在此茫茫浩劫中。保全善類。因指那紅藍簿籍道。那便是此方人民的善惡簿子。凡逢劫不死者。皆隸善簿。遇春怒道。夫人既承帝命。來分別善惡。如何反教那妖人柳方中種種邪法呢。美婦笑道。吾何曾教他法術。那是他們託吾爲重。以堅教徒的信心。遇春道。夫人既保全善類。就該助正破邪。早使妖氛殄滅呀。美婦笑

道。那裏有這般易事。此輩既應運而生。豈可擅滅。便是他們將來成敗。都有帝命主持哩。因正色道。星主莫要小看他們。如今清運已衰。天祚將移。焉知他們不替興朝局呢。便是俺邀星主來。一來脫你此厄。二來還有要言奉商。說着水汪汪眼波一轉。似含着無限深意。不想一句話。激惱遇春。登時拂然道。夫人正神。奈何袒邪。俺楊遇春。堂堂男子。却不願聞此悖逆之言。閒話少說。夫人能指俺道路固妙。不然。俺便自家去。美婦道。星主且慢。你已中了人疲軟的奇藥。不解散下來。那裏行得。因左顧雛鬟道。可扶星主。且入後殿。飲吾神水。解散藥性。當時遇春。十分疲軟。便身不由己。被人家攙入後殿。方到殿外。業已聞得異香馥郁。饒是遇春。這等正氣。還有些神搖魄宕。及到殿中。仔細一看。那裏是甚麼神殿仙宮。簡直像香閨繡閣。象牀上錦帳高懸。鈿几上花香四徹。几中間金貌篆嬈。也不知焚的甚麼異香。但覺鑽入鼻孔。另

有一股辛芳氣味。這時那美婦另漾出一副神情。便斜睨秋波。請遇春几旁落坐。自己下面相陪。却笑顧雛鬟道。你們這班憨妮子。只管瞅星主怎的。還不快取解藥來。說罷。斜引紅巾。含睇而笑。却向遇春道。真是塵世上容顏易老。星主別俺無多日月。業已蒼老許多咧。遇春只聽他。一派的玄虛話。雖然摸頭不著。然而一想到小時節。曾遇過山洞中太陰煉形的仙人。並得秘書（迴顧有致）看來鬼神幽秘之事。未可謂無。想至此。便恭敬敬的道。遇春愚蒙。不曉玄妙。但夫人既是帝命正神。應識未來。請問這白蓮教首。妖婦陳紅英。還能猖獗幾時。何日授首呢。美婦大笑道。星主此話。罪過不小。那陳紅英。上應女曜。尊貴無匹。他倡此番殺劫。也是帝命使然。你不見他五六年間。震動天下麼。以後之事。却不可預示。總之你我此番墮落塵寰。却爲得甚事來。說罷。就胸前彼此一指。遇春聽了。老大不悅。暗想道。此婦便是神靈也。沾

八分邪氣。不然爲何偏袒妖婦呢。沉吟間。那雛鬟笑吟吟。捧到盞熱騰騰的白水。其中有粒紅丸兒。大如粟米。美婦接過。從髻邊拔下簪兒。只一攪。那盞水頃刻色似桃花。馨香撲鼻。含笑遞與遇春道。此名迴元丹。星主飲此。精神立復。俺當遣人送你回營。遇春持盞十分躊躇。無奈通身疲軟不支。只得謝一聲。一飲而盡。呵。不飲時萬事全休。一飲時。只覺奇香徹腦。一股溫習習的熱力。從咽喉直注丹田。若說精神果然陡長。只就是手足四肢。越法無力。百忙中。溫熱之氣直冲下部。登時覺心旋搖搖。神宕思淫。再看那美婦。竟自滿面含春。翩然跣起。一逕的偃向遇春。並肩而坐。只那衣裳飄拂之間。也不辨是細細肌香。甜甜髮氣。真個令人骨節欲融。春心如醉。遇春大駭。趕忙收攝心神。想要躲避。逡巡之間。已被美婦一手攬住頸兒。一手握住手兒。却將紅馥馥香腮。偃向遇春道。星主。你如何一落塵劫。便昧本來。咱兩人思凡墮

落。帝命有一段姻緣。你本當輔佐陳紅英。以成大業。吾鎮茲土。亦所以暗護真主。功成之後。你我當同返天上。你我神人雖殊。却體魄可接。趁此良宵。快完成帝命良緣。吾當置你真主之旁。將來富貴壽考。爲蓋天一品之勳臣。（愈說愈妙。）且是生平意足哩。說着一扭纖腰。竟自撲入懷中。這一來。遇春大怒。原來他自聽美婦袒護紅英。便猜疑他是甚麼邪神妖物。今見他不但說出一席撩天刮地的無恥話。並且勸說自己。輔佐紅英。不由勃然大怒。猛的一推。正是。

妖姬欲布摩登席。正士推翻歡喜禪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陳紅英獻身施蠱術 額經略擊虎得妖人

且說遇春。猛的推開那美婦。大喝道。你這賤婦。畢竟是甚麼邪物。怎敢通沒

羞恥無端戲我。難道你是陳紅英一黨麼。那美婦亦怒道。楊遇春。你死到臨頭。還如此張致。俺且叫你識得陳紅英。遇春大怒。急待跳起來。去抓美婦。無奈身軟如綿。正這當兒。却聞院中有人大喝道。楊遇春。你休不識好歹。如今你身擒兵散。俺家冷教目業已提兵去捉額某。你還敢如此倔强。颺的聲闖進一人。正是方中。用劍一指美婦。向遇春道。不瞞你說。這便是俺家陳教主。如此的抬敬於你。無非是看你是條漢子。不忍殺掉。令你棄暗投明。輔佐新運。你若執迷不悟。也就難怪俺老柳咧。說罷。一擠醜臉子。就要揚劍。紅英微嗔道。這時節。用不着你。還不退去。俺自有法兒。令他歸降。於是方中聳肩而出。這裏遇春氣憤已極。反索性一言不發。却因面前嬌滴滴的美婦。就是那殺人不眨眼。名聞天下的陳二寡婦。但見他眉兒眼兒。手兒脚兒。通沒些異人處。無非是妖艷絕倫。他就能煽動教亂。創造這場大劫。正在暗自詫歎之

間只見紅英格格的笑道。楊遇春你既落俺手。不愁你不服事於俺。俺本想以禮相待。收你作第一外寵。同創大業。今既如此。俺看你倔强到那裏去。說罷。一聲嬌喚。忽由殿外。蹚進四個十七八歲的美男。不容分說。將遇春推抱登榻。各捉手足。頃刻已仰面朝天。遇春怒極。更不作聲。只給他個把心一橫。看他怎樣。不想兩雛鬢含笑趨進。一個便與遇春解衣掠褲。那一個更是老氣。便伸進纖纖玉手。一陣摩弄。再看紅英時。業已自弛褻衣。露着白生生下體。含笑近榻。兩雛鬢閃身一笑的當兒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紅英流眸登榻。只用手向下一探。遇春大駭。頓然覺淫思火熾。中峯特起。原來他所服紅丸。却是紅英秘製的一粒春藥。當時遇春憤憤之下。自悔誤入牢籠。辱身至此。窘極之間。忠憤填膺。趕忙一正心神。再看紅英。那裏還花嬌柳媚。簡直像一個粉面羅刹。爬在自己肚兒上。就要吸精飲血一般。天下美人。皆當作如是觀。

於是一陣駭怒。頓然間中峯立縮。然而紅英如何肯罷。依然的撲抱遇春。盡其妖媚之技。你想這種事兒。一頭兒熱。如何成功。當時遇春咬定牙關。通不理會。倒累的紅英淫性大作。欲罷不能。便拋了遇春。拉過一個美男。竟就一張躺椅上。興雲布雨。又命其餘美男。合垂鬟侍女等。捉對兒就榻下地毯上。任意交媾。這一來。滿室春光。好不撩亂。真個是有聲有色。極盡妍媚淫宕之致。在紅英之意。是引動遇春情懷。那知遇春心神一正。便如老僧入定一般。任你羣魔肆侮。他只是不聞不見。紅英沒奈何。只得合方中商議。總要想法兒。制服遇春。便撥了幾名精細守卒。將遇春暫押入望天窟水牢內。以便慢慢的勸說與他。當時方中便想命田祿。一面去突攻林樾。一面請紅英出其不意。引一隊精兵。去抄襲額公大營。那知紅英因勸降遇春。不得心下有些不高興。便道。額某老邁。不足介意。他所倚恃。便是楊遇春。俟俺設法勸降。

他後。那額某反掌可擒。因此只命田祿去突攻林樾一陣。如今且說額公兵駐起鳳橋。便飛檄調取滕蒼。隨營聽用。初接到梁國安的捷報。十分歡喜。繼而接到遇春欲誠勸田祿的密稟。老頭沉吟一回。只囑咐遇春。小心在意。又惟恐或有意外。所以又遣戚雄孟揚。馳赴遇春軍中。相助進戰。老頭兒籌畫都定。只盼滕蒼到來。俟聞得遇春得手後。便命滕蒼從間道襲擊襄陽。以爲擒賊擒王之計。那其餘股匪。自可不勞而定咧。（此計若成。教亂立定。却沒得好書看也。一笑。）那額公待遇士卒。脫略不過。都以兒子畜之。只要士卒們不犯軍法。彼此便嘻嘻哈哈。老頭兒高起興來。或賜一筒關東菸。或賞一杯老白乾。士卒膺賞。視爲無上榮耀。這日額公料理軍事畢。便禿頭跋履。覓到帳外。命一班善習撲交的護卒。較藝爲樂。老頭兒看得起勁。便親自下場。比示他們兩路手法。衆護卒一齊伏地歡呼。額公却大笑道。不中用了。吾這

副老手脚。終不及君等少年。正說着。人報滕蒼已到。額公大悅。便一迭聲喚進來。只見滕蒼。遍體行裝。精神炯炯。趕忙趨踏近前。參謁如禮。額公撫掌道。水底魚。來得正好。咱少時再說正經。且與老夫較量三合。叫他們（指護卒）瞧瞧手法。原來額公性兒。隨口便是詼諧。頗有與人無所不狎侮之風。在侍卒等。一向見慣。倒不以爲奇。只是滕蒼。忽見額公如此態度。倒有些不得主意。趕忙悚然退立。額公將長袍兒。略爲扎拽。舉手道。來來來。較藝之道。是不準客氣的。咱不過頑一場子。叫他們認認手法罷了。說着。廳一聲。一個箭步。（鬧判狡獪。固自尙在。）直取滕蒼。滕蒼沒法兒。只得宕開手法。合老頭兒推攔靠抱。便用那大手搏的路數。一路頡頏進退。真個是靈貓一般。工力悉敵。那知老頭兒。越來越猛。毫不客氣。也不知是覘滕蒼的本領。是自家賣老力氣。逡巡之間。一把攔牢滕蒼。却顧護卒大笑道。你們看俺摸得個大魚。

兒說着。右腿進步。向膝蓋襠中一插。兩膀一甩。便是個雙龍撼山的大甩手。 (的是撲交手法。寫來翔實。) 這一來。膝蓋却吃不住勁兒咧。原來武功家較藝。真是當場不讓父。舉手不留情。膝蓋雖然遜讓額公三分。然而到此勝負關頭。不禁不由便施展出全副能為。當時膝蓋叫聲不好。趁甩勢。一交跌翻。只脊背略為沾地之間。額再進步。想要將他扶起。不想膝蓋賣弄輕身之功。猛一提氣。便是個風魚躍浪式。颼一聲。躡出三丈來遠。趁勢用一個迴風順流的姿式。翻轉身。貼地跑來。 (一路字句法。都映切水底魚。然却是為下文探險望天窟伏線。) 這裏老頭兒。一下撲空。百忙中。他又穿了雙厚底鑲雲的大鞋子。足下一頓的當兒。登時甩脫一支。老頭兒撫掌狂笑之間。膝蓋早拾履呈上。於是衆護卒。齊聲歡呼。額公却拖住膝蓋。一豎大指道。俺輸給你咧。好好。這才使俺放心。待兩天襲取襄陽。俺是派你去定咧。膝蓋摸頭不

着。正要隨額公進帳。細問一切。恰好林樾使人到來。飛報遇春遭賺。並田祿趁勢攻營之事。氣得個老頭兒。連連躁脚。罵罵咧咧。便向滕蓋。略述遇春欲誠勸田祿。致入牢籠。一面令他飛赴林樾營中。探明遇春被賺後。一切情形。設法兒專救遇春。一面飭令全營警備。以防教匪們。或仗邪法。來攪擾大軍。原來這時教匪中。諸般邪法。千奇百怪。自倡亂五六年以來。大家傳說。添枝加葉。越法弄得聞者心驚。其實。是些障眼法兒。惑人心目。當時湖北。頗有幾個端正士紳。倡辦團練。練鄉兵。築堅圩。以謀自衛。只要武備充實。教匪也就不敢去犯。並大家相誠。以正心之法。便可禦邪。再就是準備了豬狗穢血的激筒。以備不虞。至於額公。更不以邪法爲意。然而營中兵卒們。却未免悄悄準備。既奉到額公加意警備之令。便大家逐夜留神。這也不在話下。那知活該惡人當災。那個四魔中的羅有高。他竟想趁火燒魚。來加害額公。原來羅

有高一班人。自升爲二等教目。跟隨田祿以來。五六年間。剗墳創墓。割折小兒。真是無惡不作。依然鈎搭着夏氏。舊情不斷。好在冷田祿業已厭棄這塊唾餘。那畢得立。又是個鬆王八。一切取公開主意。惟有蒲三利。還往往攙在裏面起膩。這時他們領了一干狐鼠黨輩。便在起鳳橋左近。任意價出沒。胡爲有高合夏氏。又習得變畜邪法。往往趁夜間。攫逐小兒。嚇人掠財。無所不至。畢蒲兩人。却不會變畜本領。然却會些不完全的隱身小法兒。過了那作法的時辰。便或露衣角。或露足趾。甚至齊截截露出一顆腦袋。虛懸空際。十分可怖可笑。兩人自知不成功。也不敢出去作鬧。只暇時用資笑樂而已。這時蒲三利。攙在夏氏裏面。偏頭強腦。居然合有高抗衡。已不像從前恭謹模樣。有高怙憊在心。也非一日。及至聞得遇春被賺之信。有高暗想道。如今這兩個厭物（指畢蒲）擋在俺面前。俺總不能獨占夏嫂兒。俺趁勢先毀他

們。然後自立奇功。偷取得額某首級。不但夏嫂兒。是俺獨占。倘若教主見喜。俺一下子。爬到高枝上去。這個樂兒。就大喇。算計已定。便向畢蒲一說。所以竭力慫恿。畢蒲聽他說得天花亂墮。易如反掌。真個有些踴躍。夏氏惡狠狠的唾道。你兩個。別不知死活喇。那額公福大命大。不消說是正不怕邪。憑你兩個。那等沒考究的隱身法。便想去取他首級。沒的枉送了小命兒。屁也不值。有高道。這也難說。俺因是兄弟義氣。所以讓你們去。建此奇功。你們既畏首畏尾。且看俺老羅的手段。夏氏笑道。你的手段。只會變夾尾巴狗。巧喇。還是個母子貨。三利躍然道。別作笑談。羅兄這主意。倒也不錯。俗語云。蛇無頭不行。兵無將立亂。咱真取得額某首級。也是件奇功哩。有高拍手道。對呀。胆小不得將軍作。待俺取得首級來。你們莫要後悔。蒲畢一聽。都爭着要去。未後議定。還是三利去。夏氏再三囑咐。莫忘時辰。那三利十分高興。挾了利刃。

大踏步便行。堪堪去了兩個更次。不見回頭。有高道。三利爲人顛預。或者半道上返悔了不去也。未可知。畢老哥。你素來精靈。去瞧瞧吧。得立不知是壞計。欣然便行。這裏有高。閒得沒幹。便獨據夏氏。頑了個稱心足意。原來夏氏本有牀第工夫。自合冷田祿交接以來。更加了些填肌內視之術。所以有高想毀蒲畢。據爲己有。當時兩人直纏至五更時分。蒲畢兩人只是不回。有高暗揣已計得售。越法高興。夏氏究竟關心。便推開有高。遣人到額公營前。探探消息。叫聲苦。不知高低。只見蒲畢兩顆腦袋。業已高標在營門之外。並有佈告道。妖匪蒲三利。畢得立兩名。寅夜窺營。梟首示衆。那夏氏得知凶耗。放聲大哭。有高道。不須悲疼。俺今夜便去。替他兩人復仇。夏氏沒奈何。只得由他。原來當夜額營中。有一班值夜的護卒。巡邏一回。都聚在值帳中。賭博消遣。大家正在擺弄錢注。有一人偶一回頭。忽見自己方才下的一大注錢。竟

自不見。此人素來機警。料得同伴中。沒有草鷄毛。（俗謂無賭品者。）便暗留神。故意的又下一注。雙手掩面。打個呵息。却從指縫中瞅去。忽見燭光一晃。突的一支大手。由案下伸來。此人大叫。一把捉牢。同伴料得有異。忙取準備的穢血。向案下一陣亂潑。登時弄得蒲三利全身出現。賊睛灼灼。面目如鬼。原來蒲三利專門好賭。又愛個小便宜。他用隱身法。混入額管。誤打誤撞的。恰遇着護卒們正在賭博。他觸動所好。竟忘掉所事。猴在一旁。觀看良久。忍不住暗抓一注錢。便藏身案下。樂得甚麼似的。若說三利這當兒。威實實的二等教目。還短這注錢花麼。俗語說的好。狗改還吃屎。三利本是鼠竊出身。這也就難怪他咧。當時三利大悅之下。那裏還理會甚麼時辰。及至二次伸手。恰好時過手現。所以被捉。當時衆卒。由案下拖出三利。先打了個盡興。然後問明他姓名。並黨夥之類。大家縛了他。便想報知額公。那機警護卒

道。據三利之話。就許有黨夥續來。咱不如伏在營外要路。準備捉人。一併價再去上報爲是。大家聽了。撥兩人看守三利。卽便如計而行。果然爲時不久。又從要路上。捉得個該晦氣的畢得立。原來得立。顛顛預預。脚下慌張。行近要路口。絆了一交。後襟上。掛了挺長的一根棘枝。他也不曉得。衆卒忽望見一根棘枝。憑空的半豎飛跑。不由都暗暗會意。猛然的取出激箭。向棘枝嘖的一射。便見現出一人。回頭就跑。大家趕去。揪鷄子似的揪來。一問姓名。正是三利一黨。於是大家暫回。業已天色將明。便連三利。押赴大帳。稟知額公。額公命提進蒲畢。略問他們隱身邪法。便笑顧左右道。山鬼伎倆。只以自速其死。教匪邪法。大抵如此。汝等觀此。可以釋然了。便命牽出。斬掉示衆。殊不以爲意。不想這夜三更時分。額公料理了一道陳敘軍情的章奏。又命某參謀。草了兩道調兵的檄文。用過經略的大印。方合某參謀。相對坐談。忽聞帳

外。風聲怒吼。飛沙走石。帳外護卒。一陣喧譁。並亂吵道。虎虎。額公大怒。霍的提劍出帳。這時淡月朦朧。便見一支牯牛似的大黃虎。一抖毛威。豎起懶龍似的大尾巴。震天價一聲吼。直向額公撲來。額公倏然一挫身。沖過撲勢。順手一劍。那虎已掉身來攪。好額公。雖然上了幾歲年紀。那茹南池一家技擊。（回映前文。筋脉都動。）端的非凡。只一陣飛騰。劍擊。那虎已負傷數處。狂吼連連。少時。爪尾亂動。又發作一陣慘叫的怪響。額公運劍。將那虎逼近帳門。衆護卒各挺標鎗。方要攢刺。只聽某參謀大喝一聲。由帳門飛出一物。拍的聲。正中虎額。說也不信。那虎呵呀一聲。翻身便倒。就地一滾。登時化爲一個烏大漢。業已呻吟成堆。負創不起。衆卒齊上。頃刻捉翻。拾起那飛出之物。却是經略印匣。原來某參謀倉猝中。取印擊虎。不想竟鎮破了化畜的邪法。至於這假虎爲誰。也就不必點明了。且說額公回帳。提進化虎的羅有高。研

問再三。知是教匪中著名的惡目。當時大怒。卽命推出斬首。合蒲舉一併示衆。可笑有高爲了個鷄皮三少的夏氏。想毀蒲舉。自己也便交代咧。可見古來那個真心夏氏。以一婦人死掉許多人之紀載匪誣咧。如今再說那夏氏。見有高化畜而去。竟又被額營梟示了首級。當時痛悔之下。便也瞧科有高一番壞意。想起合得立夫婦情腸。不由暗歎道。可憐他如此結果。看來在賊中胡鬧。終沒收煞。俺當夜裏偷得丈夫的頭來。俺埋了他。自家脫身賊中。尋個收園結果吧。（以此一念。乃能善終。）算計已定。只待晚間行事不題。且說那捉得蒲舉的一班護卒。知得營中。又捉得化畜的羅有高。越法的十分高興。這夜晚。大家出營。巡至要路口。一所破瓦窰地面。大家坐地稍息。有的敲火。吸筒旱菸。正這當兒。忽聽窰後。窰窰有聲。大家蹙去一望。却是一支花山羊。見了衆人。就要跑去。其中一卒大笑道。俺正有些肚餓。咱且捉來燒吃。

吧。說着信手一激筒射去。只見那羊嬌滴滴一聲呵呀撲地便倒。正是。

化羊昔有三娘子。異事今看一婦人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水底魚探險望天窟

劉清天策畫秘魔山

且說衆卒見射倒那羊。忽化婦人。料得又是那話兒。不由擁上捉牢。由一卒晃開火亮。一照那婦人面目。登時都樂不可支。大家彼此會意。先喝問婦人的來歷。便笑道。你這婦人。既爲偷取丈夫的頭來。還情有可恕。你若想死。就此將你押赴大營。你若想活。夏氏泣道。俺如何不想活。便請諸位放俺去吧。衆卒大笑道。那裏有這等便宜事。俺們決不爲難於你。並且叫你快活哩。於是七手八腳。將夏氏捉入那所破窖中。大家便有勻有讓的。次第合夏氏一陣鬪戲。可怪夏氏居然應付有餘。末後。經夏氏宛轉央告。衆卒方才

放他跑掉。不題夏氏。從此搜括金貲。脫離賊中。且說滕菁。馳赴林樾營中。一問遇春被賺後的消息。林樾道。據探子來報。楊兄現被禁於通天窟中。這所。在三面皆山。絕無路徑。惟有西面。是一廣闊深潭。總匯山溪之水。便如小湖一般。教匪們設人把守。只有他們的船支。可通彼岸。抵岸後。還有許多的險道。方是通天窟。但俺以數測之。楊兄應有數月厄運。此時滕兄去營救。也是枉然。不如回大營。稟明經略。且自勦賊爲是。滕菁那裏肯聽。便笑道。不瞞你說。若說水中工夫。俺還略知一二。遂不聽林樾之話。便扮了個賣柴漢子。一逕的混入荆花堡。距匪營西去十餘里之遙。果然有片深潭。積水澄明。深不可測。遙望潭東面。羣山環抱。果然是飛鳥絕迹。再一看潭邊汎房。十分周密。原來冷田祿等。設此險地。不單爲囚禁敵人。皆因搜括的金貲寶物太多。便借這望天窟。爲郿塢之藏。裏面有所聚寶庫。都是湖北人民的膏血。後來匪

勢一蹶不振。也就因葉一清尋通山徑。偷取他的金貲。以濟官軍。使紅英等無以聚衆。方才敗事。此是後話。慢表。且說滕蒼挑了一担柴草。正在汎房左右徘徊相度。只聽背後有人傍聲傍氣的喝道。突那漢子張望甚麼。這是什麼所在呀。滕蒼回望。却是個長大卡卒。大捩步搶來。滕蒼聽他是河南口音。便故意慌作一團。道。俺是外路賣柴的。因見靠潭岸草木甚旺。想出脫了此担柴草。就勢打點山柴。回家去奉養老娘。不想却驚動爺台。那麼俺奉送這担柴草。放俺去吧。那卡卒聽滕蒼也是河南語音。因大笑道。當不當。撞着老鄉。實說與你。你今天若非遇着俺是你鄉親。那還了得。滕蒼佯驚道。爲何呢。卡卒道。皆因俺家教主。將楊遇春。囚在望天窟內。防有清營能人。前來窺探。命俺們在此把守。見有形跡可疑之人。捉來便殺。滕蒼越法假作慌張。抽脫柴担道。爺台便請笑納此柴。放俺一命吧。卡卒笑道。老鄉莫慌。俺這是上命。

差遣。概不由己。咱們既是鄉親。你且隨俺來。給你柴貲。滕薈故作出怯頭怯腦的樣兒。跟卡卒直到卡房。且喜別個卡卒不來理會。兩人拿出老鄉談一攀話。甚是對勁。滕薈方知那卡卒姓袁名柱。就是滕家莊左近的人。投身賊中。已有六七年。家中還有老母。卡卒歎道。老鄉。你如今流落異鄉。賣柴奉母。雖然困苦。總還母子相依。像俺袁柱。就可憐極咧。俺那個苦命的老娘。不知還在也無。說着。掉下淚來。滕薈道。你何不回家望望去呢。卡卒吐舌道。你不曉得。教中規法利害。既不許脫教。並告假。倘若潛逃。捉回就是死數。滕薈趁勢道。這只好俟教主得了天下。你那時衣錦還鄉。再見老母咧。卡卒失笑道。哼。教主得天下。叫他且作夢去罷。俺失足教中。這叫作上了套兒。就得拽磨。俺就看你母子相依。令人眼熱。滕薈暗想道。這小子倒還有天性。將來有用他處。也未可定。因笑道。爺台既如此想念老母。俟俺有便回鄉。與你帶個信。

去。令他老人家（指袁母）知你在此得意發財。也好歡喜。卡卒大悅道。老鄉如此敢情好。便取出柴。硬塞在滕蒼懷內。滕蒼恐露馬脚。只得收起。次日仍去賣柴。不消三天。衆卡卒都熟識咧。便羣呼以老鄉。大家捉手搨脚。無所不至的欺負鄉下人。袁柱撞見。即便呵斥衆卒。這時袁柱已准滕蒼就潭邊割草。滕蒼累次想泗水過去。探望望天窟的道徑。又恐被人張見。事有湊巧。這日滕蒼老早的又到袁柱卡房。只見兩具整齊食榼。裏面都是精美酒饌。還有兩個船夫。一面出卡房。一面道。袁爺少時就下船吧。滕蒼問其所以。袁柱唾道。俺教主浪性發作。只管想軟服了姓楊的好。合他去快活。所以變着法兒。用好酒食。去將養人家。那知姓楊的通不轉意。如今這食榼。却該俺坐船送去咧。嚇。那望天窟。雖是囚所。裏面那鋪排陳設。便是暴發戶兒。都沒有那麼齊整哩。滕蒼趁勢道。真的麼。你帶俺去開開眼。如何。袁柱道。使得你。

却須緊跟俺。倘若走錯路。只好在裏面轉磨一輩子哩。於是命滕蒼幫提了一具食檣。即便到潭邊。一同下船。兩個船夫。張起片帆。雙櫓齊搖。頃刻已達彼岸。滕蒼留神一望。好不驚心。只見草樹連天。羊腸細路。都藏在懸崖絕磴之間。乍一望去。儼似無路。那袁柱却不理會。一逕的宛宛轉轉。覓路而進。滕蒼留神所經之路。不遠的有株楓樹。上面還掛塊木牌兒。料得有異。便笑道。好大片山場。這準是財主家。發賣樹木。掛牌記數吧。袁柱大笑道。我的怯老哥。你真嘔人。這掛牌的楓樹。都是記路的標識。不然那裏走得通。滕蒼駭然道。這所在。就如此險法。袁柱笑道。這還不算險。從望天窟後身兒。北達聚寶庫。還有一條極險之徑。名爲蛇倒退。連俺們在此把守之人。都不識那路。只有教主的心腹數人。有時節從那路輸運金貨寶物。（微映下文。一清顯能。）滕蒼聽了。默然不語。一面走。一面留神路標。須臾。登高越下。曲折了四五

里光景。又渡過一座窄窄的石梁。地勢漸平。却見一片高崖下。現出一個碇。研山洞。石扉緊閉。外面有五六守卒。佩刀來往。一見袁柱。都擁上來。見了滕蒼。未免狼顧驚詫。袁柱道。此人是俺老鄉親。莊戶人。沒開過眼。跟來望望。衆守卒笑道。這位老鄉。兩支眼睛好精神。別是個傻裏尖吧。袁柱道。休得取笑。且交代正經。容俺們送進食榼。一卒道。慢着他老人家。（指遇春）那會子。啣唔了半晌。也不知是背書。是唱詩。如今却盹睡咧。等俺去瞧瞧。再送進去。不然。擅自驚動他。他又該開擡大罵咧。於是暫向石門。舉手向門左扇刻的。個桃兒上一按。脚下略動。雙扉立啓。却微聞沙沙沙。似有機關響動。那卒自行進去。這裏滕蒼却笑道。這門兒。却好頑得緊。袁柱笑道。你說好頑。保管你頑不靈哩。於是置下食榼。向門右扇桃兒上一按。砰的一聲。門兒立閉。滕蒼趁勢。也置下食榼。向左邊桃兒上。如法一按。不想那門兒。分毫不動。滕蒼越

按越沒事。招得衆守卒哈哈亂笑。便有一人道。老鄉。別露怯咧。俺教你個乖吧。於是上手按桃。下面用足略觸門框上刻的一尾魚兒。頃刻間。門兒復啓。袁柱等。只顧嘻笑。這裏滕蒼早已記牢。不多時。那卒跑出招手。於是滕蒼合袁柱。提了食榼。逡巡入洞。只見裏面十分寬綽。都是隨石崖闢就的小房兒。也一般裝飾。牕門。洞院中花木楚楚。從高處懸崖。一絲絲透下天光。便如沉陰欲雨的天氣。靠北面。形如小舟的石室一區。深垂簾兒。杳無聲息。袁柱低語道。楊某便居此室。你不便近前。將食榼交與俺。送進去吧。於是雙提食榼。推簾便入。這裏滕蒼。趕忙就牕隙一張。只見遇春正在木榻上。正襟危坐。榻頭還堆了許多書籍。不但毫無頹唐神氣。並且面色豐腴。怡然自得。滕蒼不敢久覘。仍然跼向簾外。少時袁柱退出。吐舌道。如今差事交代畢。咱快去吧。這裏面陰森森的。總有些怕人。說着。匆匆同出。即便撐船。暫回卡房。滕蒼一

路怙懞。看天色業已不早。便假稱肚痛。借宿卡房。知得袁柱好喝盅兒。便沽酒市脯。請他吃渴起來。那袁柱三杯落肚。無話不談。滕蒼便道。你當此看守差事。真個耽心。俺聽說楊遇春本領了得。倘若跑掉。可不是頑的。袁柱笑道。你放心吧。無論他甚麼本領。也休想跑掉。窟後面高山萬仞。窟前面深潭無底。除非他有老鼃大鬧通天河的本領。能踏水如平地。才能跑掉哩。滕蒼不由心中一動。暗想道。若是葉一清在此。今夜就可救出時齋咧。這只好俺去先透個消息再說。原來武功中有踏水若平地之法。非連氣內功。造詣絕頂不可。除葉一清外。更無第二人會得哩。當時滕蒼算計定。便大杯價苦苦勸酒。不多時。袁柱大醉。一頭歪倒。人事不知。滕蒼不敢怠慢。便悄悄離卡房。趁向潭邊。除去外面短布袍兒。現出一身漆布水靠。携了防身短刀。一個蚱蟻扎下潭去。哧一聲。水花略暈。連點聲息也無。好利害的積水潭。漩溜下吸。其涼

刺骨。饒是滕蒼這等水功。還有些支持不得。便閉了一口氣。從水底遊泳而進。又恐潭東面守卒。或有覺察。既到潭岸邊。不敢便上。逡巡間。剛一冒頭兒。只聽一卒道。喂。老二。你瞧魚躍風咧。明天準要刮大風。那個老二笑道。巧咧。就是王八探頭兒。老哥。你先走一步。俺告個便兒。隨後就到。說着就滕蒼冒頭之所。蹲下身去。滕蒼潛伏良久。以爲他們都去咧。探頭一望。先聞得一陣臭烘烘。一看那老二。正背着臉子。疴屎。滕蒼也不作聲。悄挺短刀。趁上躍之勢。儘力子向他屁股上。便是一下。那老二哼了一聲。當卽了賬。滕蒼提刀四望。認明日間所記的道路。便施展開夜行工夫。竟奔石門。且喜門外守卒們。都已入所。皮皮帳中。酣睡如雷。滕蒼忙去按門。悄悄入去。不題。且說遇春。自入望天窟後。只一心秉正。將自己的生死利害。付之天命。雖經紅英。百般使人勸誘。遇春都不理會。只是想起李氏娘子來。未免時時長歎。又不知自己

遭賺後。軍事如何。據紅英使人報說。冷田祿業已戰敗。林樾梁國安等。現合教衆。正在圍攻額公的大營。早晚間退却。額公便要直下武昌。遇春聽了這片恐嚇之話。雖然不信。未免心下煩燥。因此在洞中。只命守卒。取些書籍。消遣。這夜靜坐觀書。看到孝經上說的身體膚髮。受之父母。不敢毀傷的幾句話。不由愀然長歎。暗想道。俺楊遇春堂堂男子。雖說是報國辱身。不致儕於好勇忘親之流。然無端遭人陷阱。也就好生不智哩。正在感歎。只見燭影一閃。一人促步急入。道。時齋別來無恙。咱怎的設法出險。方妙。遇春見是滕蒼。又驚又喜。兩人廝見過。滕蒼先一說來踏探的情形。並將額公與教匪按兵相持。只待救出遇春。方進兵痛勦之意。一說遇春驚道。經略此番。却是失計。諒一遇春。何足輕重。今老弟既到軍中。便應勸經略尅日進兵。努力殺賊。才是。今你先來探我。豈不有誤軍事。說着。忠憤之色。溢於顏面。滕蒼不由暗暗

歎服。便道。話雖如此說。你總須出險。方能辦賊。惟今之計。只好耐性些日。待俺去邀得葉先生來。方能設法。偷過深潭哩。可惜俺沒得踏水工夫。不然。負兒出險。豈不方便。正說着。夜風颯然。洞門外叢樹亂鳴。滕蒼恐守卒知覺。便匆匆別過。遇春拔步出洞。依然如法。反關石門。方蜚至潭邊。一脚踢下那死卒去。恰好洞外卡房。有一卒出來小解。望見人影。只認是同伴們。便隨口喚道。老哥小心。那岸邊慣有水蛇。躡出來咬人腿腳。一聲方盡。只見那人影唻一聲。沒入潭中。那卒趕去一望。毫無動靜。正鬧得毛森森的疑狐疑鬼。忽望見那死卒因跌滾甩脫的鞋子。不由失聲驚呼。衆卒聞呼。跑來一望。認得那鞋子。是老二的。只疑他是失足落水不題。且說滕蒼浮水。撻回卡房。且喜袁柱依然酣睡。便連夜價回稟額公一切情形。並言須速邀一清。以救遇春。額公道。如此作速前去。好在近日接得川陝的兩路軍報。我軍節節勝利。十

分得手。此間教匪業已胆落。那湯無畏方提一彪軍馬。遊擊吳興禮。韋懷琳。各大教。目於鄂北一帶。業已連破匪寨十餘所。紅英冷田祿等。只忙着撥遣匪衆。援助吳韋。以抗官軍。料一時間不敢來取攻勢。一俟遇春出險。俺再進。勦不遲。滕蒼聽了。便匆匆直奔滕家莊。這且慢表。你道那川陝兩路軍事。畢竟是怎生光景。作者一張口。難說三處話。只好轉筆。慢慢述來。且說那顏敏政。既得顏公子回報一切。好生歡喜。便立遣僕姬等人。賞了聘禮。押了輿馬。將倩霞于益迎將來。當時並欲敦請逢春。無奈逢春欲赴額公大營。只得罷咧。倩霞拜別李氏等人。自有一番戀戀。一面寄書與一清。詳告一切。一面同于益直赴成都。不多日。顏公子擇日完婚。一切風光。不必盡述。至於燕婉之暇。顏公子抗顏爲師。先教這個女弟子許多奇字。自不必說。就中單表于益合顏公晤面後。彼此欽慕。顏公知于益高尚。只以客禮相待。那劉清與于益

相見。甚是歡喜。先叙回華陽觀訂交的舊事。又問回遇春兄弟的近狀。不由掀髯大笑道。今諸兄都爲國之植。可見俺當年賞識不謬。今幸于兄來相助爲理。看來賊不足平了。于益道。怎見得呢。劉清道。如今川中匪目。因倡亂五六年來。彼此問爭攘利權。大有內鬩之勢。凡內鬩者。鮮不敗。今之某派遽倒者。都坐此失。那王三槐。信任苟文明。委以教事。他只鑽在秘魔山中。恣其侈樂。如今苟文明。領一股精悍教匪。便在秘魔山西南一帶。地名紅朮崗。擁衆自雄。合三槐漸相猜忌。由此看來。虜勢已在吾目中矣。今吾當先復重慶。于兄可一面提兵遊擊。漸逼秘魔山。以阻撓匪徒呼應聯絡之勢。吾當一面規取重慶。一面設計離間三槐文明。然再合兵進剿。則蜀亂可定。儼有聚米畫沙氣象。滕蒼聽了。甚是佩服。於是顏公坐鎮成都。使命于益爲前鋒。提兵直進秘魔山的東路。命倩霞隨同劉清。率領了驍將何通武。由觀音

峽。祭纛誓師。直取重慶。仍命王文豹。把守舊地。不題劉清大軍。鼓行直下。且說于益。領了數名驍弁。一面分撥出勦逐各股匪。一面自領精銳。殺奔秘魔山的老巢。這消息。報到山中。三槐自恃能爲。殊不理會。知得東路上有兩處險隘。一是柴石嶺。一是牛嘴坪。是謝天福合黑風怪牛保義兩人把守。謝天福爲人精細。料無失閃。惟有牛保義是個渾楞兒。一日三槐方思量去調郭建業。助牛把守牛嘴坪。忽見一人。大叫而入。正是。

方思良將能摧敵。又見驚聞忽駭人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牛嘴坪于郭交戰

銅鼓砦何葉爭功

且說三槐。正要調取建業。只見苟文明。大呼遁進。道了不得。如今于益。斬掉謝天福。手下驍弁。連破咱教衆數處。今已堪堪殺向牛嘴坪。教主怎的通沒

區處。三槐驚道。有如此事。俺爲何還不見報來。文明冷笑道。俺昨天已得報。咧。可見你這裏。連探子都是廢物。三槐一聽。正在驚怒交併。也冷笑道。俺三槐本是廢物。苟兄還須耽待一二。兩人正在白眼相看。恰好探子來報。謝天福陣亡。失却柴石嶺的警聞。氣得三槐大罵于益。又怒探子報事來遲。便吐令左右。推出斬掉。文明得意道。教主空有沖天之怒。料那牛保義守不得牛嘴。文明不材。願與教主効勞。那知三槐正在氣頭上。又因文明言語不遜。登時犯了素常的疑忌。便拿出無賴樣兒。哈哈大笑道。去得一牛。換得一狗。難道咱教中。連個把人都沒得麼。一句話。羞得文明面紅過耳。只得忍氣退出。一句戲話。不打緊。兩人暗中越法相忤。這便是兩雄分裂之兆。這裏三槐便飛調郭建業。去助保義。按下慢表。你道那謝天福。在白教四將中。也是一條錚錚好漢。爲何被于益一下斬掉呢。原來謝天福。步下武功。自覺非常。又

鍊得一手劈山鐵掌。任你金剛似漢子。也當不得他駢掌一削。此法在大手搏中。極其利害。他當年作鄉里無賴時。常以此法。要人性命。便是他投身教中。也因掌殺當地勢豪。所以亡命。當時于益所撥驍弁。在各處連摧教衆。聲勢大振。天福聞得。早已怒不可遏。這日于益兵抵柴石嶺。天福大怒。霍的跳起來。結束齊整。飛身上馬。提了那柄鑊金鑿銀的三尖兩刃刀。便去搦戰。兩下裏。就平陽淺草上。排開陣式。鼓聲起處。于益提一柄渾鐵鎗。跨一匹紫騮馬。縱轡大喝而出。一望天福。果然威風凜凜。天福瞧于益。雖然精神異常。却黑瘦乾枯得緊。因大笑道。你這廝。枉有虛名。原來是枯瘦鬼。于益大怒。飛馬挺鎗。直殺過來。彼此問一交手。天福方暗驚于益。名不虛傳。於是施展出全副本領。刀鎗來往。二馬盤旋。大戰至百餘回合。不分勝負。兩下裏收兵歇息。次日于益方深思制勝之法。恰好天福又來叫陣。于益換了一柄大斫刀。卽

便迎敵。彼此戰至日色過午。還是殺個平手。各自一兜馬。跳出圈子。天福大喝。道。你敢合俺赤手步戰麼。那個要暗挾寸刃。便非好漢。于益一聽。只樂得心頭奇痒。暗笑道。合該這小子要倒霉。若講頑拳撩脚。是俺老于沒出書塾。幹慣的把戲哩。於是用刀一指。大笑道。好好。當得奉陪。說罷。各自回馬入陣。天福那裏。是火冒鑽天。恨不得將右掌擦去一層油皮。于益是從容不迫。只分咐數名健卒。各挾繩索。其餘兵卒。嚴陣以待。準備冲營。不多時。對面鼓起。那天福換了一身純白的短衣靠。用一個輕燕掠風勢。從斜刺裏。兩膀一振。跳向當場。拍一聲。左手搭右。丟個解數。這名爲輕雲遮日。就顯出他右掌的能爲。這劈山鐵掌。在達摩拳法中。真個非凡。無奈撞着個百藝精通。並善運罡氣的于益。真是針尖遇着麥芒咧。當時于益在陣中。一見他丟此解數。早已了然。却故意價徐步而出。忽的一擺拳。踊躍而進。便取攻勢。只雙撐鐵臂。

之間。天福不由暗喜。原來于益故用出外家拳派。顯見得沒有運氣的能爲。當時兩人。換形移步。巧抵輕趨。這一陣推攔鉤拒。便如一對靈貓兒。滾作一團。望得兩陣上。鼓聲都息。少時天福暗運右掌。作足了十分氣力。猛的覘準空隙。向于益小腹間。一掌搨去。不想却如搏絮抓風。登時將一支鐵掌。陷入敵人腹皮內。其軟如綿。一下子。被吸得結實實。並且緊似生成。熱如烈火。要想抽回。怎的能够。此法名爲純綿裹針。是運氣的絕頂工夫。當時天福大駭。五指欲化。只痛的汗如雨下。百忙中起左拳打去。于益格過。大喝一聲。鼓腹一縱。那天福身不由己。早已仰跌尋丈之外。于陣健卒。一擁齊上。頃刻間。縛捉入陣。這裏賊陣上。其餘悍目。方大叫放弩射陣。于益舉手一揮。衆官軍長鎗短刃。早已冲殺過來。一直的踰入賊營。殺賊無算。登時奪得柴石嶺。一面分兵駐守。一面斬掉天福。特選了一名長大健卒。用長竿挑了天福的首級。

一路上教匪喪胆潰散無數。這日兵抵牛嘴坪。就數里外。扎下營壘。牛保義大怒。率領一隊烏衣悍匪。號稱短刀手。各持一柄二尺多長的牛耳潑風刀。斫刺如風。直抵于營前。伏仰叫罵。保義望見天福首級。高揭營前。只氣得跳擲如風。山嚷怪叫。便揮烏衣隊。亂鴉似的闖向于營。却被勁弩射回。原來于益知保義是個渾楞。那隊烏衣匪。十分猛銳。想設法擒捉保義。以免摧折官兵。次日方合驍弁等。暗作計較。却值保義又來搗戰。驍弁便道。這種渾匪。不須于爺勞動。待末將等。前去捉來。於是開陣迎戰。却被保義率領烏衣隊。大勝一陣。官兵死傷百餘人。原來保義不曉甚麼陣法。只憑勇氣。橫殺蠻斫。保義脚蹤所到。衆卒皆爭先恐後。那怕前有龍潭虎穴。衆卒全不理會。這是保義從好些教匪中。特選與自己性兒相同的。編作一隊。因此五六年來。所向無敵哩。當時于益對敗回的驍弁道。如何。今此賊只可智取。俺現已探明地

勢略有準備。一俟歇兩日。俺當以計擒之。正說着。忽報王三槐現遣大教目郭建業。馳抵牛營。相助爲戰。于益沉吟道。郭建業。倒是精細一流的人。但是保義性兒。未必肯聽他說。咱只相機作事罷了。於是使人赴偵牛營。且聽消息。原來郭建業奉三槐之命。忙率一隊心腹悍匪。馳抵牛營。保義勝了一小仗。方自恃本領。興匆匆的要捉于益。一見建業。那裏有好氣。便怫然道。教主既遣你替俺識任。爲何事前。通沒信息。你既到來。俺便告退吧。建業道。牛兄如何這般說。教主遣俺到此。却是幫助牛兄。保義冷笑道。多勞大駕。待俺捉住于益。你便慶功去吧。建業知他的牛性。也不合他計較。次日建業方想去搦戰于益。忽聞營外戰鼓如雷。喊聲大舉。建業大駭。忙結束整齊。正要提鎗上馬。左右飛報道。不好了。今夜五更時。牛教目領了烏衣隊。前去悄悄斫營。拔開敵人鹿角。喊一聲撲將進去。不但是座空營。並且大帳前。全是陷坑。牛

教目奮勇跳出。却被于益率衆從左邊埋伏處殺來。當即被捉。烏衣卒全隊悉沒。如今于益在營前。單搦郭爺搏戰哩。原來于益探準保義渾楞性兒。不禁撥撩。當夜四更敲過。備好陷坑。埋伏停當。便選一班伶俐驍卒。前去偷營。一見保義回頭便跑。果然撩得保義性起。便揮烏衣隊。趁追勢就去踹營。不想中了于益之計。鬧了個滾湯潑老鼠。當時建業聞報大驚。略一沉吟。反微微冷笑。便派兩名悍目出營迎敵。自己却領一隊心腹。伏向營後。便見機警。且說兩悍目奉命迎敵。不由心頭亂跳。因攝於于益的威名。彼此不敢當先。互相客氣一陣。當不得營外叫罵連天。兩悍目商議道。咱給他開門炮。倆打一個。倘再敵不過。咱只好跑他娘的。叫姓郭的去當災。於是硬着頭皮。雙馬齊出。各挺手中長矛。一望馬上敵人。果然是個黑瘦漢子。兩悍目心頭惴惴。只得大呼齊上。不想那黑瘦漢手忙脚亂。儘力子用手中長鎗。劃開矛

鋒把馬一兜。回頭便跑。兩悍目方相顧詫異。忽聞營後喊殺連天。鬧得兩悍目不知所以。只得率衆拒守營前。這且慢表。且說建業料得于益趁勝搗戰。是用聲東擊西之法。在營後伏覘片時。果見于益領一彪人馬。橫刀躍馬。直奔營後。好建業通不作聲。直待敵人前鋒。冲向鹿角。就要大呼奮斫。這裏建業一聲胡哨。伏卒冲出。先是一陣飛蝗勁弩。早將敵人前騎射倒許多。于益忙舉刀向後大呼且退的當兒。那建業飛馬挺鎗。直取于益。于益橫刀捺住來鎗。仔細一看建業。好一派威風凜凜。端的不愧賽白袍三字。但見。

鎧甲如銀白馬。獸神鎗動處。蟒翻波。當年漫說征東將。奈此郭家建業何。于益看罷。暗暗稱奇。便喝道。你家牛保義已被俺一陣捉得。你是識時務的。就當請降。才是建業冷笑。搗鎗大喝道。休得張致。於是兩馬相交。刀鎗並舉。于益細留神。建業鎗法。神出鬼入。並無半點破綻。知非一戰能擒。兩下大戰。

百十回合于益橫刀鎮住來鎗道。且叫你這厮多活些時。說罷兜馬便回。建業不敢追趕。便引衆抄向營前。殺退那假于益一千敵人。且自回營。思索破敵之計。從此兩下裏互相攻守。互有小勝負。建業曾夜斫于營。于益曾飛行刺郭。無奈彼此間各有準備。因此相持至數月之久。這其間劉清規取重慶的一路軍馬。也就鬧了個山搖地動。且說劉清大集將弁。統率雄兵。由觀音峽祭纛進剿。一時軍容好不威武。這日劉清升帳。誓衆已畢。只見纓弁如雲。士氣百倍。惟有倩霞勁裝佩劍。側坐劉清一旁。這是劉清以賓禮相待之意。衆將弁知得倩霞本領。正在注目。只見劉清對衆道。今有先鋒之任。提振全軍銳氣。說罷。目視倩霞。就要拔令。倩霞嫣然色喜。方待假意謙遜。只見何通武大呼道。此任末弁願往。葉姑娘雖然英勇。終是女子。未免遺笑於敵人哩。原來何通武自以爲是川中老將。見倩霞弱不勝衣的模樣。那肯心服。當時

倩霞微微冷笑。也不開言。劉清分派事忙。也沒理會。便道。將軍欲任前鋒。却須仔細。於是命通武爲先鋒。其餘將弁。各有分派。然後笑向倩霞道。姑娘看老夫派遣。可還妥當。姑娘便隨老夫。策應各路吧。倩霞聽了。還只是略綻櫻唇。於是提兵前進。當夜駐軍某所。倩霞忽怏怏然稱病告退。那劉清雖然滿腹經綸。却摸不着女兒心性。見倩霞毫無病容。便安慰數語。不放他去。一路上所勦匪寨。捷報時聞。何通武越法意氣揚揚。倩霞却對於戰事。全然不問。每當駐軍。便騎匹駿馬。跨了輕弓短箭。就營左近射獵爲樂。劉清以爲是女兒嬌憨常態。也不以爲意。這日兵抵銅鼓砦。已距重慶百十來里。一望匪營屯幕雲連。把守得十分嚴密。原來這一所在地。據險爲重慶之門戶。你道守砦的教目。是那個。却是憚三娘的丈夫吳代。這吳代。本是個襍貨兒。自作亂以來。才從渾家學了兩手兒。宣花大斧頭。騎上大馬。耍得那斧颼颼。

真也威實。却有一件。就是見不得陣仗。因他氣力來不得。只好用柄木斧頭。外包銀皮。却應了古語咧。是個銀樣蠟鎗頭。因他手下有一名勇士。姓陳名毅。此人本是川中大盜。後入教中。生得黃面凹腮。猙獰異常。生平長於步戰。兩腿上都有黑旋毛兒。騰蹕如風。叱咤如雷。善用一柄虎頭金棍。重可七十斤。又善能飛戟刺人。百發百中。吳代仗了他。所以憚三娘命。丈夫把守此地。以備自家高興時。喚來破悶。原來三娘。雖是教匪。却與紅英。正自相反。只知親愛其夫。絕無淫亂行爲。不想那吳代。一守此地。三娘却暗含着積了許多陰功。不然。三娘夫婦。怎會漏網善終呢。皆因這陳毅。兇淫非常。往往值臨陣交鋒。他必須鑽入後帳。御女三四人。方纔踊躍上馬。精神百倍。所掠子女。非殺卽淫。吳代看不過。往往硬索一半兒去。悄悄放掉。陳毅有時性起。或指着吳代臉子大罵。吳代只放出癩象皮的手段。依然是嘻嘻哈哈。因此陳毅也

奈何他不得好在吳代。通不管事。除有時分派教衆。出發打掠。陳毅將他搨弄到大帳上。擺個樣兒外。餘外之事。通不用他。所以吳代在營。只辦得吃喝拉撒睡五字。再就是去當渾家被窩中的差使。妙在吳代也只是親愛三娘。眼前多少如花女。他正眼兒也不去瞅。這日探得劉清大軍。一路長驅。勢如破竹。已抵銅鼓砦數里之外。扎下大營。吳代大驚。乍着胆子。領數騎到劉營外偷覘。只見旌旗招展。笳鼓喧天之中。却有一片青葱葱白滷滷的雲氣。籠罩營上。吳代不曉得是軍中旺氣。正在指手畫脚。呆着臉子納罕。忽聽斜刺裏。弓絃一響。颼的一箭。從耳根擦過。早有十餘巡騎大呼趕來。吳代大驚。回馬當先。領衆便跑。回到帳中。還有些變貌變色的道。這次可要幹了桿咧。一個劉清天。殺到這裏。業已當不得。何況還有個俠女葉倩霞呢。陳毅怒且喜道。你休如此膿包。看俺斬將退敵。並捉得葉倩霞來。却有一件。不許你來索。

要。吳代一縮頸兒道。俺索要他。難道當姑奶奶去麼。不題吳代。心驚胆落。知得倩霞飛劍利害。一夜也沒好生睡。且說何通武。累破匪寨。得意非常。既抵銅鼓砦。聞得是守將吳代。不由哈哈大笑道。且捉得雄的來。自然引將雌兒來。他這話。本來粗魯。通武說出此話。一瞧倩霞在座。方有些不好意思。只見倩霞微微冷笑道。你這話却失檢點。等你捉得暉三娘。再誇海口不遲。通武意氣之下。便大叫道。姑娘莫要小看人。俺若不破却這裏。殺到重慶。趁勢兒活捉三娘。情願拜在你的裙下。倩霞眉兒一挑道。軍中無戲語。你可要仔細。通武大叫道。俺值得向姑娘誇嘴。兩人正在磕牙鬥嘴。忽報營外教匪搗戰。通武便令驍弁王傑前去迎敵。但聞營門外戰鼓如雷。須臾人報王傑中傷敗回。通武殊不爲意。又遣驍弁趙標出馬。須臾殺聲大振。通武方磨拳擦掌的。以待捷音。不想人又飛報道。趙標陣亡。衆皆大驚之間。通武跳起來大叫。

道。備馬備馬。甚麼悍匪。如此張致。聲盡處。帳下一人。拱手大叫道。諒此鼠輩。何勞將軍親自出馬。末弁不材。願取敵首。獻於帳下。通武一望。却是軍中稱爲打虎將的吳保和。此人生得長軀偉幹。威凜凜黑煞神一般。他少年時逐獵入山。曾拳斃一虎。故得此名。善用兩口雌雄劍。好生了得。當時通武大悅。道。吳兄若去。待俺與你瞭陣。因顧倩霞道。姑娘何不也去瞧瞧呢。於是合通武跨馬齊出。那倩霞果然閃在門旗角下。看他廝殺。只見陳毅頭裹黃巾。只披一件齊腰短衫。下穿虎皮紋的短褲。足踹麻鞋。背插一排短戟。一柱金棍。平空的躍起三丈多高。用一個雲中散花式。向保和當頭便打。通武愕然道。姑娘瞧此賊。倒也兇實。這是那個呢。倩霞也不理他。但見吳陳兩人。頃刻間步馬相交。殺作一團。劍起處。化作兩道寒光。棍到時。飛出一條金蟒。大戰良久。保和漸漸不支。通武大怒。一擺長刀。正要縱馬夾攻。只見陳毅虛點一棍。

回頭便走。保和大呼趕去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陳毅猛回身。一揚右手。一道寒光。直奔保和咽喉。保和一聲喊。已中短戟。落馬。陳毅狂笑。舉棍未落之間。通武一馬搶到。颼颼掄開長刀。直取陳毅中路。要說通武馬上刀法。果然利害。無奈陳毅捷疾如風。舞起金棍。只在通武前後左右。騰蹕盤旋。那通武因倩霞在後瞭望。只得抖搜精神力。戰陳毅。可怪是陳毅棍法。時時變幻。並不實殺實斫。只以聳躍取勝。未及數十合。通武刀法漸亂。却聽得倩霞格格的笑道。馬馬。一聲未盡。陳毅跳向馬後。照準馬尻。便是一下。通武急回刀格去。業已不及。那馬哧一聲。躡出多遠。通武落地。未及爬起。陳毅縱步趕上。方要舉棍。恰好壓陣驍弁。一擁齊到。一面價抵禦陳毅。一面救回通武。這一陣大亂。將劉清也驚動出營。衆驍弁齊戰陳毅。喊殺連天。那陳毅殺得性起。哇呀呀一聲怪叫。金棍起處。又是兩驍弁落馬。餘弁齊退。勢如山倒。劉清大驚。親挽

雕弓。暗地裏。颺的一箭。却正中陳毅巾角。這當兒。匪陣上吳代。只嚇得戰抖。立命鳴金。這才彼此罷戰。陳毅跳回。大叫道。俺正殺得高興。你爲何竟命鳴金。吳代道。你不曉得。俺見敵陣旗角下。立着個小娘兒。就是到處聞名的葉倩霞。俺瞧他小臉兒上。氣撲撲的。怕他飛劍來尋你晦氣。所以鳴金。通武。踉脚道。俺若知葉倩霞藏在那裏。早捉將來咧。不題吳陳這裏胡噪。且說劉清回營。見死了趙標。吳保和。傷了王傑。並兩名驍弁。好不頹氣。通武這時。不由豪氣頓盡。却向衆弁失驚打怪的道。原來這悍匪。就叫陳毅。但是他僅仗步下能爲。也不算甚麼。待俺稟知劉爺。調取王文豹來。定然一戰擒賊。倩霞聽了。只是抿嘴兒笑。衆弁便道。今葉姑娘現在這裏。定能擒賊。何必遠求呢。通武一瞅倩霞的當兒。倩霞早翩然趨出。於是通武。果然去稟明劉清。請飛檄調取文豹。原來文豹本領。馬上步下。均都來得。但是他爲人精細。既見檄

文到來。暗想道。葉倩霞步下能爲。怕勝不得一個陳毅。今巴巴的調取俺去。必有緣故。於是星夜到劉營。通武劈頭便道。王哥快來吧。好與俺轉轉面孔。文豹道。歎兄弟。現放着葉姑娘在營。你是先鋒。挫了銳氣。爲何不求他呢。通武聽了。一聲不哼。文豹悄悄就衆弁一探聽。方知何葉兩個。暗含着各不相下。一段情形。便暗自沉吟道。這段功勞。總須讓與倩霞。方才大家和氣。好笑何通武。竟不識竅。於是與衆弁暗議停當。次日次第去戰陳毅。連文豹都大敗而回。大家當着倩霞。只嚷陳毅利害。本想激動倩霞。那知倩霞。肚內暗笑。只給他個高腆臉兒。通不兜攬。這時劉公。已聽文豹密稟何葉一段光景。老頭兒沉吟良久。撫掌道。有了有了。因咐文豹之耳。低低數語。文豹微笑。自去知會通武。這裏劉公。一面佈置。一面愁的眉頭不展。只向倩霞歎氣道。今陳毅勇不可當。這便怎處。倩霞聽了。還是抿嘴而笑。那知老頭兒。更會裝扮。愁

的甚麼似的。連日免戰。一任陳毅辱罵叫陣。倩霞心頭得意到十二分。老頭兒也就暗笑得肚痛。一日倩霞正在自己帳中。拂拭那把南精劍。美人看劍。陳毅頭顱不穩矣。一笑。低垂玉項。若有所思。不禁用纖指彈劍。鈇。又畫了幾個說劍尋源上的奇字。忽的嫣然自笑。道。好奇怪。只有這幾字。既難記。又費解。怎的一到他口中。就說的怪有趣的呢。好沒來由。俺在此胡鬧。怎的還是尋他。一句。剛說到一個他字。只見帳幕一揭。那個他。竟自含笑。入。倩霞見了。趕忙釋劍起迎。百忙中。報怨道。俺正想回去。跟你認字去哩。你看他們只管欺負俺。如脫香口。此兩句與上段之描寫。閨思。均是妙文。說着一挑眉梢。似嗔似喜。動問過顏公起居。不禁拖了顏公子的手兒。並肩而坐。顏公子道。俺此來。一爲奉父親之命。前來犒軍。二來還有點小事兒。特來作個和事人。倩霞笑道。你不怕有一大事。俺都不管。你來得正好。俺便

跟你回去認字去吧。沒來由受他們的欺負。說着眼眶兒一暈。只管伏首拈帶。顏公子笑道。你與通武爭氣。俺已盡知。沒的爲小節誤却公事。還是快快拋開。你去除却陳毅。莫誤戎機。爲是。倩霞嗔道。人家瞧不起女人家。用你來多管閒事。無論誰來出頭說。那算白搭。顏公子失笑道。真的麼。今有一人專誠求你。應不應。儘都在你。俺還是不贊一詞哩。說罷。從懷中掏出顏公與倩霞的手諭。是命他卽除陳毅。以利師行。這一來。鬧得倩霞翩然跳起。道。你這人好沒輕重。這點點事。爲何鬧到大人跟前。顏公子笑道。好冤枉。俺是聽大人面諭。才知此事。你如何疑俺鬧的。倩霞撲哧一笑。水零零俊眼一轉。道。不須說咧。這準是劉老頭兒。小題大做。鬧到大人跟前。並搬你來做說客。却有一件。俺就不服氣。何通武小覷俺們女人家哩。聲盡處。帳外步履聲動。便有人哈哈大笑。正是。

坐帳款談方娓娓。負荆請罪又匆匆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葉倩霞杯酒斬兇渠

田大郎深宵救良友

且說倩霞正綳着臉兒。合顏公子瞅笑面。只聽帳外大笑道。一個人就吃虧了這張嘴。(引負荆劇語恰合)何老弟。快來賠禮。說着。蹙進一人。却是文豹。後跟通武。却用兩手掩了臉孔。忽的扭了兩扭。彷彿嬌娜的。了不得。先向倩霞深深萬福。然後一手按地。折倒老牛似的。纖腰拜將下去。道。小奴何通武。得罪姑娘。望祈恕罪。顏公子趕忙攙扶之間。將個倩霞。只笑得前仰後合。文豹道。如今雲過天空。刻下劉大人已置備下酒。專候你兩人。前去厮見哩。於是不容分說。顏公子領了倩霞。隨後是文豹通武。一千人直赴劉清的偏帳。好笑通武。沒得遮羞兒。只在後面摹仿倩霞的身段兒。亦步亦

趨。招得營中人都個個含笑。須臾近得偏帳。早見劉清含笑迎出。倩霞這時倒有些不好意思。只得自謝無狀。即便請令赴敵。劉清笑道。不須忙得。於是引衆進帳。業已酒筵羅列。先揖顏公子上座。然後命倩霞等依次落坐。劉清舉杯道。今天葉姑娘一出。定然破賊。但是俺方得探報。匪中大教目王樹風就要赴援銅鼓砦。咱總須神速進兵方妙。說着親斟一杯。置在倩霞面前道。姑娘莫怪俺將瑣事去驚動尊翁。倩霞謝一聲。方要舉杯。只聽營外喊聲大作。左右飛報道。陳毅又來裸躄搦戰。倩霞大怒道。待俺去撲殺此獠。再領賜酒未遲。於是退出偏帳。匆匆結束。提劍便出。這裏衆人欣然相待。但聽得戰鼓如潮。喊聲大作。恍如天崩地塌。須臾人報道。葉姑娘殺趕陳毅。繞陣三匝。竟自追過賊陣之後。許久不出。恐有失閃。請令定奪。通武大叫道。這還了得。劉清一揮手。通武已大步出帳。將個顏公子嚇得變貌變色。劉清起携公

子道。咱也去瞭望瞭望。於是由文豹引路。直到陣旗角下。只見對面賊陣後。紛紛大亂。衆教匪叫苦連天。自相踐踏。遙見通武。率領一隊銳卒。橫刀躍馬。只向賊厚處。冲殺將去。須臾賊衆喊一聲。便如波分浪裂。突的一股劍光飛處。現出個絕代佳人。右手仗劍。左手提着個血淋淋的人頭。便是陳毅。一道電光似。飛到劉清面前。擲頭於地。却格格的笑道。妮子沒甚本領。致這廝幾乎跑脫哩。這時喜壞了顏公子。望着個英矯矯的渾家。忽自覺勇氣發作。方要彎倒腰。瞧瞧陳毅的頭兒。恰好那頭兒滾勢方定。就彷彿向他一些牙兒。嚇得公子一哆嗦之間。忽見通武率衆。忽的捲回。遙望賊營前。塵頭大起。火雜雜趕到一枝生力軍。劉清莫測其故。不敢引衆攻擊。當即打起得勝鼓。引衆人回到偏帳。只見那杯酒。餘溫尚在。倩霞笑吟吟一吸而盡。好不得意。須臾。通武進帳。來稟原委。方知匪中吳代。險些兒被擒。正要引衆奪取其營。却

被王樹風引生力軍恰恰趕到。所以引衆捲回。劉清道可惜失此機會。只好幔想破賊之策。於是大家爲倩霞賀功把盞。盡歡而散。按下這裏兩下備戰。且說那陝西高天德自起事之後。嚴禁教中邪法。又常派人到各隊股中。宣揚教中勸人爲善之意。因此之故。陝中教匪。雖然鬧得一塌糊塗。却比川鄂兩處。強的多咧。隊股所到。不過搶掠金貲。淫殺兩事。還爲稀有。天德雖據渭南。依然戀戀那金溪村。收拾得鐵桶一般。這時聞得陝撫奉額公之命。領楊芳。滕芳。尅日進勦。不由暗歎道。可惜俺高天德。行年四十。居然作賊。楊滕兩人。也是好男子。一決雌雄。且不必說。可歎他們不識俺的生平哩。正在感歎之間。左右忽報道。外面有一客人。行滕毡笠。氣象甚偉。自稱是教主故人。新自西安來報機密。天德喜道。快請。這準是俺好友田孝達。說着。跔起來。迎向廳門。原來天德生平有一契重之友。姓田名孝達。爲人恬退。素矜名行。家無

立椎事母至孝。老母沒後。便穩居藍田山中。只以樵采射獵自給。人稱爲小專諸。田大郎生得白面長軀。沉毅靜默。若論武功本領。合天德堪稱伯仲。他又會作五里霧的大法。却偏不以法術爲重。合天德所見。正自相同。他本是天德的少年同學。當田母未沒時。天德見他家貧。時致餽貽。孝達雖然感激。却未嘗口頭稱謝。田母嘗歎道。兒呵。咱母子受人之惠。却怎生爲報呢。孝達笑道。娘只管放心。朋友有相勗以正之道。孩兒報他之法。却不在尋常金貲。（語便不俗。）既至田母沒後。大郎忽影兒不見。天德乍失良友。十分想念。廣託諸友。各處物色。那裏有大郎的影兒。但是過得三兩年。却聞得藍田山中有一壯士。殺除山盜。屍護居民。靠山左近。竟可以夜不閉戶。天德聽了。也沒在意。後來白蓮教起。蔓延陝中。天德朋輩。日夜價慫恿天德。加附白教。爲陝中教主。天德聽了。十分躊躇不決。不由長歎道。若使田大郎在此。正可一

決此事哩。躊躇了兩三日。當不得諸友相勸。只得入教。爲時不久。忽接得大郎一封書札。也不知是從那裏寄來的。那書內極叙契闊之餘。便力陳白教非正。萬不可陷身其中。天德見了。只好付之一歎。更越法物色大郎。依然不見。直至天德起事。雄據渭南。正忙碌碌分撥教衆。滋擾各處。忽然田大郎踵門來見。天德大悅。倒屣而出。只見大郎布衣草笠。態度儵然。那姣姣面色。也就蒼老了許多。兩人厮見握手。只喜得各自泣下。於是抵掌款談。天德方知大郎携妻子穩居那藍田山山中。十分自在。天德叩其來意。大郎却笑而不語。這時天德帳下。劍戟層層。兵卒侍列。好不威武。那大郎斜目睨視。只如不見。於是天德置酒高會。並命手下大教目。都來認識大郎。夜深酒罷。便與大郎抵足而眠。暢叙契闊。好不快活。及至夜深。大郎忽歎道。高兄。可能從我去麼。天德驚道。那裏去。大郎道。你好發呆。這教中豈堪著脚。卽今不悟。禍當不

遠不如從我結鄰山中呢。天德沉吟良久。道：與人共事。中途棄之不祥。俺只恨你那封書扎來得少遲。如今既入教。勢成騎虎了。大郎道：今還有一條中策。兄可速尋替人。付以教務。自謀擺脫。亦全身之道。不然。恐將來玉石同碎。你不見川鄂兩處。慘擾人民。作惡多端麼。將來教運一衰。甯有倖全之理。天德憬然道：吾亦念及於此。所以自起事以來。力禁淫殺。終欲闡揚教中一片善言至理。此實天德所持的堅心毅力。也使天下知白教中未嘗無人。至於事之成敗。只好付之天命了。大郎聽了。點頭太息。便不復再語。次日。天德醒來。大郎已不知何時走掉。天德教務忙碌。也便暫時拋開。及至少暇。便帶領騎從親訪。大郎於藍田山中。但見谷口雲深。荒徑樹翳。詢問山民。以大郎所居。山民道：田大郎自渭南回頭時。便移家此山深處。連俺們都不知其居哩。

（大郎來去飄忽。在諸俠中。又是一番景象。）天德聽了。駐馬延望良久。只

得太息而回。從此大郎又絕踪迹。直至額公傳檄陝撫。催促進兵。天德見戰亂當起。不由暗歎道。俺若三兩年前。從了楊芳就撫之言。而今陝中可免一場兵劫了。原來楊芳自到西安參將任所。累次勦匪甚著威名。合天德亦累次交戰。彼此都是佩服的。那時陝撫某公是個優柔不斷。沒主張的脚色。楊芳曾遣人諷示天德。諭以就撫之意。天德頗頗意動。無奈陝撫不敢主持。誠恐天德若一反覆。這血海干係。自己那裏當得起。因此將這事擱置起來。當時天德正要使心腹机警人。赴西安去探陝撫進兵的消息。恰好田大郎又飄然而來。天德大喜道。田兄肯來相助。妙極妙極。於是請大郎去探消息。所以天德一聞故人相訪。連忙大悅起迎。且說天德跼向廳門首。一望來客。用大笠深掩眉際。急切中看不清面目。趨走捷疾。具有虎躍龍超之勢。須臾至前。那來客猛一掀大笠。天德大駭。幾乎失聲驚呼。忙揮退左右。竟合來客把

臂而入。來客道：俺今日戴將頭來。此番商議實爲陝中百萬生命。於是慨然一說來意。天德拍胸道：將軍誠意如此。這是第二番惠愛天德了。但不知陝撫之意。一如將軍之誠實不欺麼。來客道：彼爲方面大員。詎肯失信。俺見你是條好男子。所以重提招撫之事。應否儘在於你。且與俺置酒解乏要緊。說着解衣磅礴。哈哈大笑。這一來。鬧得天德驚疑不定。便道：容俺合教友們大家商議。來客笑道：此等事。惟當自決。築室道謀。又管甚事。能從便從。否則準備廝殺。兩語可決。何必拖泥帶水呢。天德不由慨然道：俺意已決。少時咱就去謁撫軍如何。來客聽了。撫掌大笑。於是天德一面置酒款客。一面暗自通知兩名心腹教友。陪來客飲過酒。共宿帳中。次日竟合來客單人獨步。寸鐵不携。直赴西安慢表。說了半天。這來客是那個。不會聽書的。還瞎猜是田大郎。會聽書的。却知裏面必有新穎情節。原來來客非別個。就是天德的勁敵。

楊芳。(能令讀者眼光一閃。)諸公聽了。未免暗笑道。作者先生。胡謔了這部長書。未免江郎才盡吧。怎的瞅個冷子。鬧個亂劈柴的筆法呢。楊芳方合陝撫進兵。勦匪爲何。却輕入虎穴呢。殊不知楊芳頗重天德。是條漢子。本惺惺惺惺之意。竟建議於陝撫。再主招撫。本是一片愛才誠心。却幾乎斷送了天德性命。這其間。還有一段情節。細細述來。因一人之貧婪。致陝民罹刀兵之浩劫。正自可歎的緊哩。原來這時陝撫某公。本是個吏員出身。人雖精幹。却是貪得無饜。他有個心腹幕友。外號兒蝦先生。因此人生得不滿三尺。木瓜腦袋。連迸腿。外帶着是個駝背。小模樣兒。本就可觀。偏又有登徒子的毛病兒。因此搗攪得身似彎蝦。故得此名。此人貌雖不揚。却機械滿腹。歷任隨着陝撫。所到之處。那地皮立低三尺。因此陝撫甚是喜他。當時陝撫奉到額公進勦之命。正有些不得主意。恰好楊芳來獻招撫之策。這時陝撫只求

本省沒兵亂，也便心滿意足。於是欣然應允。命楊芳相機辦理。楊芳去後，陝撫心下暢快，便想順水推舟，就勢兒酬酬這把與自家刮地皮的好手。這日晚上，公事已畢，在內室裏，合衆姬妾哈哈了一陣子，便趿着鞋子，抱了水烟筒，逕向蝦先生屋內。只見他正偎在榻上，抱定一根三鑲玉咀的大烟鎗，迷齊兩眼。若有所思。楊頭堆着兩封銀子，一見陝撫，逕進來。他只揚起腦袋，點了點，並不起身。當時紹興幕友的架子，都是大的狠。陝撫見狀，並不爲奇。於是湊榻歪倒，隨手將烟筒置在烟盤內。道：老兄這銀子，又是新進的財麼？蝦先生咕嚕了一句，欠身坐起，抄起陝撫的烟筒，便吸。一面用手巾紙，向虛空亂畫圈兒，吸了兩筒。然後道：那裏是新進的財？這是俺此月薪金，準備寄家的。陝撫笑道：好教老兄得知。這注錢，且莫寄家，準備賞人喜錢吧。蝦先生一楞道：俺喜的是甚麼？陝撫道：不久便有件大大的保案出奏，你老兄入個

名兒。不是升官之喜麼。因將招撫天德之事一說。蝦先生聽了。攢眉咂嘴。手中那紙煤。直燒到他指頭。他方跳起來。笑道。如此制軍更大有升官之喜咧。却有一件。你若只圖升官。便沒得說。若還要趁勢發大財。晚生還有個絕妙的計較。一來可免後患。二來這注財。若發起來。不要說你老先生。錢用不盡。便是晚生。稍沾餘潤。也就夠足。喝粥的咧。說着。喜的個彎蝦身子。就要直將起來。陝撫見此光景。不由叩其所以。蝦先生道。高天德倡亂連年。他家中所積金貲。豈可數計。都在金溪村。爲郿塢之藏。說着。用手掌作個切勢。道。制軍只須趁他就撫。給他這麼一下子。一面發兵。先抄金溪村。豈不是潑天富貴。至於天德既就誅。那其餘教匪。勢當自亂。然後命楊芳提兵進剿。你老先生。便安坐着升官發財咧。說罷。哈哈大笑。陝撫本是個財迷脚色。聽得此計。自然字字入贖。當時點首微笑。又合蝦先生咬了陣耳根。可憐這陝中兵。却算

是遭定。正這當兒。簾兒一啓。却有一精壯僕人。進來換茶。蝦先生道。田升呀。你是新來的人。摸不着皮物所在。你叫李安。向你師奶奶要些好茶葉來。那僕人眼光一閃。當卽唯唯退出。次日。楊芳同天德。恰好到來。陝撫大悅。一面遣心腹。與天德置備行館。一面傳見天德。撫慰倍至。命他就行館。以待朝命。並許以保獎官爵。天德謝道。小人無知作亂。今蒙恩招撫。願回散教衆。作一無辜良民。於願已足。陝撫如何肯聽。便飭天德。就行館待命。暗地裏。却作準備。並禁閒人出入。那賞賜的酒饌。却流水似送來。楊芳不曉就裏。便進謁陝撫。請從速張貼收撫天德的布告。以定匪亂。陝撫道。佈告固當速貼。但餘匪萬一鴟張。也不可不防。你可領一隊兵馬。駐紮在渭南某要路上。以防不測。楊芳只認是陝撫慮事精密。欣然奉命而去。這裏天德在行館。住了兩日。行動坐臥。俱有陝撫派來的人。追隨伺候。天德是直性人。殊不理會。想見楊芳

談談也不見來。這夜三鼓時分。正在對燭悶坐。那行館外無居鄰。本是一所廢衙。四圍空地。便是堆積軍營芻草之所。本有數十名營卒。看守這片草場。當時天德聽得館外老樹吟風。十分寥蕭。無聊之中。又自念道。如今俺既就招撫。此後當謝絕人事。合田大郎隱踪山中。倒也自在。正這當兒。忽聞檐前颯然風動。霍的一個黑影兒。翩落簾兒。一啓闖進個青衣僕人。手撫劍柄。直到案前。天德大驚。以爲是突有變故。不管好歹。抄起案上一支渾銅燭台。方要打去。仔細一看。不由大驚。正是。

變故當前殊惴惴。故人何事到匆匆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起陝亂天德稱兵

發窖藏蒼猿引路

且說天德仔細一看那青衣僕人。却是田大郎。不由置下燭台道。好奇怪。你

怎的忽到此間。莫非已知俺就撫之事麼。大郎抵說道。此間非敘話之所。快走快走。如今變起頃刻。你就要性命不保哩。於是拖了天德。直奔向行館後牆。業已聞得館四圍。胡哨連連。並有刀劍相觸之聲。且喜館後面沒甚動靜。當時兩人一躍出得館。一口氣便奔南城門。叫聲苦。不知高低。只見城門守卒業已準備得麻林似的大郎低語道。高兄莫慌。俺自有妙計。賺出城去。於是合天德直抵城門。高叫開城。守卒們搶來一看。便笑道。田二爺麼。難道這時光還出城找相好去麼。大郎笑道。俺領個朋友。要去頑頑。少時俺回頭叫城。還須勞乏你哩。守卒道。當得當得。如今因爲困了一支老虎在城中。不得不仔細罷了。不然俺也尋小娘兒快活去咧。於是匆匆開城。大郎等拔步便走。方走出一二里。撲奔了赴渭南的大道。回頭一望。那城中業已火光陡起。天德仔細一望。正是那行館的方向。不由略爲瞧科。轉復大怒道。可恨楊芳。

如此的歹毒險詐。大郎莫去。咱回城去。殺掉他再講。大郎道。此事與楊芳無干。今且不暇細談。等闖過前邊扶風驛再講。於是兩人施展開飛行術。嗒嗒嗒。一路好跑。那大郎引天德轉奔小道。又捱得十餘里。却聞後面人馬喧嘶。蹙踏之聲。有如風雨遽至。回頭向大道上一望。業已火燎燭天。一彪追來的兵馬。飛也似趕將過去。大郎合天德就深草中伏了一霎。然後起行。却遙見大道上兵馬隊中。一騎如飛。也忿向前途小道。大郎道。高兄仔細。這是分撥的報馬。去知會扶風驛的汎將。叫他們截獲逃人哩。天德大怒道。大郎助俺殺敵。咱怕他怎的。大郎道。如此高兄且用此刀。說着從腿杖中拔出一柄潑風似的短刀。道。此刀是俺在行館外殺掉一個巡卒所獲哩。天德接過刀來。顛一顛。十分稱手。不由精神百倍。再望那彪兵馬。業已去遠。不知向那裏瞎趕。趕去咧。天德這時。怒氣攻心。巴不得有人廝殺。須臾。將近扶風驛。兩人留

神前面汎營中。一無動靜。行次一片長林前。大郎方回首道。高兄。咱穿過此林。便悄過營卡吧。一聲方盡。只聽道兩旁深草中。一聲喝號。大郎足下一絆。險些栽倒。天德足勢收煞不住。只一足邁出之間。早被兜起的絆索兜翻。兩旁一聲喊。搶出十來個伏卒。方要捉人。天德大怒。就地一滾。隨卽一個虎躍勢。奮迅而起。短刀一擺。方要排頭殺去。只見衆卒驚呼。紛紛亂躡。那大郎劍光起處。早已斫翻四五人。於是長林中。伏卒盡起。大呼兜圍。只喊休走了。高天德。光燎騰處。有一將躍馬當先。挺手中鎗。向大郎便刺。天德認得是汎將汪庚。一擺短刀。冷大郎短劍並舉。要說那汎將汪庚。也是陝中勇將。無奈今天撞着這兩個太歲。只在馬前後聳躍如飛。那刀劍光。照得汪庚目不及瞬。不消頃刻工夫。大郎躡身一劍。汪庚大叫。落馬。天德趕上一刀。當卽了賬。便趁勢撞入卒隊。一氣兒殺翻十餘人。餘卒大駭。只贖了四散奔走。那天德

殺得性起。還要廝趕。却被大郎拖轉。趁勢兒闖過扶風驛。連夜價奔到渭南。這時守渭南的教目等。只知天德就撫。及問知逃險的原由。不由都怒不可遏。正在紛亂當兒。金溪村心腹教目。使人到來。囑咐渭南教目等。仔細一切。因爲前夜間。陝撫派一隊兵馬。到金溪村口。稱是高天德就撫之後。情願輸家財以報朝廷。所以派人來籍取。心腹教目等。見情形可疑。只推須天德親來。方能應命。官軍不聽。就要搶取。却被心腹教目等殺退。天德一聽。越法瞧科。是楊芳誘降自己。不由拔刀斫案道。好楊芳。你竟是如此不堪。俺須與你勢不兩立哩。教目等聽了。都各憤然。大郎笑道。高兄莫誣賴好人。此番變故的原委。俺探得後。就想回報於你。不想你就撫甚速。已合楊芳抵省。寓於行館。俺想夜入行館。說與你變故。偏巧那個烏幕友。一連病了幾日。需人伺候。夜間不許俺離他。所以俺昨夜才入行館。那變故已要發在頃刻咧。於是將

此事原委。細細敍出。原來田大郎自到西安。探訪陝撫發兵的消息。便略聞得街坊上風言風語。有招撫天德的消息。並額公檄催進勦。將遺勇將滕芳相助進勦之信。大郎不敢深信。想混入撫衙。方能得切實消息。事有湊巧。恰值蝦先生有一俊僕。有一天晚上。瞅個冷子。從師奶奶房中。鑽將出來。蝦先生罵了兩句。他只紅了臉兒。躲開。蝦先生起疑。不過。偷眼瞧師奶奶。雲鬢鬆。桃腮帶赤的光景。他少年時。本是偷摸女人的老手。見此光景。有甚麼不明白。於是悄悄的吃個啞。呌。虧。借事爲由。將俊僕一頓攆掉。分咐別個僕人。另覓新僕。可巧那大郎寓所。正合僕人的外家。斜對門兒。兩人彼此出入間。本來晤談過。於是大郎趁此機會。夤緣入衙。去作蝦先生的新僕。那夜晚上。陝撫合蝦先生一陣咬耳朵。低低密語。便是訂的誘殺天德之計。是在行館外堆柴縱火哩。不想都被大郎竊聽得。大郎更探得額公並楊遇春。素日威

名。合川鄂兩處。勦匪勝利等事。不由替天德暗暗驚心。所以夜入行館。救了天德。當時大郎述罷。天德方如夢初覺。一面價分撥教衆。準備抗拒官軍。一面價懇求大郎相助爲理。大郎大笑道。豈有此理。如此說來。高兄竟不曉得俺的來意麼。你卽今拔足。還未爲晚。俺此來仍是勸兄偕隱之意。如今朝廷朝政漸清。頗能選賢用人。額楊兩人都是當代名將。加以武俠義勇之士。奔走景從。具此魂力。已占勝勢。再看白教中。川鄂兩處。恣意跳梁。惟逞淫殺。劫運當終。理難久存。高兄磊落男子。何不自思全身之計呢。天德聽了。只管沉吟不語。大郎連連歎息。不復再語。恰值探子來報。陝撫因走脫天德。急檄楊芳。提兵進勦。現連破幾處。教衆已直抵陝北。與大教目華封祝。正在相持。那滕芳業已抵陝。先陞守了扶風驛。一面防護省垣。一面相機進逼渭南。天德聽了。只顧忙碌。抵禦官軍。連日價不見大郎。及至想起他來。大郎又不知何

時去掉。天德惆悵一番。只得決定心意。準備迎敵。不題這川陝兩處分頭大戰。且說滕蒼直奔滕家莊。搬取葉一清。以救遇春。也是遇春該遭數月的磨折。那滕蒼抵莊之後。只叫得連珠箭的苦。原來一清自倩霞赴蜀後。爲日不久。他便別過滕蒙。飄然遠遊。滕蒙問他何處去。他只笑道。遠咧遠咧。臨行之際。却囑咐滕蒙。勿動他所居之室。滕蒙問其原故。一清笑道。吾輩還有一面之緣哩。當時滕蒼一撲是個空。向哥子述知遇春在險一節。兄弟倆只急得抓耳撓腮。沒奈何。只得分頭裹糧。就左近山水幽勝處。去尋一清。作萬一或遇之想。轉眼間。過得兩月。圍滕家莊左近數百里。處處踏遍。更不見一清踪迹。滕蒼恨道。可恨老葉。就這等古怪。真個藏向深山老峪。當老道去了麼。滕蒙道。俺在登封山下。曾遇一土人。他說近月餘來。山中人家。常見一個布衣道士。芒鞋行笠。背負一劍之外。領着一頭蒼色老猿。到處遊行。那蒼猿十分

精靈善解人意。便如道士的道童一般。（奇甚）並有人見他兩個涉險如飛。出沒於高峯巨壑之間。可惜那土人。記不清道士的面目。莫非一清真個遁跡此山麼。滕蒼笑道。待俺過兩天。且赴登封山。尋個仔細。滕蒙歎道。葉先生來得飄然。去得洒落。真令人莫測踪跡。俺自接到倩霞由蜀中與一清來書。具稟因秘書奇字。與顏公子結婚之事。方恍然一清賜書與倩霞。是完結兒女的掛戀。自己已有高隱之志。如今果然鴻飛冥冥。弋者何慕了。兄弟倆講論一番。次日滕蒼方要結束裹糧。前赴登封。忽見僕人飛報。道葉先生回來咧。兄弟一聽。踊躍而起。方雙雙搶至大門首。只見葉一清。居然道裝。負劍携杖。後跟一頭蒼色老猿。于于而來。那蒼猿生得雪眉金睛。領下有縷白髯。十分異相。也穿一件短道袍。一步三搖。甚是好笑。追隨在一清之後。儼如侍者一般。當時兩下裏趨進廝見。撫掌歡笑。滕蒼一把拖住一清。急切問。只張大

了口。一清笑道。老弟來意。俺已盡知。不然。俺回頭一次作甚。遇春兄應有這場困阨。咱救他太早了。倒恐生出別項波折。俺且權住一宵。明天同赴鄂中。如何。正說着。只見那蒼猿。戛然長嘯。一清大笑道。猿道友。你的事體。也正多。咱就一同去吧。滕薈等聽一清這片話。簡直的摸頭不着。却是見一清就能前知。不禁十分驚異。於是相遜進內。一清真個直就舊室。三人落坐。進茗款談。可怪那蒼猿。自就外廂。端然跌坐。任僕人等百般引逗。他只是不理。於是滕薈先自述遇春遭陷。並自己來尋一清之意。一清唯唯。滕蒙取出倩霞的來書。一清略爲一閱。微笑道。這個妮子。從此可省得來纏俺咧。說着。按滕縱談。都是些山水閒情。滕薈皺眉道。先生看遇春兄。不久可以出險麼。一清笑道。事到臨頭。咱再設法料理。你看俺那猿道友。還有三分靜氣。咱急燥怎的。於是一說得蒼猿爲伴之由。滕薈等越法驚異。原來一清雲遊至登封山祝

嵩峯下。就一片林壑深處。正想誅茅築屋。山民道。此間有一老猿。甚是劣性。凡有人來。都被他擾得去掉。所以這片所在。沒得人家。一清笑道。俺一個雲水散人。本與猿鶴爲友。怕他怎的。於是草草結廬。居住下來。那老猿果然來擾。並且來去如風。捉他不得。一清大怒。便運用飛劍。想攝伏於他。那老猿被一道劍光兜住。狂走山中。總是躲避不得。這才跪伏於草廬之外。皈伏一清。並執洒掃之役。每日價采山果。供獻一清。一清時時跟他縱遊山中。凡幽洞秘徑。人迹不到之處。那老猿無不盡知。那老猿歲久通靈。曉人語意。並會胎息導引之法。跳盪盡興時。只合一清相與跌坐。頃刻不離。一清倒似得一道友。戲以猿道友呼之。那猿便應聲跑來。他曾在山中。尋去丹砂流泉。許多奇物。一清知此猿大有靈性。所以帶將他來。當時三人。暢談良久。一清又問回鄂中的戰事。次日。辭別滕蒙。與滕蒼直奔鄂中。起鳳橋。去謁額公。額公見

一清風神清整。又是一番氣象。不由十分起敬。只以客禮相待。這時梁國安業已奪得士元坡。斬掉匪目胡成。荊花堡大震之下。紅英便急調吳興禮來禦國安。那湯無畏一彪兵馬。有白鵬風燕遊擊各股匪。十分精銳。早已斬掉韋懷琳。勢將從間道襲取襄陽的後路。鬧得柳方中撥遣悍匪奔走各路。十分忙迫。所以田祿紅英。雖困得楊遇春。無奈敵人林樾合戚孟二將守禦得法。累月價彼此相持。竟一些便宜也佔不得。當時額公略述軍情。一清道事不宜遲。今先救取楊將軍。再作進剿之策。額公見一清如此人物。便請相助破賊。一清笑道。經略大名播於海內。又有諸賢相輔。匪徒不久當滅。何須一清供役行間。額公慨然道。若說匪勢本不足畏。但是他擄掠所得。頗能散之部下。所謂財能聚人。故此俺用兵以來。瞬將年餘。雖川陝兩處。我軍著著得手。惟有鄂中匪勢。不見一時便爲我所制。這便是他財多能聚人之故。俺探

得紅英教首。有一窖藏金贄之所。大約不在襄陽。卽在荆花堡一帶隱秘所。在將來咱如能破其窖藏。也是一端制勝之法哩。（隱逗下文）一清唯唯。額公又特賜盛筵。一清一無所用。只少飲清水。跌坐導息而已。原來一清早已能辟穀服氣咧。次日滕薈依然扮作瞧夫。引了一清直抵那袁柱卡房。袁柱笑道。老鄉那裏去來。許久不見。俺還是真想你哩。你莫非回老家走一躺麼。你與俺帶信去。不會呢。俺那個老娘。還好麼。滕薈趁勢道。你家老娘。耳不聾。眼不花。挺着腰板。梗着脖子。吃得又白又胖。跟前還有一大堆孩子。外掛着。還有個白鬍子老伴兒。袁柱一楞道。打嘴。打嘴。你這話。不像一句咧。俺老娘久已居孀。那裏來的孩子。並老伴呢。滕薈一指一清道。你不信便問。這位老鄉。你老娘刻下。真有人管吃管穿管睡覺哩。（絕倒）袁柱一聽。只管發愣。滕薈笑道。俺說與你吧。你家老娘。現在金大戶家傭工看孩子。那白鬍子

老伴兒。就是金大戶。此位道友。就是金大戶的鄰居。慕此間山水之勝。所以合俺同來。袁柱長出一口氣。道。這還罷了的。俺老娘有甚麼話不曾呢。滕蒼道。別的話沒得。就叫你不要作賊。袁柱歎道。誰願意作賊呀。無奈逃不脫罷了。於是合一清又老娘長老娘短的。鬧了一陣。待至夜晚。別個卡卒都去。袁柱方引逗蒼猿作耍。却被滕蒼一把捉牢。明晃晃短劍一亮。擱在頸兒上。袁柱大駭。一個老字未出口。滕蒼道。你道俺是那個。俺便是額經略麾下的軍官滕蒼。你若想脫此賊巢。俺正有用你之處。不然。便吃俺一劍。慌得袁柱沒口子願脫賊中。滕蒼放他起來。由一濤述出來救遇春之故。袁柱跌脚道。你兩位早來兩天。好咧。如今楊將軍已不在望天窟。俺聽說是移向窟後深山中。甚麼所在。大概須經過蛇倒退的險徑。距聚寶庫不遠兒。另有紅英心腹人看守。連俺也不曉得那在所。這便怎處。好在潭那面。有個看守望天窟的。

巡卒李七。此人合俺甚好。他早有意脫離賊中。你二位過得潭去。先在他那裏訪問。並落個腳兒。慢慢向山中尋求。才是。滕蒼道。李七這人。你可信得過他。袁柱道。此人還是賊中教目。羅有高等的舊友。他投到此間。羅有高等都不理他。虧得俺時時週濟。方不致凍餓死掉。所以他待俺如老子一般。俺二人見面便飲。又是酒友。您持俺一件東西去。再轉述俺的意思。不會有差的。於是滕葉在卡房。少爲盹睡。三鼓以後。即便起行。袁柱取出一物。却是一個小小的酒葫蘆。滕蒼接來。揣起道。此物爲信。倒也有趣。恰好那蒼猿跑來。偷覘。一清因道。猿道友。你瞧甚麼。俟俺回頭。與你帶些山中菓兒來。那蒼猿聽了。一陣跳躍。便爲前趨。袁柱笑道。猴兒問得入山。自然要去。但是怎生過潭呢。那蒼猿通不理會。跟定滕葉便行。不題袁柱。自回卡房。且聽好音。並一清背負蒼猿。踏波過潭。在彼岸上會着瀾水而過的滕蒼。且說那李七。自那年

懷銀跑掉之後。真是東幹東不着。西幹西不着。後聞田祿有高等。在教中。甚是得意。他便奔將來。不想有高等。無人念舊。多虧袁柱收留他。好歹叫他當了名巡卒。這夜正在卡房睡醒。想起自己合有高等。都是一輩人。而今有高等。鬧綽一場。已然都不得好死。自己雖沒落兒。還能在此睡個自在。覺兒少時。又想起夏氏。刻下不知流落何處。當年那番熱刺刺的情意。也真不堪回首了。想的沒頭沒腦。便爬起來。挑挑殘燈。方伸手要取床頭酒壺。喝一下子。只聽撲怕一聲。房門大開。先跳進支蒼色老猿。隨後跟定二人。一是雲水詮。真。一是短衣壯士。李七大驚。方要聲喚。早被那壯士一把揪牢。一晃短刀道。莫要聲張。俺特來有事奉求。李七嚇得戰抖。只張大了口。於是那壯士一設來意。並袁柱的一番言語。回手從懷中取出酒葫蘆。李七一見。登時心頭驚定。便道。既如此。咱們都是自己人。且自商量正事吧。於是膝蓋放他起來。

先問回遇春所在。李七也是不曉得。一清道。既到此間。咱只好分頭入山。慢慢踏訪。左右只在中哩。李七道。好在此間巡卒。都是倒運鬼。才派到這裏。大家除吃飽困覺外。不問閒事。你二位住個一年半載。也使得的。從此滕葉兩人。連日價分頭入山。可怪那蒼猿。忽然不見。一清事忙。也不暇去理論他。轉眼五六日。滕葉兩人。遍踏山中。凡險峻幽秘之區。無所不至。一日兩人會面在李七卡房。正在彼此述說所經之地。愁思遇春不見踪影。只聽清亮亮一聲猿啼。便見那蒼猿跳躍而入。正是。

金銀氣旺難終闕。盡在靈猿一嘯中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楊遇春脫險七盤谷 憚三娘行刺成都城

且說滕葉正在合李七談話。忽見蒼猿跳入。一清拍手道。猿道友。你一向跑

向何處。莫非你探得楊將軍的踪迹麼。滕蒼方笑道。葉先生真好作笑談。咱都尋不著。何況老猿呢。只見那蒼猿閉了口。歡欣跳躍。望一清直比手勢。又唵一聲。躡上屋梁。只管搔抓。一清喜道。這光景。他就許從山中最高峻處。尋出楊將軍的踪迹。那蒼猿一聽。連連點頭。一陣價抓耳撓腮。開口一啼。忽從口中。落下一個白熒熒的物件。毫光直射。滕蒼拾起一瞧。怪叫道。哈哈。這是那裏的一顆大珠呀。一清見了。料得有異。把手一招。那蒼猿跳落屋梁。你看他躬身開口。用爪兒從腮袋內。取出許多大珠。光彩煌煌。都是希世之珍。末後又收出一面小小的金牌兒。上刻聚寶庫珠寶第幾號的字樣。原來猴兒嘴內。都有腮袋。是天生的藏棗粟之用哩。當時滕蒼只詫異得甚麼似的。李七駭然道。這聚寶庫。俺只聞其名。大家傳說。就在望天窟後深山中。除非紅英心腹人。誰也不知庫在那裏。如今這老猿。竟自尋得。真也作怪。一清聽了。

只管沉吟。便向老猿道。猿道友。你真個尋着聚寶庫。這件功勞。也就不在尋着楊將軍之下哩。因顧滕蒼道。額公說的明白。教匪披猖。全仗財能聚人。如今咱盡取其藏。合該妖匪當滅。老猿聽了。便亂牽一清衣袂。滕葉大悅。便命李七。將珠合金牌收起。隨那蒼猿。卽行入山。一路上攀蘿附葛。廻非尋常蹊徑。且喜滕葉兩人。身體輕妙。尙能追隨。須臾。行抵一處危崖。石壁千尋。中通一岫。蜿蜒細道。便是蛇倒退。兩人跟蒼猿。度過危崖。只見亂石縱橫。草樹連天。向北一望。忽遙見一峯突起。勢如張帆。滕葉蒼指道。噫。走來走去。却望見石帆峯。咧。從那峯下取道。便可迂迴。直抵起鳳橋。俺是聽袁柱說過的。一清瞻望一回。忽然面有喜色。這時蒼猿業已嘯一聲。連躡帶迸。直向那石帆峯奔去。距峯數里之遙。只見亂石層疊。中有數株矮松。低覆着一個山洞兒。那蒼猿到得洞口。回顧滕葉。舉爪亂招。兩人逡巡。跟入曲折良久。漸次平坦。那

地勢却越走越高。又穿一條窄道。却得一小小竅口。從荒草堆塞中。蒼猿當頭鑽出竅。一清等仔細一看。不由大悅。原來四面石壁峻嶒。仰視天光。一條條從上面懸石縫中射下。却又是個狼寬闊的大洞。洞中有天然的石室。其形如舟。長可數丈。以人工嵌鑿的戶牖。十分堅固。一字兒共是九間。總門上鎖得牢牢的。上額刻就聚寶庫三個大字。那蒼猿不容分說。便躍登一牖。將兩根牕櫺。輕輕一拿。便落。似乎是他特地安置停當一般。滕葉湊向牖。向內一望。只見裏面樹篔羅列。也不知多少行次。單是堆積白銀之所。便如小阜。真是金銀氣。騰騰灼灼。好一所藏珍聚寶之窟。喜得滕薈。只管吐舌。方要跟蒼猿躍入室。一清低語道。如此重地。這洞外必有看守之人。咱且探探動靜。再說。於是合滕薈放輕脚步。直奔洞口。只見兩扇石門。閉得生成一般。試引手向外推推。分毫不動。兩人傾耳良久。却微問遠遠的有人笑語。並撲戲之。

聲。正沒作理會處。只見老猿趨向洞門之右。却從壁根裂隙處。亂陣一擺。居然偏着身兒。擠將出去。兩人如法擠出。從草樹森森中。早望見天光豁然。原來業已出得洞咧。一清等略一定神。手按刀劍。先趨向洞門一望。只見那石門。不但是靈妙關鍵閉牢。並且用鐵汁貫縫。門上面只鑿一朵白蓮爲記。兩人正在矮着身兒。遮遮俺俺。向四外留神。忽見偏東向。百十步外。從樹陰中。現出一支標鎗尖兒。一清道。滕兒小心。那所在。就許是護卒的卡房哩。一言未盡。只聽背後大呼道。哈哈。你這厮。胆子真不小。竟敢來此張望。一清忙拉滕蒼。就草中一伏。却見兩個巡卒。空着手兒。從背後土岡後轉出。一路牽挽。把臂抱肩。一卒道。今天且喜楊遇春沒發脾氣。卡房裏老孫等四人。指同事卡卒。都出去打雀兒去咧。只賸下那雌兒。咱們趁空樂一下子。那些不好。一卒道。今天不知他娘的怎的。俺只覺心慌眼跳。你高興自家樂去吧。前

一卒唾道。你還合我假撇清。你沒高興。爲甚來此張望呢。於是一路說笑。直奔那標鎗尖兒的所在。滕葉兩人各自會意。便悄悄趁在後面。只見那兩卒果然暫進一處卡房。滕蒼當先。便佩起短刀。竟去拔得鏢鎗。這時卡房內早聞有婦人連連哭罵。一清拍一脚。踹開卡房。滕蒼挺鎗。闖然而入。那兩卒只賸得一聲驚喊。早已雙雙畢命。却嚇得那婦人抖衣而戰。一清方要問他還有多少卞卒。忽聞偏東向。人語微微。滕葉出房忙望。早見四支鏢鎗。從樹林中轉出。霍的閃出四名長大卡卒。望見滕葉。不由大吃一驚。便喊道。喂。你兩個是荊花堡大營新撥來的人麼。怎的那位老哥。又是道士呢。說話之間。滕蒼笑嘻嘻迎上前去。那四卒還在發怔。滕蒼喝一聲。標鎗已到。你想那四卒。怎抵滕蒼。不消半盞茶時。早已都尸橫血濺。一清急叫。且留一個活口。業已不及。一清瞞怨道。留一個問他遇春兒的消息也好。滕蒼這才後悔。於是從

新楚回卡房。那婦人嚇的只是叩首。哭訴道。小婦人姓方。就是起鳳橋良家婦女。被這班卡卒搶來。業已多日。可憐小婦人。求歸不得。便是這般苦楚。一清心中一動。道。你不必害怕。俺們是額營中人。來此探事。自當送你轉去。不知從此到起鳳橋。你還記得歸路麼。方氏道。從此到起鳳橋。只有一條極僻的小路。小婦人還能記得。此地名爲七盤谷哩。一清喜道。你可曉得這山中。囚禁着一位楊將軍。在那裏麼。一言方盡。只見那蒼猿跳過來。向偏東亂指。方氏道。俺不曉得甚麼楊將軍。只見卡卒們。日日向偏東去送飲食。回頭便亂吵甚麼死囚。不好伺候。滕葉聽了。又一想。把臂兩卒所說。楊遇春沒發脾氣的話。料遇春定在此洞左近。怙倣之間。那蒼猿亂指偏東。吱吱的叫。於是滕葉跟他走去。須臾。那地勢越走越窪。似入幽谷。滿地下叢蘭芳蕙。正在盛開。微風一過。奇香襲人。靠東是一面峭壁。石縫間懸蘭紛垂。儼似花屏。壁下

有一盤淺香花。糾結盤擎。上緣石壁。老幹凌虛。便如結就的大花架一般。從清陰低覆之中。危磴數級。似乎上有懸洞。滕葉正在詫望。忽聞一陣書聲穩隱。那蒼猿叫一聲騰上危磴。分披花葉。須臾擠身入洞。只露出頭兒。向滕葉招手。兩人隨後躍上。不由大悅。合蒼猿進得洞去。却又是一個所在。曲曲幽邃。頗似望天窟。但內中逼窄。只有覆甕似的一所天然石室。室內結就草榻。那遇春正在裏面。危坐讀書。業已長袍緩帶。如村學究一般。面色豐腴。甚是從容。只是髮鬚甚長。又似個火燎判官。當時三人晤面。各相驚喜。便由滕蒼述說訪取一清。並蒼猿引路之之異。遇春歎道。爲俺一人。倒多累一清先生。並老弟哩。於是合一清執手歡悅。一清略述額公所言的軍事得手。遇春越法欣然。不由額手道。教匪勢蹙。便是國家之福。俺自被遷到此。外間事一無所聞。但是紅英等盤據根深。恐一時尙難定亂。一清笑道。朝廷洪福。百靈效

順俺這猿道友。無端發現了紅英的秘藏。看來就是教匪當敗之兆。因將所見聚寶庫之事一說。遇春驚喜道。竟有如此異事。此項金贄。若設法搬取。以助官軍之用。真是制勝的一端哩。一清道。俺已算計停當。道。只須如此。如此。人不知。鬼不覺。便可搬取此項金贄哩。滕薈道。既如此說。事不宜遲。咱便分頭行事吧。於是三人出得洞。仍回卡房。方氏哭拜。便求拯救。滕葉道。俺今還有用你之處。請你作名鄉導。引俺從此至起鳳橋。何如。方氏道。當得當得。一清道。兵貴神速。如此。咱便分頭行事。滕薈笑道。一清先生救時齋過潭後。回守此間。大約半月光景。也便了事。那時再相助破賊。才是痛快哩。一清笑道。只要俺這猿道友。肯有耐性。俺便久住軍中。又有何妨。（去志已定。）於是合蒼猿附耳數語。那蒼猿連連點頭。竟自蹶向洞去。這裏一清引遇春。便仍由石壁根的裂隙。鑽入聚寶庫洞兒內。一徑的循舊道。回至望天窟。李七的

卡房。李七問知一切。只驚的下拜不已。遇春道。你合袁柱。既不欲作賊。便趁便都投赴官軍去吧。李七唯唯。當卽整治飯食。款待遇春。幸喜別個卡卒。都不覺得。待至夜分。三人同至潭岸。此時微月始升。照得潭水。一片白茫茫。李七不由暗想道。難道他兩人都識水性麼。正思忖間。忽見一清。略爲挫身。一逕的負起遇春。大掬步便奔潭邊。縱身一躍。業已卓立水面。恰值長風倏起。但見一清。洒開步法。便蜻蜓點水一般。衣帶飛揚。飄飄欲仙。頃刻間。如狎水白鷗。直達彼岸。望得個李七。張口結舌。忖想道。這般本領。只怕冷田祿也來不及。官軍中有如此能人。何愁不滅賊。俺李七快投官軍。是正經哩。不題。李七悄悄趲轉。且說一清等。踏過深潭。回着袁柱。依一清之意。便欲趲轉七盤谷。當不得遇春。再三請赴林樾營中。少爲盤桓。遇春並言林樾數術之異。於是兩人。施展開飛行法。連夜價離却荆花堡。不及已分時。業已望見林樾營。

壘守禦得十分得法。一清讚道。林先生果然名不虛傳。但他知楊兄當有數月災厄。不知能識你。今天轉來麼。遇春笑道。數術雖精。不過能預知大概。若小小節目都識得。不成了活神仙麼。一清大笑。忽遙指道。你看前面兀的不是迎接你來也。(接筆突兀。)遇春忙望。果見前面塵頭大起。旌旆飛揚。營門開處。飛出一彪軍馬。忽一變行列。勢如燕翼。中有一人。長袍緩帶。揚鞭引衆而來。須臾近前。正是林樾。滾鞍下馬。大笑道。且喜時齋兄脫此厄運。更喜葉先生發現聚寶之庫。足以制賊之死命。俺已專人去稟知經略。請從速遣人赴七盤谷。運取金貲哩。遇春聽了。好不駭然。惟有一清並不驚異。當時三人厮見過。聯袂回營。官軍望見。無不歡呼踊躍。登時氣盛百倍。少時戚雄孟揚。進見遇春。由林樾述說近數月相持的情形。方知冷田祿累須恃勇進攻。都虧林樾指揮戚孟守禦得法。那柳方中。偶來作弄邪法。曾趁月黑搶營。施

展他的紙人豆馬之類。都被官軍用穢血射退。（虛寫省退）近來因梁國安已進佔士元坡。合大教目吳興禮相持。田祿恐有失閃。時時赴吳興禮處協助一切。所以近日倒不曾來攻。當時大家一面叙話。一面談論進攻之策。遇春頗指望一清。出些計畫。那知一清只有唯唯含笑。見林樾神清氣爽。談笑風生。不由又微微太息。少時遇春就偏帳置酒。款宴一清。在座的有林樾。戚孟。彼此說回遇春出險。靈猿引路之異。又說回各路的戰事。真是酒逢知己。這場快活酒。吃得好不高興。遇春笑道。將來亂定叙功。林葉兩先生都當第一。只有俺楊遇春。債事陷身。可笑的緊。這時林樾正在舉杯欲飲。不由微歎。置酒於案。却笑道。俺兩人如何及得你的福氣。不但俺兩人。全軍中除却額公。又誰及得你的厚福呢。（昔徐英公勸論將。有選福相者之說。頗有至理。）說着。目光霍霍。一瞟一清。道。俺怎的與葉先生作個弟子才好。咳。可惜。

俺林樾這點福分也沒得。一清正色道：你先生自有安身立命處。何須羨慕一個野道士呢。於是彼此相視。撫掌大笑。（會心不遠）那戚孟聽得怔怔的。插不下嘴去。却只顧大杯價吃酒。當晚遇春與一清同宿一帳。不覺又談起林樾數術之精。一清道：林先生神骨太清。相法却薄。能探數術之秘。盡知自己亦流轉於數中。所以他慕俺道人行徑。恐怕將來大功告成之時。他却享不得高官厚祿哩。遇春驚道：這是何故呢。一清道：屈時自知。你不見他歎慕你的福氣麼。聽得遇春十分怙悒。次日一清自整回七盤谷。合蒼猿看守聚寶庫。以待滕蒼引人來運取金貲。這且慢表。這裏遇春一面下令營中。不許張揚自己出陷。一面遣人飛稟額公。領取攻守的意旨。如今且說額公。那日忽接到林樾的密稟。說是據數術推測。教匪中所聚金貲。都在七盤谷。應歸朝廷。以裕餉源。並請選健足。能馳走山谷之人。以備運取此項金貲。額公

看畢來稟。不由大笑道。匪中雖有聚寶庫。俺一向遣人訪探。都不知其處。這七盤谷。又在那裏。叫人怎生運取呢。看來書生之言。畢竟玄虛。正這當兒。忽人報滕蓋進見。額公大悅。以爲一清遇春。定都來咧。便連忙跨跟起迎。直至帳外。却不見葉楊兩人。只見滕蓋領着個半村半僧的媳婦子。蹇來。額公料知有異。便退回帳中。須臾。滕蓋進見。具稟遇春脫險。已由葉一清送赴林樾營中。並陳蒼猿引路。發現七盤谷聚寶庫之異。由七盤谷一條秘徑。直到此間。多虧難婦方氏引路。於是喚方氏進帳。與額公叩頭。額公聽滕蓋說罷。不由暗驚林樾數術之奇。老頭兒連年用兵。就愁的是教匪財厚聚衆。勢難遽衰。這一下子。真歡喜極咧。竟忘其所以。親手兒扶起方氏。一迭聲的命左右多取銀兩。賞賜與他。卽時派人送他回家。一面又細詢滕蓋從此赴七盤谷的秘徑。並知一清合蒼猿在那裏看守。以防紅英等。萬一再遣心腹人去。額

公喜道。一清先生。真是異人。連那蒼猿。都如此靈性。俺預計搬取此項金賞。須月餘方能竣事。事畢之後。你須急赴宜昌金沙。碎地面。緊防王三槐。教衆由蜀躡鄂。希圖與紅英合勢。因刻下蜀匪業已不支。吾意欲蜀亂定後。然後合兵大舉。一鼓而勦滅鄂匪。所以近些日。吾命林樾梁國安旁姑。且按兵未進。於是興匆匆下令軍中。凡有膂力。能步履輕捷。馳走山谷之人。可自聲明。以便特編健隊。運取金賞。此令一下。應者紛紛。須臾得百餘人。都是剽捷善走之流。便每人付以腰囊背袋。各携短刀一口。由滕蒼率領引路。即日悄悄出發。便奔那七盤谷。衆健卒踊躍應募。以爲縱然道路崎嶇。料不至十分難走。那知既入秘徑。方才叫苦不迭。一路上穿荆撥草。升高墜下。便如一隊爬山虎一般。所歷之處。猿鳥絕迹。好容易捱到石帆峯地面。方才路徑稍平。看官須知。智者千慮。必有一失。那紅英柳方中等。雖然狡黠。却因此秘徑可恃。

是萬萬不會有人發現的。所以坦然。竟不設備哩。且不題滕蒼等。直入七盤谷。往返價搬運金貲。且說額公。方打發滕蒼去後。便接得川中探報。備言蜀匪勢衰。顏敏政都肅清各路。教匪堪堪就圍攻秘魔山的老巢。額公大悅之下。一面便派人前去犒軍。一面盼滕蒼事畢。面授機宜。以便去截扼金沙坪的要路。正這當兒。楊遇春使人賁稟到來。請示攻守的方略。額公沉吟一回。便親揮手扎數行。令遇春等暫守勿進。以待合川中官軍同定鄂亂。按下慢表。你道那川中教匪。怎的勢衰呢。趁這當兒。且轉筆述來。原來劉清大軍。直壓銅鼓砦。倩霞飛劍斬掉悍匪陳毅。本可一鼓而下銅鼓砦。不想大教目王樹風引衆趕到。登時又將匪營把守得鐵桶一般。連日價彼此接戰。大殺大斫。將個吳代嚇得屁滾尿流。三五日間。茶飯無心。一日攬鏡自照。竟自瘦了一半。不由暗歎道。幹鳥麼。原來當鳥賊。這般苦楚。再要不走。嚇便嚇煞咧。正

在毛貼貼的。望着那把木斧頭發怔。忽聽營外戰鼓如雷。左右飛報道。王教目又去對敵。便請吳爺速去瞭陣。吳代一聽。只恨無地縫可鑽。因自己是守將正身兒。只得硬着頭皮。跨馬提斧。溜瞅瞅的。蹭出營來。只見王樹風正合何通武鎗刀並舉。攪作一團。吳代偷瞅官軍陣中。有個小娘兒。英姣姣提劍而立。那模樣兒。頗有些類似三娘。吳代怔望之下。忽想起就是劍斬陳毅的葉倩霞。正在嚇得戰抖抖。忽聞通武大喝一聲。恍如霹靂。接着大刀一旋。白光照眼。吳代大驚。只叫得一聲我的媽。嘆通聲。栽落馬下。賊軍後陣上。一陣大亂。虧得樹風拚命抵禦。方才沒被官軍沖動陣勢。於是兩下收兵。樹風回得營來。一看吳代。業已面無人色。不由暗笑道。這種膿包貨。俺若非看三娘面上。早將他一刀殺掉。因慰問數語。且理守備等事。那知吳代。一下子嚇破胆。堅意要去。樹風一想。他是三娘丈夫。我來了。他去。一來三娘不是意思。二

來他一去。未免搖動人心。於是正色道。你這當兒。萬萬去不得的。你可知劉青天。詭計多端。暗值巡騎。各處密佈。此去重慶。雖百十餘里。道路中。難免他的耳目。你倘被他捉獲。還了得麼。樹風此話。本是嚇止於他。那知吳代。信以爲實。只愁的甚麼似的。過了兩天。兩下裏越戰越兇。那吳代。只思量脫身之計。事有湊巧。一日吳代。偶蹻至後營卡路上。望望。只見一個少年卡卒。只有十七八歲。通紅的臉兒。由卡房低頭跑出一路。啣道。難道這樣事兒。只許你快活。張得人火冒鑽天。俺且別處尋個兒去。一抬頭。望見吳代。便奔過來。低低數語。吳代笑罵道。滾你媽蛋罷。你還來告發人。俺今天是不耐煩。若耐煩時。將你兩個。都是一頓軍棍攆掉。可憐可憐。你們爲甚作踐人家窮娘兒們呢。小卡卒被罵。如飛跑掉。原來吳代爲人。略無儀節。匪卒等。無論何事。通不避他。也沒人怕他。當時吳代。悄悄蹻向卡房一張。却見個長大卡卒。正按

抱着個小媳婦子。如此云云。草鋪旁還猴着個五六歲的孩子。一面哭。一面擎起支鳳陽花鼓兒。向卡卒要打。那婦人衣衫藍縷。頭罩青帕。有二十多歲。頗有幾分姿色。一見吳代闖進。趕忙儘力推開卡卒。抓穿褲兒。那卡卒背着臉子。毛着腰子。還不知就理。正在得意當兒。如何肯罷。方想再去胡鬧。背後吳代一掌已到。那卡卒吃驚。回望是吳代。反倒放下心來。便道。吳爺。你這是怎麼回事呢。俺這是花錢找樂兒。彼此願意。您爲甚攪人呢。婦人哭道。你說此話。天理良心。俺身上有數百錢。你還搜去。你還花錢麼。吳代大怒。想要振起威嚴。無奈他天生的皮疴膿性兒。急切間。發作不出。正這當兒。那孩子却叫道。媽呀。咱快去吧。他這裏沒數的兵卒。若人人都來欺負你。如何了得。咱還不如回重慶鄉間。趁生意去哩。吳代心中一動。便忙喝出卡卒。細問那婦人來歷。方知婦人姓申。是個流轉江湖的花鼓娘兒。跟前只有個小孩兒。名

喚招兒。母子一向流落在重慶鄉間。吳代這時。正想不出脫身之計。於是向申氏低低數語。但見那招兒橫起小眼兒。道。俺不要你野男人價作爸爸。申氏笑道。既如此。吳爺快快裝扮。咱快去吧。不題吳代匆匆改裝。合申氏等遮遮掩掩。竟自丟下銅鼓砦的要地。且說憚三娘。自聞得陳毅被斬的警報。曉得葉倩霞的利害。驚怒之下。便想親援銅鼓。百忙中。又懷念吳代。想派人替他回來。後聞王樹風馳赴銅鼓。方才心下少安。這日。正深思官軍著著得手。皆由顏敏政調度有方。能除去此人。方妙。只是省垣重地。警備森嚴。須要設法混入。倘再如前者刺殺欽使一般。扮作遊妓。又恐有人識破。正躊躇間。忽一女卒。笑嘻嘻的飛報道。娘娘快瞧瞧去。俺家吳爺領了個花鼓小娘兒來咧。那模樣兒。却笑得煞人。三娘聽了。只當是銅鼓有失。呀了一聲。亂跣金蓮。迎出帳去。早望見吳代。身穿短衣。頭挽椎髻。臉上用煙煤抹了個三花臉。腰

繫一面細腰花鼓。活脫的似個鼃奴。後跟一個花鼓娘兒。並一小孩。三娘方噫了一聲。那吳代望見三娘。早已痛淚交流。三娘大驚。以爲銅鼓砦定然有失。便忙拖了吳代。直入帳中。不及問其因何作此模樣。先忙詢問銅鼓。是。否有失。那知吳代。捻了三娘手兒。只管哽咽。只掙出一句道。呵呀。俺的娘子。俺幾乎與你不面咧。依俺看。作這教徒。有甚好處。咱兩口兒。從先沒作教徒。也活了這麼長大。快快丟掉此間。走咱的清秋大路罷。三娘見吳代糊塗樣兒。又氣又笑。只得按着性兒。問明原故。方知銅鼓砦。沒事一大堆。自己這個英雄夫婿。是嚇將回來。扮裝逃出。不由咬着牙兒。用纖指將吳代額角一戳。道。吓。難爲你也是個男人胚子。你竟敢棄職潛逃。若按軍法。就當斫頭。一言方盡。只見吳代。登時矮了半截。抱住三娘兩支腿。只管發抖。三娘長歎一聲。扶他起去。正這當兒。忽問招兒在帳外哭道。媽呀。咱走吧。俺那個假爸爸。若

